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碩士班
碩士論文

〈不願／不能回家的戰俘〉－韓戰反共義
士／志願軍戰俘來台經驗敘事分析

Willing/Unwilling to Go Homes?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Anti-Communist
Martyrs/Prisoners of Korean War from China

指導老師：鄒川雄

研究生：徐宏寬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30 日

南 華 大 學

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碩士班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論文題目： <不願/不能回家的戰俘>

韓戰反共義士/志願軍戰俘來台敘事分析

Willing/Unwilling to Go Homes?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Anti-Communist
Martyrs/Prisoners of Korean War from China

研究生：

徐宏寬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陳正

呂明哲

張楓明

指導教授：

教務長 鄒川雄

系主任(所長)：

蘇峰山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30 日

謝詞

本研究的完成，首先要感謝鄒川雄老師對我的指導與鼓勵，謝謝老師在研究過程中給予絕對自由的空間來讓我進展本研究，並在提綱完成之際與論文撰寫過程中給我許多許多重要的建議，帶領我看到研究過程中以及論文撰寫上的諸多缺失和盲點，並在我困惑時指點迷津，幫助我繼續前進完成此作，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之意。

其次要感謝魏中平老師在我就讀碩班這段時期給我的指導和照顧。在擔任魏老師課堂助教的兩年半期間，讓我不論在課堂上或是在研究室的晤談中感受到老師的諄諄教誨與寬容態度，從學術領域、哲學思考和人生面向上對我有極大的影響，感謝老師對所做的一切。

感謝游淑華老師在論文進行初始階段在敘事分析研究上對我的指導和啟發，感謝大學時期的班導陳建州老師帶領我接觸社會學，也感謝應用社會學系的周平老師、林昱瑄老師、張楓明老師、齊偉先老師、劉育成老師、陳姿憶老師以及蘇峰山主任對我在學術養成上的諄諄教誨。同時也特別感謝呂明哲老師、許文柏老師、謝青龍老師除了在不同的學術領域帶給我啟發之外，在社會運動的參與中身先士卒的身影也作為我學習的對象。各位老師們的教導都影響了我的人生也間接促成了本研究的成果。

在此也感謝林明炤老師、葉裕民老師、何佳璇老師在我研究期間給予我生活上許多幫助，讓我透過助教與課輔工作賺取生活所需又不會脫離所學領域太遠，在此衷心感謝。求學和研究期間也感謝我的母親徐麗仙、哥哥吳錦昌、姊姊吳錦觀等家人對我長期在家務上不事生產的包容和支持，同時也感謝女友段維元在學習過程中的不離不棄與陪伴。

最後我要感謝本研究的受訪者王易生、王元、張秀實、陳安德、魏殿臣等老伯伯，讓我能透過本研究從他們的生命敘事來探究這段過往經驗，藉以在學術以及歷史紀錄上盡我的微薄之力，同時也感謝台南市榮譽國民之家提供的協助。並感謝陳建嘉為受訪者留下影像紀錄並提供本研究使用，感謝林修睿協助摘要翻譯。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僅用這篇論文來獻給這一路走來所有幫助過我的人，謝謝你們。



摘要

1950年韓戰爆發，中國共產黨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在戰爭過程中約有兩萬一千名志願軍遭到聯軍俘虜，其中約一萬四千多名志願軍俘虜在戰爭結束後放棄回到中國而選擇來到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為紀念戰俘抵台將一月二十三日設立為「一二三自由日」，並且稱呼來台戰俘為「反共義士」。本研究為探討韓戰志願軍俘虜來台之成因，以志願軍戰俘的角度出發，透過四位受訪者的敘事來進行探討，重新解讀這群被稱為「反共義士」之參戰與來台經驗。他們在連年戰禍的大時代洪流中被迫在國共兩大政權底下遊走，歷經中國內戰以及韓戰之後被聯軍俘虜成為戰俘，而後輾轉來到台灣。這群身分特殊的老兵立足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逆來順受承接了各種政治壓迫和苦難。如今，我們得以在解嚴後的今天，透過老兵的角度作為敘事的出發點重新檢視他們所經歷的故事，一段不同於官方說所記錄的反共義士歷史。

關鍵字：反共義士、抗美援朝、志願軍、韓戰、榮民

Willing/ Unwilling to go homes?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Anti-Communist Martyrs/ Prisoners of Korean War from China

Hsu, Hung-Ku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hua University

When Korean War broke out in 1950,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aised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and joined the war. During the wartime, near 21,000 volunteers became captives and 14,000 of them refused to go back to China after the end of war, instead of going homes, they choose to go to Taiwan. For celebra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R.O.C set the day that the captives arrived to Taiwan as public holiday—123 Day of Freedom. The volunteers are called as “Anti-communism Heroes” .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an approach to why the volunteers decided to go to Taiwan. For that,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the episode and time-and-space back ground through the interviews for 4 of the captives. They are forced to choose one position— R.O.C side or P.R.C side. They experienced the time of Chinese Civil War and Korean War and became captives who were sent to Taiwan. The old soldiers who have special experiences had suffered from political pressure an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 Taiwan and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view their stories by their aspects which are different to official history.

Keywords: Anti-Communist Martyr,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People's Volunteer Army, Korean War, Veterans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3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5
第三節 名詞解釋	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9
第一節 韓戰相關歷史背景	10
第二節 韓戰與反共義士	1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3
第一節 敘事訪談分析	24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25
第三節 研究訪談與分析	27
第四章 穿著軍服的平民百姓	31
受訪者生平簡介	33
第一節 入伍	34
第二節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韓戰）	40
第三節 戰場被俘	49
小結	51

第五章 暗潮洶湧的戰俘營	53
第一節 在鐵絲網中的日子	55
第二節 鬥爭	57
第三節 甄別	79
第四節 中立區	82
小結	93
第六章 韓戰志願軍戰俘到台灣	96
第一節 從「共匪」變「國軍」	98
第二節 退伍	106
小結	121
第七章 反思與結論	123
第一節 戰俘從何認識台灣？	124
第二節 甄別來台的抉擇和考量	127
第三節 「反共義士」的被歧視與監視	132
小結	135
第八章 總結	137
附錄	145
參考書目	159
參考電子媒體資料	160

章節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壹、來自南非的報紙

貳、網路上的一段影片：我的共匪爸爸！？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三節 名詞解釋



第一章 緒論

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灰濛濛的天空飄著寒冷的細雨。但基隆港前的路段人車混雜，人群有如萬蛇鑽洞一般擠到了港邊。大家起了個大清早擁簇在歡迎隊伍之中，擠不到碼頭的民眾在街道旁組起厚厚的兩道人牆等待著看熱鬧。第四碼頭和第十七碼頭塞滿了撐傘的民眾。手上除了雨傘還拿著鮮花與國旗，伸長了脖子又墊起腳尖看著海面上的黑點逐漸靠近成為龐然大物。登陸船緩緩靠向碼頭，兩架懸掛著紅藍白三色布條和斗大歡迎標語的扶梯立刻靠船連接。走下船的士兵個個身穿草綠軍服，頭戴青天白日國徽的草綠軍帽，背著軍毯包成的背包，手中舉著國父遺像、蔣總統玉照、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口中高唱著反共歌曲夾雜在人群的熱烈歡呼聲中整齊步向前方，繼續通往下一個安排好的地點接受歡迎儀式……。上述是研究者閱讀官方史料紀載在腦海中所浮現的場景(國防部政治作戰部，1978)，講述的是一支剛從韓國戰場上歸來的隊伍。雖然戴著國徽軍帽高唱反共歌曲下船接受歡迎，但這群人並非一般的國軍部隊。他們是前中國志願軍(參加韓戰的中國解放軍部隊)，也是在韓國戰場上被聯軍俘獲的戰俘，同時也是被中華民國政府定調為「反共義士」的愛國英雄。多重複雜的身分也說明著他們是一群命運多舛的戰場倖存者。許多人除了剛經歷過韓戰之外，先前也在國共內戰甚至更早的抗日戰爭中犧牲奉獻。這一萬四千名戰俘輾轉來到台灣，換穿國軍服裝又接續參加了後來的八二三炮戰。一萬四千人在這塊既熟悉又陌生的島嶼上安身立命至今，但「反共義士」的故事也隨著國家政治方向的調整以及歲月的凋零而逐漸被人所遺忘。

1954年韓戰「反共義士」的「歸國」固然有當時的政治意義和歷史脈絡。但是誠如上段所講述到的這一萬四千名戰俘的命運多舛，歷經無數戰役且身分複雜，但為何隨著中國志願軍風光出征朝鮮戰場的結果卻是輾轉來到台灣？為何這

批中國解放軍改編制派出與美軍較量的「精銳」，也是當年在國共內戰屢創佳績的中共王牌部隊(周明、光亭、馬丹松，2013)。為何在進入聯軍戰俘營後轉眼就轉變立場改為效忠中華民國，堅決反共等信念，成為早年台灣社會口中的「反共義士」？這樣顛覆性的轉折讓研究者感到疑惑，對該議題的好奇心也促成了本研究的開展。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壹、來自南非的報紙

2010年7月，研究者在閒暇之餘拿起一份《南非華人報》隨手翻閱，無意間讀到一篇講述韓戰歷史的文章，標題為「一萬四千反共義士一騙局」(王豐，2010)。內容描述韓戰被俘中國人民志願軍(以下簡稱志願軍)在聯合國戰俘營中遭受不人道對待，並指稱台灣方面的國民黨政府派出政工人員進入韓國濟州島戰俘營，策動戰俘發起反共言論，對志願軍戰俘進行思想教育以及鼓吹甚至強迫志願軍戰俘在身上刺字。內容多為反共標語以及政治口號，同時國民黨政工人員也影響志願軍戰俘對於遣返意向的甄別決定。不願意合作的志願軍俘虜遭到恐嚇威逼，甚至帶到營房暗處拳打腳踢，更有人從此消失再沒回到營房。刺字活動結束後，志願軍戰俘隨即被轉送巨濟島戰俘營。國民黨官員對志願軍戰俘宣稱到台灣之後能再自由選擇想去的中立國家。最後在1954年由美軍與國軍聯手船運抵達基隆港，並解送林口，編入國民黨軍總政治部下的心戰總隊下轄兩個聯隊，冠上「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之稱號。上述說法顯然與台灣官方發布的資料有所不同，內文中的志願軍受到脅迫，集體在身上刺政治標語。在聯合國甄別遣返去向的活動中指稱受到國民黨政工的逼迫與誘騙才選擇了台灣。這些資料明顯與政治作戰部印製

的反共義士歷史有很大的出入。在事隔六十幾年後政治局勢逐漸開放的今天，我們可以重新來認識這批反共義士。

貳、網路上的一段影片：我的共匪爸爸！？

2009 年全台眷村即將面臨全數拆遷的命運。外省台灣人協會在 2007 年推動「榮光眷影」紀錄片人才培訓計畫，推動紀錄眷村生活點滴，期待為外省庶民生活留下更多影像回憶。這個活動也催生了一部獨特的紀錄片，片名為《被俘虜的人生》。2013 年 12 月，研究者為了準備撰寫研究方法課程的期末報告，在網路上尋找題目靈感。無意間在 Youtube 網站上發現了一段聳動的標題字串「我的共匪爸爸」（紀錄片原名為《被俘虜的人生》）。立刻引起了我的好奇而馬上點閱。

影片導演陳心怡是本紀錄片主角陳書言的女兒。一直以來這位女兒都以為自己的爸爸是隨著蔣介石來到台灣的老兵，直到她陪父親返鄉探親時才從老爸爸言談內容中發現，他不是國民黨軍人。回台時女兒向父親詢問，這時方才逐漸說出自己曾是共產黨軍人的身分，這也是老父親多年以來感嘆不能說的秘密。原來這名出身江蘇的老父親曾經是解放軍，參加過徐蚌會戰以及金廈戰役，在古寧頭戰役爆發當天乘船隨共軍主力登陸金門，在激戰數日後因彈盡援絕苦無補給而被國軍所俘。與多數其他被俘的共軍一同被轉送湖口進行思想教育，隨後重新補入國軍部隊戍守台澎金馬。往後還參加過八二三砲戰，由於本身江蘇人的背景還因此被派往金門前線廣播站對對岸進行心戰喊話，不過由於其特殊背景而升遷受限，最後以士官長身分退伍。時常鬱鬱寡歡而且終日離不開酒瓶的老爸是女兒對他從小到大的記憶(陳心怡，2008)。這部引人省思的紀錄片完成之後相當受到重視。影片不只一圓這位女導演想要重新認識以及紀錄她的老父親的生命故事，更特別的是父親特殊的背景身分再次被人看見，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現在家人和大眾面前，

引發更多關注與討論。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透過《被俘虜的人生》這部紀錄短片，讓我回想起3年前所看過的那份《南非華人報》上面，報導著韓戰共軍俘虜被逼迫來台的心酸與煎熬。雖然紀錄片中的陳書言老先生被俘於古寧頭戰役，與報上所說的這批韓戰後來台的反共義士來自不同的戰場。但其結局一樣是頂著前共產黨軍人的身分，困守台灣直到終老。當他們敘述起這段歷史所表達出的的心酸與恐懼是如出一轍的。國民政府對他們的迫害之深，從陳書言老先生的字裡行間之中我們可以感受得到。當紀錄片即將拍攝完成之際，老先生突然要求將片中政治敏感的部分言論全部刪除，老父親這樣訴說道：「妳沒有經過那個時代，你沒有經過那個痛苦，你沒有經過那個恐怖，所以你始終不相信。」

話語中看到的不是老先生的氣憤，而是語重心長重複強調那份痛苦以及那份恐懼。不難想像，這些曾經當過共軍的老兵在來到台灣之後，被重新編制補充到各部隊去，混雜在其它國軍官兵之中。這股戰戰兢兢的壓力以及恐懼將如影隨行壓著他們的每一天生活。「沒有台灣海峽這個水，我不可能在台灣的啦」（陳心怡，2008，陳書言口述）。倘若能夠重新給這些戰場老兵有公平的機會以及自由的選擇權利，相信多數人會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回到跟自己最親近的地方。但是從官方史料上來看反共義士超然而濃烈的忠義以及「愛國」表現卻將故鄉以及親情的考量完全拋諸九霄雲外，而且幾乎以全體一萬四千多名的人數共同響應，在身上刺字又獻上血書名冊。為了反共與投奔自由而來到與中國共產黨對壘的中華民國台灣這塊土地上。這樣的悲壯故事是否能真正貼近當時作為「反共義士」的「志願軍戰俘」的感受？這個疑問始終令研究者感到好奇。

上述所談到戰俘老兵長年在台灣所感受到的威權時代恐怖統治所造成的恐懼以及自我監視，配上反共義士集體刺字以及放棄回到家鄉而選擇來到自由祖國台灣的忠貞意象，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描述存在著一種明顯的斷裂。顯然從國家視角看待這個歷史事件以及從戰俘本身的視角來看待存在著不小的差異。有鑑於中華民國戒嚴時期的威權統治的管控之下集體意志代表了一切，小人物的個人意志並不受到重視，更遑論這些長年受戰火波及而未受教育且社經地位低落的老兵與戰俘的真實感受以及故事。老兵立場敘事的缺乏讓研究者更加好奇這段歷史究竟如何被經歷？如何被感受？又如何被撰寫成如今的官方史料？因此，本研究藉由歷史文獻探討以及敘事訪談來解開上述的謎團，期待對這段歷史有更多面向的了解和更完整的認識，提供更多元的視角來詮釋這段逐漸不為人知的經驗。

本研究試圖探究韓戰來台之「反共義士」經驗，透過口述訪談的方式來看六十年過去，反共義士如何重新解讀與如何看待這段「反共義士」經驗，其研究目的如下：

- (一) 檢視受訪志願軍戰俘之生命敘事經驗。
- (二) 透過訪談敘事以及相關史料之比對分析，重新詮釋這段歷史以及受訪者在該時代境遇下之互動關係。

本研究之個人目的為滿足對反共義士來台現象之好奇，透過向受訪老兵訪談來瞭解和感受他們所講述之經驗敘事。以有別於中華民國史觀之反共義士歷史來重新理解志願軍戰俘從韓國戰場甄別來台之時空環境與經驗。

進而推展到實踐本研究之政治與社會目的，挖掘這段曾經在台灣廣為人知的「一萬四千反共義士」歷史。這群人離鄉背井於韓戰後來到台灣，在國軍部隊服

役、參與榮工隊建設並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落地生根。隨著國民政府宣布解嚴與反共政策的改變之後，「反共義士」成為陌生的歷史名詞。因此期盼能透過本研究從不同的視角來重新關注這段歷史，探討有別於中華民國史觀而更貼近參戰老兵的敘事。在轉型正義呼聲高漲的現今台灣社會中，為這群因大時代的洪流與政治困局而長期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一群人留下聲音，也以此敘事來和解嚴前之反共義士官方史料來討論和對話。

第三節 名詞解釋

- (一) **志願軍**：指參加韓戰（中國稱「抗美援朝」作戰）之中國解放軍部隊，全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1950年10月集結於中國東北並穿越鴨綠江進入北韓，前後發動五次戰役，與美國為主的聯軍部隊交戰。
- (二) **反共義士**：指1954年到1991年間投奔台灣的中國志願軍、空軍飛行員、民間飛機以及船艦人員、透過留學出國輾轉來台的中國學者等.....。其中以韓戰後1954來台的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為人數最多的批次。「反共義士」來台之行為，隨著台灣終止動員戡亂頒布之後告終¹。
- (三) **反共組織**：位於韓國的志願軍戰俘營經內由戰俘自行發起的自治團體。組織運作過程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背後協助與支持，目的是要影響戰俘接受堅決「反共」的意識形態以及達到行動上志願「來台灣」的結果（邵毓麟，1980）。

¹ 在韓戰爆發初期，台灣各界對反共義士稱呼有稱「匪俘」、「反共華籍戰俘」、「來台志願軍戰俘」、「反共同胞」等。而後來官方使用的「反共義士」一詞源於1953年8月6日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通報第二十七號」之規定後的統一稱號。（周琇環，2011）

(四) **甄別**：針對戰俘的遣返志願進行調查，戰俘可藉此自由選擇遣返地，不論是回到原宗主國或敵對陣營國家甚至中立國等。



章節目次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韓戰相關歷史背景

壹、韓戰爆發

貳、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

參、韓戰停火談判與志願軍戰俘處置

肆、戰俘們的分化對立

伍、在身上「刺字」表明決心

第二節 韓戰與反共義士

壹、關於韓戰歷史的爭論

貳、美國與中國紀錄片所呈現出的差異

參、韓戰與反共義士相關研究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韓戰相關歷史背景

關於韓戰（又稱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在不同國家史觀底下留有許多不同的記載和詮釋。如此錯綜複雜的情勢可以從兩大陣營介入的實際參戰國家之多，以及兩方在檯面下的相互角力可以看出端倪。因此，要探討戰俘甄別以及來台等議題，我們有必要透過對韓戰的背景和過程來進行瞭解。

壹、韓戰爆發

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韓人民軍突然猛烈朝38度線以南的大韓民國軍隊進行砲擊。隨後登場的大批北韓步兵與戰車轟隆輾過防線進攻南韓，僅花四天迅速攻下南韓首都漢城（首爾）（John Toland，1999，頁23~26）。面對北韓人民軍的勢如破竹迅速推進，韓美聯軍缺乏戰鬥準備，沿路丟城失地，於八月被圍困在狹小的釜山一帶（周明、光亭、馬丹松，2013，頁44）。

7月7日聯合國決議派兵馳援朝鮮戰場，9月15日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部隊在戰線後方的仁川登陸成功。造成原先正在南方圍攻釜山的北韓主力部隊全速向北撤退以避免遭到圍殲。聯合國部隊一路推進至39度線以北的區域（周明、光亭、馬丹松，2013，頁94~170）。

貳、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

10月19日中國志願軍越過鴨綠江支援北韓，其「志願軍」顧名思義為非政府派出之部隊，藉此避免中美雙方國與國宣戰（楚云，2013，頁104~111），連續發動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戰役收復平壤並二度攻陷漢城，將聯合國部隊推至38度線以南。從此後雙方激戰均無重大推進，僅維持在38度線附近呈現膠著局面（周明、光亭、馬丹松，2013，頁46~49）。

1951年7月10日，北韓、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展開談判（John Toland，1999，頁596）。針對停戰分界的劃定以及雙方戰俘問題進行多次談判，最終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朝鮮停戰協定〉。韓戰期間，聯合國部隊含美國與南韓在內共有17國參戰。共軍方面除了北韓的朝鮮人民軍以及中國的人民志願軍之外，蘇聯亦派出空軍身穿中國制服在韓國戰場上空與聯軍戰機交火。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避免以國家層級的身分介入造成戰爭升級，因此隱藏身分參戰（周明、光亭、馬丹松，2013，頁515~564）。

參、韓戰停火談判與志願軍戰俘處置

1951年4月到6月之間，共軍發起最後一波大規模進攻，是為第五次戰役。雙方大量兵力投入戰鬥但結果戰線並無重大推進效果，持續在38度線附近拉鋸（John Toland，1999，頁573~584）。戰局膠著的雙方於七月開始進行談判，對於未來停戰後的軍事界線進行討論。另一個重要且爭執不休的的討論是「戰俘問題」的處理。1952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決議，由中立國組成遣俘委員會，並共同管理雙方的戰俘。監管期間交戰國可派代表團進入敵戰俘營針對己方俘虜進

行「解釋」，提出說明與保證其回國後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共方陣營原本堅持戰俘應全數遣返回國，這樣堅定的態度直到史達林過世後才有所轉變（沈幸儀，2007）。雙方正式展開「解釋」與「甄別」的工作。

從俘獲戰俘的流程來看，戰俘在前線被聯軍所俘虜，人數達到一定數量之後就會轉送南韓臨時首都釜山的戰俘集中營。在這裡將戰俘留下紀錄，舉凡隸屬部隊、軍階、籍貫、年齡、受教育程度與身家背景，待照相和留指紋印等手續完成後，正式編為國際戰俘。經過五次戰役後聯軍共獲得 17 萬戰俘，其中志願軍戰俘約 21300 人。根據國史館的記載，第一次戰役俘虜人數約 500 人，第二次戰役約 800 人，第三次戰役約 2500 人，第四次戰役約 9000 人，第五次戰役約 8500 人（李興竹，2014）。其中有戰鬥中被俘虜的志願軍，也有自行脫離部隊主動向聯軍投誠的情況。

肆、戰俘們的分化對立

隨著戰事拖長而俘虜越來越多，戰俘營的空間需求也越來越大。1951 年 5 月將戰俘轉到巨濟島（沈幸儀，2007）。1952 年 4 月又遷到面積較大的濟州島莫瑟浦。志願軍戰俘在營中的生活待遇可能因是否自願投降以及是否親共等因素，有不同的對待。

當幹部的吃大碗，已簽名去台灣的住鐵篷子吃中碗，最慘的是被歸類為「親共分子」的戰俘吃小碗，住的是兩布搭建的布篷子。（張澤石，1998，頁 113）。

從上述資料來看，這些戰俘營中的小社會出現了明顯的階級。戰俘營的管理人員也有意無意增加「親共」與「反共」兩方人馬的待遇差別，迫使戰俘必須做

出抉擇，用來交換更「舒適」的戰俘生活。

當時戰俘營內的「反共」戰俘逐漸凝聚成勢力，形成中國國民黨反共青年救國團、反共抗俄愛國青年同盟會以及中國國民黨「六三支部」等三大組織團體。從沈幸儀（2007）的研究訪談可以看到戰俘這樣回憶：

共產黨與國民黨都住在一起，你說國民黨好，親共的就整死你，你說共產黨好，國民黨的就打你。當大部分的幹部都是國民黨的之後，共產黨就被打下去了」（沈幸儀，2007，郭樹德訪談記錄）。

同時「親共」戰俘也同樣組織了反美小組、黨團小組、回國小組、兄弟會等組織，與「反共」人馬相互較勁，造成戰俘營暴力衝突頻傳，更甚有引發兇殺案以及自殺案件。戰俘們只能盡量求自保，如同篇研究的另一為訪談者所說：「在裡面就是吃飯，不要講話最好」（沈幸儀，2007，李茂仁訪談記錄）。戰俘們在兩方勢力的夾擊之下，有人早早就選定立場表態支持一方，有人民哲保身選擇噤聲，在內鬥結果尚未明朗化之前不多做表示。

伍、在身上「刺字」表明決心

在「身上刺字」與「聯名血書」更是反共勢力迫使同袍表態以區別敵我，堅決到台灣而不回中國大陸的激烈手段。原本只有在巨濟島集中營開始有少許人進行，到了濟州島戰俘營演變成反共效忠者的必備工作。我們可以從官方文獻看到以下的描述：

打從聶安雲，吳建生等五人在巨濟島刺字以來，大家如醉如狂風行。九成的人是為了

表明心跡顯是反共抗俄的決心，少數是看到大家都刺了，無意識跟著刺上．．．刺字不是好玩，而是表明反共思想「蘊之於內而形之於外」的具體表現。(國防部政治作戰部，1978，頁 200)

反共組織堅決表明：「凡是反共的非刺不可，凡刺字的必須內心反共。」以及「誰拒絕了刺字，誰就是親共分子」。大家心知肚明，一但在身上刺了標語大字，就算堅決回到中國，也將遭到另一波無情的質疑與鬥爭(國防部政治作戰部，1978)。反共戰俘為了凝聚大家的共識，以三到五人為聯保單位，共同立書宣誓，藉由相互監視以及刺字血書等強烈的自我宣誓過後，呈現一萬四千人上下一條心的形象。力爭前往台灣，拒絕遣返回中國！

第二節 韓戰與反共義士

關於韓戰的討論，2012 年研究者在國外讀語言學校當交換學生時遇到一位中國留學生拿了一篇網路文章給研究者看，內容在探討韓戰的爆發初期究竟是誰入侵誰？作者詳細舉出論點和數據資料來佐證「北韓率先發動戰爭」的可能性較高。讀完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連韓戰爆發時究竟是「北韓軍入侵南韓」還是「南韓軍入侵北韓」在不同國家底下竟有著不同的說法和認知！

壹、關於韓戰歷史的爭論

研究者從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戰史十分感興趣，尤其納粹德國的戰史書籍更是陪伴我國高中課外閒暇之餘的良伴，但對於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韓戰相關歷史背景卻感到相當陌生，為此除了透過網路資料來進行初步了解之外還找了許

多坊間的軍事戰史書籍來惡補這段接近空白的歷史記憶。在此研究者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從先前的學生時期的閱讀經驗看來，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戰場上的描述無論台灣或中國出版的軍事戰史所做的說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但就韓戰這種牽涉到自己國家利益的戰爭，兩岸的出版品的所呈現出的講述方式以及內容就有著極大的差異。尤其對於戰爭中牽涉到政治議題的部分更是南轅北轍。舉凡前段所談到的究竟是「誰侵略誰」？談判了兩年的戰俘議題「誰在阻擾和談」？戰後止於三八線的結果究竟哪一方獲得「勝利」²？這些爭論在翻閱不同出版地的戰史資料時可能會讓讀者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先從美國作者 John Toland 於 1999 所出版的《韓戰—漫長的戰鬥》這本戰史談起，該書對戰役經過依照時間軸線有序地排列，讓研究者在閱讀韓戰的過程中可以輕易地翻找到資料。相較於周明、光亭、馬丹松在 2013 所出版的《韓戰—抗美援朝「全新增訂版」》以中國視角做出發點，書中有很大的比例分配在談論志願軍戰史，以主題來撰寫章節，內容較具主觀性。持平而論，中方與美方的戰史錄多少都夾帶了己方陣營的歷史觀點和脈絡，但即便立場有所不同，上述兩書在描述史實事件以及評論上都沒有太過激進偏頗的論述，用字遣詞也沒有濃厚的「愛國色彩」。因此研究者仔細閱讀並將之作為充實韓戰背景知識的重要參考資料。

為了更廣泛地閱讀這段歷史，研究者在坊間的簡體書店找到許多中國出品的韓戰相關書籍，無論是戰史或是老兵的回憶錄在陳述上都參雜著作者本身的國族觀點和偏見，用字遣詞毫不保留地使用具有「煽動性」的詞語來敘事，舉凡撻伐「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的武力北進」挑起韓戰，強調中國志願軍在考量到「自衛反擊」以及「人道主義」的現實下才出手援助朝鮮，為朝鮮終戰做出和平的貢

² 中國出版品常見到「朝鮮停戰勝利」、「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等方式來形容韓戰結果，詳見《美軍戰俘—朝鮮戰爭火線記事》（程紹昆、黃繼陽，2013，頁 3、頁 245）

獻（楚云，2010；程紹崑、黃濟陽，2013）。不同作者卻使用著幾近相同的語彙來給戰爭下注解，讓我們清楚見到到官方建構和複製這些歷史記憶時所留下來的痕跡。但撇除這些書籍內容的良莠不齊，中國針對韓戰議題的關注明顯是高於台灣的。從學術論文、專書到坊間的出版的戰史回憶錄等可以看到，無論是官方或是民間出版品在韓戰討論上都十分豐富。相較之下台灣對韓戰的關注就顯得冷漠許多，坊間書局架上尋找關於韓戰議題的書籍可說是寥寥無幾，扣除中國出版以及外國翻譯的著作更是屈指可數。

關於在韓戰資料稀少的問題，藍適齊（2014）觀察到台灣對韓戰記憶的冷漠並提出研究，認為這場戰爭是近代影響台灣的重要歷史事件，國人對此歷史記憶的興衰可分三個時期。第一階段是 1950 年代韓戰爆發以及「反共義士」來台的達到高點，順應了當時的國際情勢和政治宣傳而形塑了「反共勝利」的集體記憶。第二階段是 1960 年代的消退期，起因於一架米格機在台灣宜蘭機場降落失敗墜毀，該名飛行員被台灣宣傳為首名駕機來台的「反共義士」，此後韓戰記憶和官方的反共論述逐漸抽離，台灣內部關於韓戰的討論也逐漸退燒。第三階段的記憶終結，源自於 1990 年代台灣身分認同的轉變以及台韓關係的變化所致。總體而言，關於「韓戰」以及「反共義士」的歷史記憶曾經因應國家政治上的需要而受到高度的重視，也因應了局勢的轉變而被打入冷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1983 年所發生的「六義士」劫機事件，官方媒體竭盡所能大量的報導操縱國人對事件的認知，陳冠維（2014）針對六義士事件所做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看法。究竟這些在韓國挾持客機的人士該稱為「劫機者」還是「反共義士」？很明顯國內的報導一致選擇了後者，並且和政府互相呼應極力爭取六義士盡速來台。這樣的集體記憶也停留在生活在當時的台灣人民腦海之中，「六義士」事件過後隨著台灣解嚴以及終止動員戡亂後，「反共義士」成為歷史名詞，韓戰對台灣的影響也逐漸被「遺忘」，在國人的歷史記憶中銷聲匿跡。

韓戰對台灣的集體記憶可以說從六十多年前的「無所不在」，變成現在的「無處可循」（藍適齊，2014）。研究者透過網路在「台南市公共圖書館網」上搜尋反共義士資料，在「罕用書區」找到幾本塵封已久且泛黃的《反共義士專輯》精裝書，但內容僅是關於反共義士剪報拼貼而成的剪貼簿，沒有太多文字內容（反共義士編輯委員會，1971；劉宜忠，1983）。這些冷戰時期所留下的官方刊物內容所傳達出的反共、愛黨愛國和效忠領袖等意識形態和前段所提到的中國出版品有幾分相似，只是立場不同而已。另有一部內容較詳細之官方資料是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於1978年印行的《反共義士奮鬥史》，共分上下兩冊。內容詳細描述反共義士在戰俘營內所經歷過的所有事蹟，一路從釜山講到了來台參加國軍。雖然文中充斥著「反共愛國」的論調，但研究者認為該書是對戰俘營內部生活狀況描述最完整，且適合拿來作為官方說法的重要參照物，配合本研究受訪者的敘事內容來做比較和討論。

經過一段沉寂，直到晚近幾年才又陸續有關於韓戰和反共義士的相關出版。2010年黃天才出版的《我在38度線的回憶》，內容講述自己遠赴韓國擔任美軍文人員在戰場上擔任翻譯工作，其間也曾接觸和審問過不少志願軍被俘士兵，該書提供了研究者另一個不同角度來看韓國戰場上的故事。國史館亦於2013年出版了《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一書，內容不僅詳細記載了數名韓戰老兵的訪談內容，其中還特別專訪到一位經驗特殊，受到美軍吸收從事情報工作潛入共軍領地蒐集情報的反共義士（周琇環、張世瑛、馬國正、周維朋，2013）。這些豐富的歷史資料，都為本研究提供了背景知識上的了解。

貳、美國與中國紀錄片所呈現出的差異

研究者接觸到的第一部探討韓戰華俘的紀錄片是 2015 年由美國之音所推出的《解密時刻：志願軍戰俘》，影片中除了可以見到美國政府所提供的戰俘營歷史影像資料外，攝影團隊走訪了中國、台灣和美國三地透過參戰的老兵來的口述來呈現這段歷史。藉這部紀錄片讓研究者看到了先前在書本上所描述過的戰俘營場景和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都躍上了螢幕呈現在眼前，將腦海中原先的文字描述想像和史實畫面做了結合。訪談期間還帶著投影機進到台南榮家邀請了受訪者一起觀看，透過美軍的黑白影像讓老伯伯們還原這場當年親身經歷過的戰爭。放映後老伯伯對本片評價到是兩極，其中一位受訪者陳安德在看完很感慨，緩步離場時口中還念道著：「好多年前的事了！」。但另一位受訪者王易生則是認為紀錄片內容資料不夠詳實，和當年親身經歷過的殘酷畫面仍有落差。聽完觀後感想讓研究者也開始認真思考老伯伯所說的話。畢竟歷史紀錄片並非好萊塢特效電影的製作方式，呈現方式和效果當然無法講究「逼真」讓老兵覺得覺得又再一次「身歷其境」，該影片存在的目的應該也不是如此設想的。不過伯伯所提到「不夠詳實」的部分倒是勾起了研究者的好奇心，讓研究者繼續在網路上搜尋看看有沒有同樣題材的紀錄片。

這時研究者找到了第二部同樣探討華及戰俘的紀錄片《搜狐視頻大視野：失語者》。該影片的立場較接近中國官方的歷史敘事，開頭說道：「美國侵略者引發了可恥的侵朝戰爭，並把戰火引道了鴨綠江邊」，中國軍民自告奮勇上前線，參戰後 180 師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被俘³，士兵們在戰俘營中如何受到反共組織的虐待，以及親共戰俘營在甄別前夕透過升旗（中國五星旗）和唱國歌來號召其他戰俘要勇敢堅決「回國」的信念。

³ 紀錄片中提到當時志願軍士兵身上攜帶有七天份的乾糧，180 師的官兵被包圍後數天，吃完了糧食才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失去戰鬥能力投降。對此研究者請教過同屬 180 師的老兵王易生，伯伯一句：「胡說八道！我們身上哪有吃的？都是去山洞裡扛的。扛回來還吃不夠咧！」（田野筆記，2016/8/12）

比較上述兩部紀錄片時可以看到，中國所拍攝的《搜狐視頻大視野：失語者》擁有較濃厚的愛國色彩，強調了志願軍對國家和黨的榮譽感，同時也強調了敵方的惡行，針對於甄別前夕有戰俘遇害的「割肉、挖心」場面詳細的描述⁴。同時也詳細描述了中國戰俘和北韓戰俘聯合成功綁架了戰俘營最高指揮官 Francis Townsend Dodd 准將。這段歷史對美軍來說是不堪回首的過去，因此美方拍攝的紀錄片《解密時刻：志願軍戰俘》僅用很短的篇幅快速帶過。美方在紀錄片試圖採中立客觀的方式來呈現，即便夾帶了特定國族立場但仍是以較隱晦的方式來表現。相較於中國則是毫不保留的宣揚愛國主義並猛烈抨擊對手等方式來陳述這段歷史。雙方在國家立場上的拍攝和呈現方式都有「隱惡揚善」的意味，差別只是在操作手法的細緻度有所不同而已。因此，研究者在參考這些紀錄片的過程中也必須不斷查證和比對更多相關資料，盡可能廣泛的閱讀資料建構更完整的認知。

參、韓戰與反共義士相關研究

除了該議題出版品的稀少之外，台灣對韓戰和反共義士的相關研究也十分有限。以韓戰為標題的討論大多圍繞在大格局的國家戰略關係等視角來進行分析和論述，鮮少有關志願軍戰俘討論和研究。其中著述較完整的首推國史館周琇環之研究，投注心力彙編了一系列反共義士相關歷史研究。以官方視角來詳細記載戰後國民政府接運義士來台的細節，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資料。藍適齊（2014）以及朱立熙（1993）對韓戰以及台韓關係之歷史記憶的研究也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擺脫僅以中華民國官方立場看韓戰問題之論述，補足了一套完整的歷史背景脈絡。

⁴ 《搜狐視頻大視野：失語者第二集：內鬥》12:55。關於 72 戰俘營甄別前一晚的這場迫害，在中華民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印行的《反共義士奮鬥史（上）》頁 153-155 也有提到，但書上只提到副隊長李大安割下了想回大陸戰俘身上已刺字的皮肉，並沒有提到紀錄片所說的「挖心」和「殺人」。

從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也可以觀察到針對韓戰反共義士的相關研究僅四篇，且發表時間點集中在近十年（從民國九十六年起）之間才有研究對該議題進行探討。馬國正（2007）的研究貢獻在於精確地分析出反共義士在韓戰背景與國共對峙情勢下的遭遇，如何在這樣特殊的境遇下來台成為反共義士，且因為頂著前共軍身分而影響到往後在台灣的生活蒙受不平待遇，十分詳實地分析了志願軍士兵來台灣之背景成因與各種因素考量。王珮蓉（2013）則研究反共義士的形象塑造，指出反共義士是當年國民政府最有效的宣傳工具，當年因為初遷來台，反共義士的出現能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地位做見證。而政府設立「一二三自由日」能夠做為尋求國際空間的重要曝光機會。但解嚴與開放兩岸交流後的今日反共義士的重要性逐漸淡去。其研究對反共宣傳的歷史背景與資料提出解釋，將焦點放在鉅觀的國家以及國際反共宣傳等議題的分析討論，較少從小兵的視角來檢視反共義士。

沈幸儀（2007）認為國共雙方都想在韓國戰場爭取到對自己最有利的 외교空間。而戰俘問題特別是造成韓戰談判延宕的重要議題，因此也分析戰俘營的派系、內鬥以及談判等資料並搭配反共義士的口述訪談，對此議題進行較完整的歷史脈絡與分析。從該研究中我們看到反共義士在經歷談判以及甄別遣返等時期，在營中生活以及歷史事件的仔細研究，並訪談反共義士來進行比對。其戰俘營資料整理相當完整，但訪談資料著重在韓國戰俘營的事件與感受，並無呈現老兵豐富生命經驗以及不同時期的看法。相較前幾篇反共義士研究著重於從歷史與國家來看待這群反共義士，陳芬蘭（2012）採用生命史記錄抗美援朝老兵的故事，特別刻畫在戰事與國際局勢紛亂的背景下，以小兵的角度看韓戰與反共義士的角色，最後也討論反共義士本身自己的認同問題。研究中呈現了大量的圖文資料和詳細的解說，將受訪者完整經歷與大時代衝擊有深刻的討論，採用生命史研究的方式將

焦點放在老兵的經驗與記錄來進行討論，相比之下本研究也採用了相似的觀點來對這批來台的韓戰老兵進行探討和分析。

在歷時三年多的韓戰過程裡，中國所派出的志願軍人數約 25 萬人。在 21300 名被聯軍俘虜的戰俘中，有將近一萬四千人選擇不回到中國而改去台灣。這對中共政權來說是難以接受的答案。面對這麼多的志願軍戰俘不願歸國，有人對此提出解釋，並把焦點放在討論志願軍被俘人員有許多內戰時期投共的國民黨軍，進而導致戰俘在聯合國戰俘營中倒戈反共（沈幸儀，2007）。但綜觀該議題之背景成因似乎又無法用單一原因就籠統涵蓋之。

台灣在解嚴前對韓戰「反共義士」的描述幾乎只有官方版單一詮釋，直到晚近兩岸開放以及台灣步入民主社會脫離威權統治後的今日，逐漸有機會開啟更多面向來探討過去發生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政治問題與歷史事件。2013 年是韓戰結束六十周年，「中華遠方協會」在 1 月 23 日當天於台北舉辦「戰俘餘生」座談會，邀請在台擔任軍醫二十年的反共義士張一夫到場發表談話，會中也放映由陳心怡所執導的紀錄片《被俘虜的人生》。不同於以往官方所舉辦的一二三自由日反共紀念活動，此次活動不再強調「反共」論述，反而多了戰俘視角的個人心聲。張一夫顫抖著雙手緊握麥克風向大家說到自己很感謝國家對他們的照顧和優待，但他們也受到很多「不能說出來的痛苦」，經歷了這麼多的困難，這麼多見不得人的事情之後生活了六十多年的日子，他感到自己很幸運，也呼籲大家珍惜自己的生命（熊約翰，2013）。在這樣的談話中讓我們聽出一個老兵屬於「人」的自述，對這段歷史做出更貼近於「人」的評價，而不再是做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象徵看板。張一夫簡短的幾句總結，和本研究受訪者的敘事和看法十分吻合。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活下來的八旬老兵們終於逐漸能夠說出自己的聲音，甚至在公開場合中用自己的立場來談論這段歷史，體會到自己真正能從「一二三自由日」當

中解放出的「自由」感受，但這是長達六十年的漫長轉變。走筆至此，研究者想起受訪者王易生在近幾次聊天對話中，不時提起台南榮家用餐的情形：「吃飯的人越來越少了，兩個隊併成一個隊，一桌坐兩三個人，人都沒有了嘛！……。」想起反共義士的一生和遭遇，讓人對老兵的處境感到不勝唏噓。對現今的台灣社會要想進行本研究已不會再感受到來自政治上的壓迫和限制，但更重的壓力卻是研究對象的快速凋零，這也突顯了本議題研究上的迫切性。

1953年7月27日，參戰的兩大陣營共同簽署《朝鮮停戰協定》，誠如字面所言這只是一紙暫停交戰的「協定」而非終戰「和約」，因此南北韓的戰爭狀態仍然是進行式並未「結束」。許多韓戰的相關數據紀錄和資料也因各國宣稱不同而人云亦云，牽涉政治上的矛盾更是各說各話互相指責。然而有關志願軍戰俘的研究發展在近幾年的台灣有逐漸得到重視的現象，但關注的角度大多取徑於國際政治和歷史學的視野出發，鮮少看到社會學在相關議題上所做出的分析觀察。研究者在閱讀這些文獻和史料時亦發現，在這些國史館資料與已進行的反共義士訪談研究，在分析中不時夾帶著中華民國史觀來解讀這些志願軍戰俘所面臨的境遇和抉擇，難以跳脫出國家意識形態所給定的敘事來重新貼近老兵的生命經驗，重新詮釋出更符合受訪者的解讀。但這邊研究者想重申，跳脫中華民國反共敘事並非二元地跳入另一個「反反共」陣營的預設，我們要去掉國共黨兩方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印記，用更貼近他們的經歷和聲音來呈現這段經驗。因此，本文將採用敘事分析的方式針對反共義士進行深度訪談，透過訪談的描述和自我的詮釋來檢視老兵的經驗故事。褪去黨國文宣上的「義士」角色，進而重建研究對象所經歷的歷史記憶。

章節目次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敘事分析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壹、受訪者

貳、研究者的角色

第三節 研究訪談與分析

壹、訪談工作

貳、訪談大綱

參、研究資料分析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作為探討志願軍戰俘之經驗研究，探究有別於以往國家大結構大歷史之觀點，以小人物視角來檢視這段經驗，透過親身經歷者的訪談口述來重現他們的經驗世界。考量上述因素，在研究方向大致確立後決定在方法學上採用「敘事研究」來進行訪談工作，以受訪者的敘事為主，輔以相關歷史文獻來加以分析和討論。

第一節 敘事訪談分析

本研究透過多次的訪談和分析來探討韓戰志願軍戰俘的生命經驗與自我詮釋。有鑑於研究者無法親身進入舊時代以及另一人的經驗世界，只能透過和受訪者訪談者口述資歷和相關歷史文獻來進行分析，再呈志願軍戰俘之經驗與認知。依照 Riessman(1993)的方法，套入本研究將進行以下五個研究階段：

- 一、 **關注經驗**：研究者透過日常生活以及歷史資料的接觸，引起對反共義士在台灣之議題的關注，研究者有選擇的重述自己所關注的經驗和訊息，使該議題具有意義。
- 二、 **訴說經驗**：進入田野，透過老兵的口述訪談來呈現老兵所經歷的過往經驗，加以資料蒐集。
- 三、 **轉錄經驗**：訪談資料依時間軸以及主題加以分類轉錄，有選擇的凸顯出部分內容。
- 四、 **分析經驗**：針對蒐集來的史料、口述逐字稿或謄本進行仔細分析，研究分析者與受訪者共同創造出互為主體的文本。
- 五、 **閱讀經驗**：藉由讀者對文字報告的閱讀與評述，將意見整合到最終的

成品中，完成本研究。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根據倪孟安(2005)的研究指出，「反共義士」的泛指冷戰期間中共投台的軍方與民間人士，其投台時間點為 1952 年(民國四十三年)至 1991 年(民國八十年)終止動員戡亂為止。反共義士可大致區分為三類如下：

- 一、 **韓戰反共義士**：民國四十三年來台之韓戰中國志願軍戰俘，史稱「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
- 二、 **中共空軍飛行員**：駕軍機投台之中國解放軍飛行員。
- 三、 **民間人士**：由中國沿海駕機船投台之民間人士，以及來台之中國留學生和中國學者。

有鑑於韓戰來台的一萬四千民中國志願軍被俘人員為中華民國政府首批賦予「反共義士」稱號的一群人。其為代表意義之深，人數最廣，時空背景之特殊以及一二三自由日的誕生，再在突顯韓戰反共義士之重要。本篇研究也將關注焦點特別集中在這批有韓戰背景的志願軍戰俘，來進行本研究之敘事分析。

壹、受訪者

本研究以台南市榮民之家作為田野訪談之重點，有鑑於國內外針對韓戰志願軍戰俘之相關研究與紀錄片拍攝多取徑於反共義士重鎮——「台北榮譽國民之家」來進行訪談，許多台北榮家之受訪者也是一時之選，受過較良好教育或軍階層級

較高，其優點無疑是流暢的口語表述能力以及鉅細靡遺的歷史經驗回顧。相較之下在「台南市榮譽國民之家」參與訪談之反共義士皆向研究者表示這是他們第一次接受採訪（訪談）。本研究之受訪者為上士班長退伍居多，在抗美援朝時期大多擔任基層士兵在前線活動，因此本研究之受訪資料也更能體現底層小人物在當時的環境結構下之生活與互動與反思。

根據 2014 年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統計資料顯示，韓戰「反共義士」平均年齡約在 87 歲。由於本敘事分析研究需要在數月間進行多次訪談，每次訪談時間一到三小時不等。因此研究者配合「台南市榮譽國民之家」安排，拜訪健康狀況無虞且口語表達清晰之「反共義士」，經受訪者的同意和配合之下在指定地點與時間進行口述訪談工作。本研究主要納入了四位受訪者之敘事資料，分別是王元、王易生、張秀實和陳安德。另有一位曾經接受訪談的魏殿臣伯伯，僅面談過一次即因健康問題進行手術和休養，出院後在口語表達上較吃力且咬字難以辨識因此未能接續將魏伯伯之敘事訪談完成，僅留下少量的第一次田野筆記資料來與其他受訪者敘事做參照討論。

貳、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將採現象學的角度來聆聽觀察和記錄「反共義士」，藉以瞭解他們在當時特殊的時空背景下與情境和事件的互動，以及老兵如何詮釋其經驗。訪談進行時，研究者將力求自己達到「懸置」相關的背景知識以及紛擾的各種官方說法，以「反共義士」老兵自己本身的敘事與詮釋為主。研究者的立場也將隨不斷的理解而挪移，在訪談與受訪老兵互為主體的過程中，共同完成本敘事研究。

第三節 研究訪談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針對研究目的而擬訂訪談大綱，經由研究者的提問做起頭引導受訪者進行敘事，藉由錄音逐字稿的謄寫輔以田野筆記之現場紀錄資料，轉而在重整切割時讓意義單元主題浮現，而後進行更深層之分析。

壹、訪談工作

研究者在首次與受訪者見面時會親自向對方說明研究邀請函內容以及訪談大綱之內容，在此除了讓參與者能夠瞭解到研究進行的方式之外，同時也比對和確認受訪者身分是否吻合本研究之訪談工作。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兩次經榮民之家引見接受訪談的老伯伯在聽完研究者朗讀邀請函與訪談內容後，才發現受訪者不是「反共義士」也未曾參與韓戰的烏龍事件。因此在訪談進行之前的再確認工作十分重要。每位受訪者的訪談過程約一至三小時不等，依照受訪者的敘事內容以及榮民之家的用餐規定時間而分段。

貳、訪談大綱

依照研究者所設定之研究目的主要為探索志願軍戰俘來台之經驗形成與對此事件之認知看法，同時為了更深入檢視受訪者形成此經驗之背景脈絡，因此訪談大綱也將問題外溢至研究目的前後之經驗敘述，力求以更能貼近受訪者視角之經驗敘述文來進行分析，其訪談大綱如下：

- 一、 請您稍微簡單地自我介紹（包括年齡、籍貫、教育程度、軍旅經歷以

及來台後的經歷與生活)。

- 二、 韓戰時期的軍旅經歷(服役單位、級職、所參與之戰役以及進入戰俘營之經驗)。
- 三、 在韓國戰俘營的經驗描述。
- 四、 輾轉來台之決定的個人經驗(成為反共義士以及來台的關鍵轉變之描述)。
- 五、 來台後的服役經驗(來台經過以及在台服役之經驗)。
- 六、 目前的生活以及如何看待當年之反共義士。
- 七、 其他任何您想與我分享而我未提及的問題。

參、研究資料分析

在資料的整理過程中，首先將訪談錄音檔案謄寫成逐字稿並保留研究者與受訪者之敘事脈絡並於段落句尾編碼。接著刪除研究者之提問和發言，也刪除受訪者重複之無意義發語詞和贅字(假若受訪者之停頓或發語詞與該敘事情境有關，研究者會斟酌將其保留)。

圖表 3-1 逐字稿改寫之經驗敘說文切割

經驗敘說文本	【意義單元編碼】	王易生 X
韓戰三十九年爆發的。(XA002)我多大年齡？十七歲都不到唉！(XA003)又沒受過教育，連我現在名字都寫得歪歪扭扭的。很可憐喔！我這個時代。家裡我是老三，大哥走了，二哥打日本兵沒回來，家裡一個妹妹，有媽媽，我們住在山上。我們家裡很苦！我妹妹、媽媽都在山上割草，天亮了我就挑到去賣。這麼遠換一斤鹽巴回來。三兩個錢，買那個燒餅，我一個人還不敢吃！在這山上砍那個草也很辛苦啊對不對？所以拿回來我們三人吃啊！生活苦成這樣的唉！十七歲左右我就幫人家踩鹽水……結果，就把我抓住給我捆住了，好像綁小偷一樣！這是可憐唉！(XA004)你想，我家裡什麼都沒有，賺個半個米養我媽媽養我爸爸，那麼慘忍把……這樣把我捆住。所以我講到現在我真正的心裏很痛心。(XA005)【A1】		
伯伯誰把您捆住的？(RXA005)		
國民黨嘛！(XA006)國民黨三十八年撤退到台灣來嘛！它考慮到交通方便！我是四川省主席鄧錫侯的部		

隊。差不多集合完部隊，我整個抓出來了啊。我是不夠資格當兵啊！假如我夠資格一套軍服穿得成的話，我到緬甸去了！就不會到韓戰這樣。結果我穿軍服穿不成，那都……沒有槍高，哈！結果我就在地方部隊鄧錫侯的部隊。這三十八年年底，共產黨到四川來了，整個鄧錫侯的部隊都投降嘛！(XA007) 【A2】

投降後剛好在那部隊喔，不到一年喔，大概……沒……大概有半年的時候，到雲南貴州，那裡有游擊隊在雲南貴州那一帶隊不對啊！結果我這共產黨的部隊到雲南貴州去打國民黨那游擊隊！(XA007) 【A3】

再次閱讀整理好之敘說文本，意義單元主題之浮現和切割，取決於受訪者個人反覆提及之事件亦或多位受訪者皆共同談論到之「主題」來進行切割。接著再次閱讀文本，進行第一次淺層分析和第二層深層意義分析。

圖表 3-2 意義單元主題分析

意義單元主題	經驗敘說文本	第一層分析	第二層分析
鬥爭－ 帳棚打架	A:那,你們那時候有看到他們在怎麼地打嗎?還是?一開始他們的鬥爭是怎麼樣的?(RXA085) 一開始,鬥爭啊!好像……這個你報告我,我報告你這樣慢慢慢,我不講話,晚上就刮下來,帳篷竿子打下來,打得唏哩嘩啦的!我整個人……帳篷裡面,夠!那房子抱的真是……。(XA086)都是……三四十個,五六十個人,一個帳篷,都是睡帳篷……沒房子住嘛!(XA087)	敵我之間明爭暗鬥,相互檢舉對方,後來又直接打出手,鬥爭十分激烈。	一開始先從體制內相互打小報告,間接手段的鬥爭。後來演變成拳腳正面衝突的直接鬥爭。
鬥爭－ 小孩不講話	那您會看到那一開始是怎麼演變的嗎?因為一開始大家都是共產黨部隊啊,那怎麼開始的?(RXA084) 啊我們哪的……沒有我們,我們小孩子根本都不知道,我們只有一個……不講話,大人啊……替我們守我們的……我們不講話!你講話……你講話了人家就看。大人也是,好像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的嘛,你三兩個人在講東講西不也,我們只能看嘛,不能亂講嘛!對不對啊?我們只有這樣的嘛!(XA085)	年紀小,無法插手不講話。由大人來支配,你講話人家就觀察。心理留底因此最安全是不要亂隨便暴露表態。	輪不到我們小孩講話的餘地,就算有機會也最好別亂表態。閉嘴是唯一選項。

四位受訪者之錄音逐字稿與田野筆記皆以上述方式完成切割、整理和分析，接著以「意義單元主題」作單位，將四位受訪者相似或共同主題之部分彙整在一起進行討論。本研究視角以受訪者經驗敘說文本做主體，輔以參考國史館和國防

部之相關史料來做比對和討論，力求以更貼近親身經歷者之經驗與詮釋來撰寫本文。



章節目次

第四章 穿著軍服的平民百姓

受訪者生平簡介

第一節 入伍

壹、 陳安德：自願當兵（國民黨軍）

貳、 王易生：被迫抓兵（國民黨軍）

參、 四川被解放，國軍變共軍

肆、 張秀實：遭鬥爭被迫參軍（共產黨軍）

伍、 王元：兵單徵召入伍（共產黨軍）

第二節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

壹、 集結與訓練

貳、 開赴敵機狂轟濫炸的戰場

參、 徒步上前線：一個多月的地獄行軍

肆、 第五次戰役

伍、 180 師遭到包圍

陸、 突圍命令變成四散逃命

柒、 河面在燃燒、遍地是死屍

第三節 戰場被俘

壹、王易生與王元的被俘經過

貳、張秀實的戰鬥與被俘

小結



第四章 穿著軍服的平民百姓

在國共內戰時期，尋常百姓因各種社經地位和權力弱勢，特別是農村男性在大時代動盪之下直接被各方陣營以不同理由哄騙或強抓上前線作戰。從接下來的敘事中可以看到四位受訪者他們入伍的經歷結合了當時國共內戰以及抗美援朝的大時代影響，看到小人物在接受結構和環境的影響下如何做出他們的行動。尤其我們可以看到國共內戰結束時，這些人並沒能因此擺脫戰爭的陰霾重拾尋常生活，緊接而來的是改旗易幟換穿軍服被送到另一個戰場轉過槍口來打國軍，甚至結束中國內戰還得奔赴朝鮮與美軍交戰以及往後發生的台海戰役。一場又一場永無止盡的戰事耗去了老兵大半載的人生。因此，從受訪者參軍前的生活到抗美援朝被俘這段時期的經驗敘事將是本章主要探討的部分。

受訪者生平簡介

接受本研究訪談工作的受訪者共有四位。他們現今居住在台南市榮民之家，除了具備榮民身分之外也被稱為「反共義士」。其生平簡介如下：

陳安德，民國十七年生於四川彭縣，家境窮困的他在十六歲就自願加入了國民黨九十五軍討生活，隨後國軍部隊在四川向共產黨投降被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 180 師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在戰場上罹患痢疾臥床不起而被俘，輾轉來到台灣在國軍部隊服役時又因管轄的班兵車禍事件而坐牢，出獄後被迫退伍度過了一段工作不穩定且居無定所的生活，從韓國戰場上到退伍工作期間多次因腸胃病住院開刀而中斷事業。

王易生，民國十七年生於四川錦陽，和家人居住在山上賣草為生。後被抓兵

進入國民黨九十五軍，部隊投共後被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 180 師參加抗美援朝戰爭，進而被俘來到台灣。在國軍砲兵部隊擔任駕駛到民國五十八年退伍，後來又隨著榮工隊修建曾文水庫和台中港，目前居住在台南市榮民之家。有一名四川籍配偶，幾年前結婚來台後因故離婚分開，目前積極申請復婚但不被移民局所核准來台。

王元，民國十二年生於四川洪雅，接獲通知參加共產黨的講習隨後入伍，加入 180 師並在戰場上被俘來到台灣，在韓國被俘期間參加反共組織，在營內擔任小隊長，刺字活動期間負責監督與親自參與刺字工作。在國軍砲兵部隊服役至民國五十八年。後來在民間工廠工作至退休。

張秀實，民國二十四年生於四川忠縣。家中被共產黨定調為地主而遭到清算鬥爭，隨即和哥哥一起被徵招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隨六十八軍參戰時肩膀遭子彈射穿並遭到韓國士兵俘虜。來台後被國軍分配到步兵單位服役，軍旅的最後時段還曾因應當時國民政府的反攻計畫而被選派去接受跳傘訓練，但隨後即和多數反共義士一樣在民國五十八年退伍，和榮工隊在台灣各地參與建設

第一節 入伍

本節將呈現四位受訪者受到國民黨以及共產黨徵召的經驗敘事。四位受訪者皆為四川人但入伍原因以及經歷背景卻有所不同，恰巧展現了多樣的面貌，讓我們藉此一窺受訪者如何從尋常百姓如何被大時代捲入戰爭而無法抽身的過程。

壹、陳安德：自願當兵（國民黨軍）

陳安德是四川窮苦人家小孩，民國十七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彭縣。小時候在鄉下讀過一年私塾。家裡面沒有務農的機會也沒有其他收入來源，連吃飯都成問題。生活在資源匱乏的底層社會讓陳安德十分受限，十六歲就自己投靠了部隊加入了四川當地的國民黨九十五軍，跟著部隊討生活。

貳、王易生：被迫抓兵（國民黨軍）

不同於前段描述的自願入伍，家住山上的王易生是在家門口被國軍「抓兵」進部隊的。當時正值國共內戰時期，民國三十七年共軍節節逼近四川。國軍在鄉里之間強徵男丁入伍，王易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迫從軍。

我做工回來，給我媽媽送米……，睡了午覺就準備去上工，往上班那裡走，結果我一出來，兩個人，把門堵到”砰砰”打兩槍！小孩子根本就沒看過～哼！打兩槍嚇得小便都嚇出來了。……結果，就把我抓住給我捆住了，好像綁小偷一樣！……國民黨把我綁走，我連衣服都沒穿。打個赤膊，我就穿個藍褲子。……這是可憐唉！我家裡什麼都沒有，賺個半個米養我媽媽養我爸爸，那麼慘忍把……這樣把我捆住。所以我講到現在我真正的心裏很痛心。（王易生）

王易生一家四口住在遠離城鎮的四川山上，天還沒亮媽媽和妹妹就出門割草，早上時才由王易生挑去鎮上賣錢換取食物。他說：「這麼遠換一斤鹽巴回來。三兩個錢，買那個燒餅，我一個人還不敢吃！」有時候王易生要去幫忙鄰家踩鹽水打零工。有別於家中這位勤奮的小兒子，家裡的爸爸則整天在茶館裡抽大煙。其

實，先前家裡還有有兩個兄弟，但因為早年的戰事離家而從此不知去向。王易生肩負家中經濟重擔，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強迫帶離開家無端捲入這些毫不相干的戰爭，心裡是充滿悲痛與憤怒。

送去驗兵我不夠資格驗不上，……那都……沒有槍高，哈！驗不上就把我丟在鄧錫侯的部隊啊。……我是不夠資格當兵啊！假如我夠資格一套軍服穿得成的話，我到緬甸去了！就不會到韓戰這樣。……簡單講句話。徵兵徵著野孩子。(王易生)

當時仍是小孩的王易生因為身高未達標準無法到正規部隊當兵。但負責抓兵的國軍仍然把這些孩子送去四川地方部隊充員。可見當時抓兵行徑的氾濫，農村男性無論老少都在抓兵隊伍的名單中。即便有驗兵的檢核機制，部隊也不會輕易「浪費」任何已經抓到的人力。合理推測，部隊認為這些「孩子兵」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與年紀增長過後仍然是戰場上的可用之兵，先把這些孩子留在部隊也可杜絕往後成為敵方的兵源。

根據王易生回憶，假如身高要是符合資格就會隨著另一支部隊被帶到緬甸去了，這和他留在四川後成為共軍並參加韓戰有絕然不同的歷史經驗。實際上這兩支部隊所延伸的後續發展，對王易生所帶來的都是遠離家鄉與異地作戰的不歸路。王易生也將隨著兵荒馬亂的時代離家越來越遠。作為一個沒有文化資本且社經地位低落的農村小孩在這樣的時代洪流中可能是毫無能動性的，只能在這樣的大時代中隨波逐流，在洪流中求生。

參、四川被解放，國軍變共軍

民國三十八年底共產黨進入四川，國軍九十五軍投降。陳安德和王易生雙雙

被編入共軍部隊。經過幾個月的訓練和重整隨即奉命到雲南圍剿當地的國民黨游擊隊，陳安德形容這批游擊隊是：「穿著平民衣服亂七八糟的隊伍。」由此顯見在雲南當地作戰的國軍部隊並非正規軍裝備和火力，戰況向共軍情是一面倒。當時身材矮小又年輕的王易生在雲南被賦予了一項特殊的工作，被化上女裝扮成小姑娘在大街上刺探敵情。

在雲南打國民黨時沒有配發武器，我是小孩子被化妝成小姐，在鄉村街上晃來晃去蒐集情報回來講，說哪裡有壞人哪裡有什麼。(王易生，田野筆記)

針對改旗易幟，前國民黨軍人轉過槍口來幫敵人打自己人的現象，陳安德和王易生並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在國共內戰時期，共軍時常將捕獲的國軍士兵「即俘即補」，立刻投入戰場當作補充兵來使用。他抓到你就是要用你，在這樣的情況下士兵的生命就像物資一樣被擺佈使用著。而這樣的默認也可能出於陳伯伯和王伯伯對於當時的國軍陣營並沒有產生什麼認同感與歸屬感。甚至從陳安德的口述可看到他對共軍照顧士兵的欣賞。他說：「共產黨部隊生活比較好，和國民黨部隊不一樣，我們睡覺還能蓋棉條。」老百姓和底層小兵對國共陣營的意識形態鬥爭不感興趣或者一竅不通。參加國軍或共軍對人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不同，自己只是隨著大環境或大部隊的集體意志所移動，是一種被支配的力量。

而兩大陣營同樣作為一種權力集團，為了討生活自願入伍的陳安德更能從中辨別其中的差異，從他提出共軍較優待的生活條件，以及國軍游擊隊是亂七八糟隊伍等描述來看，陳安德對後來的共軍更能產生認同感。但即便是較照顧士兵，共軍仍然是「利用」這些可用之兵來替自己打仗。當年十五六歲的王易生被帶到雲南，裝扮成小姑娘派到敵方勢力範圍去刺探情報。顯見共軍仍然利用了這個國軍部隊捕獲來的小孩來從事自己的「革命事業」，而不是讓他回家鄉遠離戰火。

共軍在動員和戰爭準備工作上同樣有開拓兵源的需求要處理，但相較於戰況節節敗退的國軍直接抓兵的手段來說，共產黨在掌握民心和優勢的環境下徵兵手法則較為從容且更為細緻，推陳出新的說服方法讓百姓進到部隊。雖說手段較委婉，但本質上仍然是不可違逆的徵兵事實。

肆、張秀實：遭鬥爭被迫參軍（共產黨軍）

民國三十八年共產黨全面取得中國政權，開始在各地實行土地改革。家住四川的張秀實家族被訂定為地主成分因而受到共產黨鬥爭，張秀實以及他的哥哥為此被迫參軍，在這樣的影響之下上了火線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共產黨講我們是大地主。清算鬥爭。那些……男的小孩子啊！都要去，抗美援朝！志願軍參加！共產黨講的志願軍！其實他是強迫我們去啊。當兵的……不是我們真的要自願。……清算鬥爭！逼得我們去……當兵打仗嘛！就是這個意思。……我兩個兄都去參加抗美援朝。我哥哥……唉到了戰場上沒……到了丹東，已經開始談判了。（張秀實）

張秀實還提到，除了土地改革所舉辦的清算鬥爭大會，共產黨在當地也舉辦各種講習課來宣導愛國主義思想，進而透過上課等方式來促使當地民眾從軍。他們擅長使用包裝過的言語來強迫拉人入伍，塑造出「自願」參軍的模樣。

他講是……這個自願啊，但是這是一種強迫的方法，強迫參軍的方法。以前我們南方人……四川這裡是南方嘛！南方人就是早上起來，吃稀飯！吃稀飯的時候啊，他就共產黨這些幹部啊就把你這些年輕的男人出來……出來訓話，講什麼什麼……參軍怎麼樣，如何如何……就來上課，上課也多久啦，這個要小便啊！要小便你舉手啦。共產黨就說：「張同志！他願意參軍！就是這個樣來地！」

欸！他的北方的方式是什麼咧？那北方人睡炕，這炕啊外面燒火。這個炕燒熱啦。燒熱啦皮膚坐著坐不住了……你就會動。他就會說：「嘿來！那位同志！他也願意參軍！」那就是這個樣！那個自願是他講的，不是我們自己講的，就是這個樣！（張秀實）

伍、王元：兵單徵召入伍（共產黨軍）

同樣在四川受到共產黨徵召的王元就是在講習課後被徵招入伍的。

到四月份，就來個通知給我母親拿到。那講我們要去參加那……去參加講習，講習我要為人民服務！我們兄弟四個沒有當兵嘛。他講你們四個兒子，都沒人去當兵現在去一個。我們就回去問我母親講怎辦！……那是武大隊長，……我講：「我去！」我母親講，我這麼晚結了婚，有小孩了嘛對不對？我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小我們著呢。那時候大那個弟弟大概十二歲嘛。（王元）

根據王元的描述，共產黨來村莊後改變了制度，鄉長變成農民主席。而底下增設了一個武大隊長專管軍事，他手下還有三十個武裝兵可以到處抓人。透過講習課來強調為人民服務的重要，藉以正當化徵兵入伍。當時由武大隊長將召集令交給王元的母親。王元家雖有四個兄弟，但除了老大王元之外其餘兄弟年紀都很小。參軍這樣的義務和責任因此掉到了最年長的王元身上。他為了趕在隔天中午十二點前到縣城報到，和母親討論後就立刻出發趕路，途中在姨媽家過夜一晚然後抵達報到地點。入伍後訓練四週，接著派去成都繼續受訓，和當地部隊合編成六十軍成為正規軍！

第二節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

準備赴韓參戰的志願軍六十軍整合了前國軍九十五軍官兵(陳安德、王易生)和解放軍新招募人員(王元)合編而成，上述三位受訪者皆隸屬六十軍 180 師。這支部隊並非單純的解放軍部隊，而是許多「前國軍人員」做為基底組合而成。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180 師在戰場上遭到聯軍包圍，多數官兵被俘。以下段落是受訪者針對戰前準備到被俘期間的經驗敘事。

壹、集結與訓練

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爆發，六十軍集結收攏在雲南作戰的部隊，準備開赴東北參加抗美援朝戰役。部隊從成都搭車到寶雞市，再轉到河北白頭鎮進行軍事訓練。王元記得當初是晚上訓練，白天住在老百姓家裡補眠。陳安德和王易生也提到了這場河北的訓練。

抗美援朝爆發後，我們向東北移動，過程中走路和坐車都有。大概在河北省附近發的一把水冷式步槍，在河北進行訓練，只覺得真的好冷！（陳安德，田野筆記）

那時候部隊要去出發去抗美援朝，這……一直學習怎麼打美國人，怎麼抓韓國人，哈！簡單講句話來啦！每一天都要開會！每天都要開會就怎麼樣抗美援朝，怎麼樣打……打這個美國人抓韓國人怎麼怎麼。⁵……在東北作了一個月軍事訓練。共產黨訓練。晚上出去去打野外摸韓國營的哨兵，摸美國人哨兵。在冰天雪地裡面趴呀！……趴人家怎樣，摸一下鼻子就掉了（笑）！（王易生）

⁵ 王易生表示後來在韓國作戰根本見不到美韓軍隊士兵的身影，在戰場上都是砲彈和汽油彈猛烈遠距離轟炸哪能看的見敵軍？真正見到美國人的時候就是被俘當天。

有趣的是關於訓練的部分，六十八軍的張秀實認為自己在抗美援朝前根本沒接受什麼訓練。除了配發一把俄製步槍有幾次射擊操作之外，其他時間都在往前線趕路。王易生則提到當初給他們上課的教官自己都不太懂俄製武器，整個參戰過程他只帶著四枚手榴彈、一把步槍和三發子彈。其他衝鋒槍等自動武器都配給了高大的偵查排使用。此時我們可以看見這批部隊從中國四川，長途跋涉到遙遠的中國東北準備進入韓國戰場。在趕路的過程中還得額外操練士兵以及發配武器。許多士兵對手上握著的外國武器以及訓練內容都還沒熟悉。分配到的彈藥也十分不足，從訓練過程與物質條件上來看對前線的志願軍士兵來說十分不利。

除了訓練不足與武器彈藥上的缺乏，抗美援朝才被徵召入共軍的張秀實和王元提到共軍部隊對資訊很保密，什麼都不跟他們說。連部隊番號都不講。

整個來講，是六十八軍！……其他詳細的，他都沒告訴你，那時候我也沒有受過訓練，不懂嘛……在軍事上不了解。（張秀實）

來那個部隊我們搞不……那不講！對啊！你問旁人單位那……不給不給講的～！他講，我那當兵，你知道你自己部隊去……自己單位去。大陸人……說……你就學著呢！……有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呢！……在裡面當兵我都不知道幹什麼。（王元）

王元和張秀實感受到自己當兵十分不受重視，當時共產黨為了徵兵用各種愛國理由和說法逼迫他們當兵，從原本成長的家鄉中硬生生被強拉進了部隊，但參軍後卻又什麼都不告知不理會。只是成為國家手上的一項資源任由國家擺布。王易生也提出他的觀察：「到韓國我們的長官都只有副的來，連長他們留在後方訓練新兵，都只有副的。」部隊資深的老幹部主官沒有隨隊到朝鮮戰場去令他感到

十分疑惑，長官不願身先士卒，讓王易生覺得自己去朝鮮戰場像是充當砲灰，是被部隊推上火線的犧牲品。從上述的敘說內容可以指出，三人當時參加抗美援朝時，和所屬志願軍部隊之間並沒有緊密的認同感。

我們那個時候那個……沒有時間那時……那時戰爭爆發了，緊急狀況的意思。五次戰役啊。那打得很緊張！我們就是等於去支援！他前面那部隊打垮了我們就是去支援……又……又被他打垮了。（張秀實）

此時從中國後方調往東北進入朝鮮戰場的志願軍六十軍與六十八軍，是要趕赴前線進行換防並參與新的攻勢，中共從 1950 年十一月入朝參戰後連續發起五波進攻行動稱為五次戰役，聯軍一路退卻到南韓境內的漢江一帶。此時從四川調配來的志願軍六十軍與六十八軍抵達前線，正好趕上中共發起的第五次戰役。

貳、開赴敵機狂轟濫炸的戰場

部隊從遼寧省安東通過鴨綠江進入北韓領地，由於當時朝鮮戰場的制空權控制在美國為主的聯軍手上，在空軍日夜轟炸的情形下，中國志願軍只能利用夜間摸黑行前進。這段從鴨綠江步行到兩韓三八度戰線的行軍需要走一個多月的時間。王元還記得第一晚剛過鴨綠江，就遇到聯軍飛機空襲的場面。

晚上過河之後就開始遭遇空襲。我們全部人躲進火車地道裡，北韓士兵跑過來說我們不能待在這裡。我們就罵他們說：「我們來這打仗是為了誰？」後來人來了越來越多大家才走出來。白天在松樹林裡挖散兵坑休息，連日空襲看到那路上的火車體都炸掉了，到處都是壞掉的車子和火砲，沒有一個空間。地都不能種了，看了都讓人搖頭。（王元，田野筆記）

和王元同樣是六十軍 180 師的王易生，對這段躲避空襲的行軍路途也有詳細的描述。

白天不敢走啊！聯軍的飛機大砲二十四小時都把你監控，炸彈丟下，機槍掃射……都是晚上走。……在韓國三十八軍撤退回來，都是殘兵敗將……他往東北走撤退！我往前方走……有些地方可以遇到啊。很少數啦。……(王易生)

……進到韓國第二天，連的指導員腿都給打斷了，他騎在那牲口上，因為一開始是平原。他在空襲的時候腿被炸斷了。還記得那牲口是跟西藏買的。……看到大樹幹（一個人可環抱這麼粗）被燒成黑炭，樹旁坐著一個人在那邊，半張臉是好的；半張臉已經燒焦了，靠坐在那邊。(王易生，田野筆記)

走進入朝鮮戰場立刻見識到聯軍狂轟濫炸的洗禮，從路上被炸毀的車輛與屍體，自己隊上的指導員也被炸斷腿；還有路上可遇見正在往後撤退的前線部隊傷兵。這些戰爭景象都刻劃在步步踏往前線的志願軍士兵心中，訴說著前線等待著大家的殘酷與可怕。

參、徒步上前線：一個多月的地獄行軍

一班一匹騾子，我是管那批騾子的。……負責……上駝、下駝。牠又搖又踢，我一個小孩子很不好用。牠揹著一包一包的物資，還有四個管子，估計可能是五零機槍。後來撤退時丟到山谷裡面了，人都管不著了還管騾子。(王易生，田野筆記)

當時年紀小，個子也嬌小的王易生在部隊裡時常被安排一些非戰鬥的雜工勤務。戰場上對士兵造成的危害，除了不時出現的敵人轟炸外，為躲避空襲而在北

韓境內的鄉野山路間行軍，二、三月份的寒冷氣候也給志願軍士兵造成嚴峻的考驗。

唉白天睡山上啊……這在山上自己挖洞啊！自己挖洞……挖洞自己睡啊。到六點鐘開始出發啊。一直走到天亮。還是在山上築營啊。在山上都自己挖洞。……越往前面走，冰天雪地的給一個小圓鋤根本都挖不動，挖不進去。我啦！我都挖不進去！我隨便找一個低低的睡在那個空……挖不進嘛！一個小圓鋤能夠挖？那是……真是根本都不想活了。打死個算了呢！……這樣抱著個態度的。(王易生)

士兵們吃足了苦頭，頂著敵人的空襲和寒風，日夜趕路走向一個可能害自己丟掉性命的戰場。此時活著很痛苦，有時都想令人放棄。關於戰場上的這段敘事，並沒有人談論光榮和國家意識形態。

過鴨綠江前吃炒麵，過江之後給生黃豆；之後高粱米，再來什麼都沒有了。晚上走路白天睡覺，白天還要出公差去後方領糧食。十二、三人的班要派四、五人去抬糧。等於兩天要輪班到一次。糧彈都往山洞送，要走去那邊領。一個人扛三袋，回來每個人配發吃的很少，在過江前還能吃到炒麵，因為東北安全可以煮，後來發的生黃豆吃了都要拉肚子。最後給高粱米。甚至沒東西的時候都要自己去找了。(王易生，田野筆記)

王易生說每天晚上六點鐘出發走到早上六點鐘，經過十二小時的行軍還不一定能睡覺。糧食供給越接近前線越差，這樣的生活簡直不是人過的。

肆、第五次戰役

抗美援朝期間中國志願軍與聯軍在戰場上拉鋸，依序以不同時期的進攻作為

一到五次戰役的劃分。180 師從四川一路挺進抵達朝鮮前線時正好趕上「第五次戰役」的發起，該師負責的戰區在漢江河一帶。

當時的戰況是美軍（半年前）剛切斷仁川。到了前線我們和美軍以及韓軍交戰，攻守陣地。那場面是飛機天上飛，高射炮在地上打。

我們接觸過美國人，美國人戰車來進攻，我們派人用手榴彈去車底炸。戰場都在那山坡地上，韓國多山跟台灣一樣。戰場上飛機來回掃射，接著榴彈砲轟炸，當時好可怕！！

（陳安德，田野筆記）

回憶起起戰役開打的過程，陳安德講述著戰場的可怕，空襲和砲擊鋪天蓋地而來。擔任步兵參與戰鬥的他還接觸了美國戰車衝鋒，志願軍用手榴彈炸坦克的戰鬥場面。慘烈的過程令陳安德邊講述，邊搖頭歎息。後來陳安德的健康開始變化，連續肚脹又腹瀉不止，在戰場上得了痢疾。直到被美軍俘虜前他都在傷病人員中。

中國志願軍過鴨綠江參戰後向聯軍發動五次戰役，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短短四個月的時間就將戰線從中朝邊境推回到南韓三八線以南。受訪者們參加的第五次戰役則是爆發在鄰近首爾（當年稱漢城）的漢江區域一帶。陳安德、王元和王易生所屬的六十軍 180 師因為指揮失當，深入前線又撤退不及。整師被聯軍包圍在漢江河南岸，面臨被包圍殲滅的命運。

伍、180 師遭到包圍

去到三八線，戰爭打不贏我們就向後退三天，結果部隊誤會成過河前進三天，都跑到砲兵部隊前面了，沒路了才給人包圍起來。二十多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軍隊。（王元）

前線？三十八度線我們剛好接近戰鬥，我當俘虜了嘛！我都沒……我都沒有打嘛！剛好接近戰鬥，部隊整個就人家包圍著，就投降嘛！對呀那聯軍，好像包花捲兒一樣，一層一層的給包圍到了，我們都沒有打嘛！……整個包圍啦。都是聽到槍砲都是天空飛機飛丟炸彈打機槍，沒接近戰鬥槍都沒打咧！那接近戰……都把你包圍著了你根本……那共產黨那武器怎麼樣熟練，發了個水冷式步槍。那美國那什麼槍啊？人家飛機大砲機槍，那個誰在……那個槍打沒有用啊！對不對啊？（王易生）

在包圍戰當中，志願軍士兵靠著簡陋的單兵武器來面對聯合國部隊空軍轟炸和砲兵炸射。軍事力量上的落差，讓參與第一線作戰的老兵回憶起來滿是無奈。根據解密時刻還原當年 180 師在包圍圈裡的決策，師長下令打破建制分散突圍。其意思就是潰散逃跑，各自求生。王易生還記得分散突圍命令下達當天的情形。

陸、突圍命令變成四散逃命

當我們部隊被包圍了之後，團指導員他難過，趴在地上哭。因為打敗仗了。當初砲彈像下雨一樣。……（王易生，田野筆記）

……大批的部隊開始出發的下午大概五點多，密密麻麻出發了。他那宣布，把重的東西丟掉。包包裡頭的新衣服……拿出來穿，身上的衣服全部脫掉。我們小孩子不懂啊！我爬了摩天嶺，開始上半夜他出發，他宣布的時候他說：「我在前面帶隊！你聽我的口哨。」他吹咻咻咻咻咻咻！他說口哨響你就往那個方向走。那時部隊慢慢走，年輕人嘛！都聽到前面，上半夜十二點鐘以前排長咻咻咻！天又下雨，有打雷有砲彈。都不知道什麼是砲彈……是什麼。過了摩天嶺，上半夜還聽著吹著口哨咻咻咻！到下半夜，什麼也聽不到了。你下半夜聽不到了後，前面也沒聽到指揮咻咻咻的啊！都亂跑了，有路都亂跑。上山下山，上山就抓著那樹根上面吊，下山抓著樹根向下滑。到天亮了，那個眼睛啊……全部是泥巴。

哈哈……好殘忍喔！唉呀真是慘。(王易生)

180 師被包圍後，最受打擊的是包圍圈裡政戰體系的指導員，他為此還痛哭失聲。聽命行事的基層士兵還沒意識到時局的不利，王易生說：「潰散前要求把新衣服從背包裡拿出來穿上……背包什麼都丟掉。舊衣服從入朝都沒換過。」這時才知道是最後關頭，部隊要散了。此時部隊指揮體系框架逐漸從士兵身上淡出。當晚帶隊官就在雷雨和砲聲交加的深山裡失蹤。此後到被俘期間，王易生和其他四散的志願軍士兵都是以個人求生而獨自奮鬥著。

柒、河面在燃燒、遍地是死屍

過漢江河啊！他就是發現目標了，他燒了丟在那火裡面了，那汽油水也燒的動……過漢江河。美國飛機丟的。聯軍丟的啦！……

……他過那個河。白天，偵查……他叫偵查排去偵查好了。哪裡能過……水淺！哪裡不能過！他牽那個電線……一小抹繩子，水一沖就沖斷了嘛！才牽他順著那個線走……水一直淹！一直淹！一直淹！前面有匹馬，我就把那馬尾巴……我過去。不是那馬我現在吃了水早就死掉了（笑）。(王易生)

聯軍為阻止 180 師向北逃竄，在漢江河投擲汽油彈，此時連水面都燃燒了起來。王易生趁夜摸黑渡河，過程中還險些溺斃。

一過了那個河，走了大概有一個鐘頭有一個火車洞，裡面睡了幾十個人。我看到裡面……齣！不錯很暖活一些稻草，我就在裡面就睡覺。睡了第二天早上八點鐘太陽曬得火車洞裡面，全部是死人！我跟死人睡一晚上（笑）！

那是個衛生連，在那火車洞都是看病人的嘛！掛傷的呀！掛彩的呀！我睡到天亮了，

睡了……整個都是死人，我跟死人睡一晚上……哈哈哈。(王易生)

逃亡過程中所經歷的的砲擊、渡河的危險以及山洞裡成堆的死人，都顯示到處存在著死亡威脅。王易生談論這段險象環生的經歷時總是微笑看待，在當時的環境死比活著更難。他認為自己大難不死是運氣使然。

走散囉！誰也不……你也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嘛！唉！一個人啊！看到阿兵哥就跟人家屁股後面跑這樣的（笑）。也不知道在什麼位置，看到前面有阿兵哥就跟。你前面我就跟在你屁股後面。唉！那麼……小孩子懂什麼嘛？沒讀過書，沒受教育！（王易生）

當時的路面較高，旁邊有兩條水溝。人都躲在溝裡。飛機一來掃射就這樣（笑著比出沿著水溝掃射的手勢）。……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兵躺在地上。他的腸子被打出來了，在那邊叫……。我見他身上背著一袋炒麵，二話不說衝過去抓著那帶炒麵就滾下斜坡去了（笑）。……沒辦法，為了求生存啊！那袋炒麵大概吃了兩餐才吃完喔！……他那傷口估計是五零機槍打穿的……我也不知道。(王易生，田野筆記)

被俘前的各自逃難求生，誰也顧不了別人。遇到任何事情只能自求多福，各憑本事熬下去。王易生時常說道：「小孩子（當時的自己）什麼都不懂……又沒受過教育！」這樣來訴說自己置身在當時的情境和場景，但當下並沒有足夠成熟的判斷力和背景來支撐他處理眼前的難題。這樣的說法也透露著自己認為，小孩子根本不該上戰場；根本不該出現在那樣艱苦又危險的環境下。因此他只能跟著其他眼前所見的「大人」來行事，寄託他們的智慧來提高自己的存活率，或幫自己脫險。

第三節 戰場被俘

部隊潰敗時指揮系統已經失靈，軍士兵們四散在荒野中逃竄只能靠自己的雙手為自己找活路。經過一段時間的逃亡過程，等待著死亡或是被俘的結果。

壹、王易生與王元的被俘經過

被俘前一晚在(距離路面三層樓深的懸崖山溝)裡睡，睡在石頭縫躲砲彈。早上八九點鐘太陽曬進來好舒服，上面路上有個美國白人站衛兵看到他，呼喊著要我出來。……我……一下山，有一個村子差不多駐了一個營的部隊在那村邊上。都是阿兵哥，都坐在那裡把頭低頭……哈！都是集中了。(王易生，田野筆記)

把我們包圍到，一講我們也不懂。這槍……站得那樣……我們的槍也丟了嘛！以後馬就……一包圍到，衣服通通就脫掉，我們穿那個衣服頭髮也長，這頭上都長蟲子了。那個衣服好多都長……長那個蟲子。那衣服脫掉，頭髮這樣剃光頭。剃光就丟到那火裡去燒啊。那衣服什麼都脫掉，換新的。那穿的換得什麼都沒有了！就是那樣嘛！（王元）

此時的聯軍正在逐步縮小包圍圈清理戰場，六十軍 180 師除了師長韋杰與幾位幹部藉著擁有火力的偵查排士兵，前文提過這些士兵高大且攜帶衝鋒槍等武器，與長官們成功突破聯軍包圍回到共軍陣地（美國之音，2015）。其他多數官兵被留在包圍圈中淪為俘虜，獨自面對戰敗的不名譽與被俘後充滿未知的前景，俘虜們集中坐在地上低頭不語。

嘿嘿……我們是命還不錯！美國人把我們抓到的。……唉！韓國人最……最恨我們，

這一捅！哈！美軍俘虜的。韓國軍抓到的，刺刀馬上把你捅死的。(王易生)

被美軍俘虜，反而成為讓王易生認為自己運氣極佳的一件事。他認為自己這樣才存活了下來。因為如果被韓軍俘獲就會當場被殺害，合理推測來說中國志願軍出兵幫著南韓的敵手干涉朝鮮內戰，南韓軍勢必對這些「多管閒事」的中國志願軍不會手下留情。而另一可能想法是出於認為美軍較有人道精神且優待俘虜等看法，在往後描述戰俘營的敘事中可聽到受訪者們就這點對美軍有極好的評價，反倒是同屬亞洲的韓國、印度甚至是中國守衛（由戰俘充任）留下較差的印象。

貳、張秀實的戰鬥與被俘

王易生所屬的六十軍 180 師正對美軍交戰，因此戰役結束後遭美國士兵俘獲也是理所當然。分屬另一支部隊但同樣參加第五次戰役的張秀實則是在交戰過程中遭到南韓軍俘虜，他所屬的志願軍六十八軍也在漢江一帶進行陣地防禦戰。

第五次戰役就是那個…… 山上防禦嘛！挖工事、修碉堡、挖戰壕！……到了三八線了，聽到砲響了。……我們守那個漢江。……這個美國人他來攻啊！……唉！那美國人打仗都是先用炮啊，用飛機來轟炸那個山上，唉！他就這樣炸我們。他們有（武器）那時……共產黨還沒有啊。……打到我們……到了下午……五六點鐘啊。那天快要黑了，太陽快要下山了，打垮了大家……各跑各的，誰也不知道誰，嘿嘿嘿嘿。(張秀實)

部隊潰散後，初來乍到朝鮮戰場的志願軍士兵對陣地周遭的地形十分陌生，只能四處遊走找機會回到共軍陣地。逃跑途中張秀實還遭到南韓軍從山上射擊，肩膀挨了一槍，索性找了個隱蔽處躲到天黑。

那個時候（快）天黑了……我就躲在那個爛房子裡面，一個草房子。天一黑了，我出來又走，唉！走啊走……我就碰到我們那個連裡面那個連長。我聽到他講話的聲音。唉！我說：「我們回去還要好遠啊！」唉！他（連長）說：「翻過那個山就到啦！」我說：「唉呀！那麼快啊！」我高興的不得了！他（連長）也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那糊里糊塗地走……哈哈。

因為你是在外國那個領土上，地形不熟悉啊。都是亂跑，結果亂跑跑跑……跑到韓國人那個陣地跑到他的邊緣去了（笑）……他那一聽到外面有走路的聲音啊！就知道那一定是我們嘛！……他（南韓軍）就……他就講韓國話啊……拿手電筒去照！他每個人都有手電筒啊！一照我們就趴下啦，就不敢動啦！搜索到你面前啦，呵呵。就沒辦法了。走不了啦。（張秀實）

張秀實與連長一同在韓軍陣地前緣被南韓士兵給俘獲，他的命運並沒有像王易生所想的那樣會被韓軍給當場殺害，而是送到漢城（現稱首爾）的醫院治療他肩膀上的槍傷，並於一個月後康復出院送往關押志願軍的鐵絲網營地集中。

當年的張秀實雖然肩膀遭機槍子彈貫穿，但他在敘述這段過往時卻輕描淡寫說道只是「輕傷」。這樣的定義令筆者感到驚訝，也許對於這些曾經實際參與戰爭經歷過同袍陣亡與見過屍體遍布的沙場老兵來說，只要能夠出院，不會造成生命危險或身體殘缺的傷口就是「輕傷」。

小結

在本章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小老百姓在各種經濟和權力的弱勢下被迫抓進了隊伍捲入了戰爭來為當時掌政的陣營服務。我們在第一節的抓兵過程中看到國

共兩大陣營軟硬兼施利用各種理由徵招男丁來補充兵員，其目的是將之作為戰爭資源來使用，單純以工具理性來宰制人民為其提供服務。過程中為合理化強制抓兵的手段，國家會美其名給予役男榮譽頭銜和愛國教育的灌輸來鼓吹上戰場，用神聖的使命來掩蓋抓兵的赤裸國家暴力。而這樣薄弱空虛的愛國主義外衣，在進入部隊服役時期以及戰局不利的情境中最能感受到它的脆弱與虛假。尤其在部隊被包圍時的兵荒馬亂情境下，看到部隊指揮官為求自保夾著優勢的武力和彈藥強行突圍，拋棄多數的基層官兵任其被包圍的敘事，更顯出受訪者在這段戰爭過程中，這群從百姓被徵招上前線的基層士兵如何在結構的互動下所呈現出被支配過程和工具理性的利用，其價值在宗祖國眼中不過是一項利用或拋棄的一項「軍事資源」而非珍貴的人命來看待。



章節目次

第五章 暗潮洶湧的戰俘營

第一節 在鐵絲網中的日子

第二節 鬥爭

- 壹、 戰俘營的鬥爭：爭食物
- 貳、 戰俘營的鬥爭：爭權力
 - 一、 俘虜擔任警備隊員
 - 二、 衝突、打架與殺人
 - 三、 王易生日睹廁所殺人場景
- 參、 戰俘營的鬥爭：成群結黨的組織
 - 一、 地緣區分派系
 - 二、 意識形態區分派系：反共組織的成立
 - 三、 組織械鬥的發生：「懸旗事件」
- 肆、 戰俘營的鬥爭：台灣派來的政工人員
 - 一、 給我們上課的「朱老師」
 - 二、 錯縱複雜的權力／利益關係
 - 三、 台灣慰問團的來訪
- 伍、 戰俘營的鬥爭：發起全體刺字行動

- 一、刺字意義
- 二、究竟是「自由參加」還是「集體命令」？
- 三、刺字經驗
- 四、受訪者認為的刺字意義與目的

第三節 甄別

- 壹、巨濟島甄別
- 貳、被拍桌質疑：「為什麼到台灣？」
- 參、別當跑錯邊的戰俘！

第四節 中立區

- 壹、戰俘對印軍的偏見與衝突
- 貳、台灣輿論對印軍的撻伐
- 參、「解釋工作」的進行
- 肆、解釋代表團難以進入營區
- 伍、有組織地阻撓共方代表
- 陸、解釋工作期滿，戰俘們步出中立區

小結

第五章 暗潮洶湧的戰俘營

戰俘們進入戰俘營這樣一個特殊場域可謂是權力關係的大洗牌。原先在志願軍部隊中的階級身分和政治正確的位在聯軍掌權的戰俘營中可能被完全顛覆。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重點是戰俘自治的政策，營區內的戰俘警衛人員由戰俘推派形成，這也間接促成戰俘間權力角力和鬥爭的場域，其中夾雜著各種利益與複雜的政治鬥爭事件，成為本章節要觀察和探討的重點。

第一節 在鐵絲網中的日子

第五次戰役過後，被聯軍包圍殲滅的六十軍 180 師（王元、王易生和陳安德所屬部隊）共五千多人被俘，該戰役是韓戰爆發以來志願軍被俘最多的一次。戰俘們先在戰場經過簡單的盤查審訊後直接送到臨時營地等待，隨後送往漢城或釜山等地集中管理，最後才遷往巨濟島和濟州島上所興建的戰俘營關押。

大概七八十個人到那小屋，差不多兩三點鐘的時候，都把我們往釜山送。釜山他有那個集中營。鐵絲網已經牽好……抓關俘虜兵的，都把我送到鐵絲網裡面。……也是沒房子住在野外啦，鐵絲網圍著地方，好像沒有，現在動物園一樣，哈哈！……美國人……他們講話我們也不懂，我們講話他也不懂，他把你抓到就把你，好像當犯人的看待了，簡單講句話了，你要守秩序。（王易生）

大概……就在那個釜山住，住了三天還是四天。晚上嘛……反正有東西來妳拿到就吃嘛！拿不到就等。過了十天馬就……坐船，就到……巨濟島！巨濟島就在那邊搭帳棚，就在那個住帳棚，那麼……就那個美國人打飯給我們吃嘛……那個人家……拿什麼就吃什麼嘛！那裡有人供給我們嘛。唉！（王元）

往哪裡都是鐵絲網……有大鐵絲網，小鐵絲網。五百多一個鐵絲網，就在那裏面生活……裡面都是美式帳篷。(張秀實)

被俘後的王易生覺得自己就像是被捕獲的動物一般，讓人關在鐵絲網裡面限制行動自由同時也被人監視著。最重要的是聽話和守秩序，美軍叫你做什麼你就做，讓你吃什麼你就吃。

冰天雪地，衣服都沒穿吡咧！就像我們在部隊當兵發了個短褲頭，染的紅紅的。冰天雪地我們穿這個。你到俘虜營為什麼他要染紅什麼道理？怕你跑嘛！目標大嘛！五層鐵絲網你能跑嗎？周圍到處都是剩下戰鬥部隊看你……冰天雪地咧！真是……講到這樣又要哭咧！那個沒把你當成人！（王易生）

在酷寒的韓國戰俘營中，穿著被標記紅色的短褲受人監視著。戰俘們的生命價值和尊嚴都被忽視和抹煞了。對王易生來說穿上軍服捲入戰爭完全是出於非自願和無奈，現在又被抓來像罪犯一般對待，複雜的情緒以及悲痛難以宣洩。

開始啊，去工作對不對？每天去撿石頭。……那美國兵帶到我們去撿那個石頭大的，車子壓那麼大塊去鋪馬路啊。改天幾次，今天去美國兵……兵營裡面幫那個打掃清潔；明天嘛去撿石頭。去那個海裡面去撿石，扛……海邊那扛石頭。扛石頭回去修我們的房子。……在巨濟島住帳棚嘛！（陳安德田野筆記）

……去海邊，那就炸了石頭我們就去撿嘛。撿從海邊上來繩子一拖，拖完了派工兵，工兵就給我們取。那個上面蓋木板鋪那個柏油，要不然不能住啊，因為冷啊對不對。大概……就把那房子住一年多快了。(王元)

由於戰俘人數眾多，在島上只能先住在臨時搭建起的帳篷，同時每天還要被動員來親自打造關押自己用的戰俘營房和高牆。

吃飯吃不飽。一餐吃那麼大個飯糰（拳頭大小），餓得腸子都餓掉了很痛苦啊。一天到晚在海邊，給人扛石頭在海裡給人摸石頭。有些在海裡摸石頭他就不上來了，他就自殺了。就這樣的咧！過了三年多那種生活慘忍不慘忍？他說為什麼不給你們吃飽？說你們是罪人！我們小孩子懂什麼？結果我們在裡面，鐵絲網關了三年多。……

……看守裡面都是自己人維持秩序，外面都是韓國人……機槍架起這樣，有時候沒水喝，天熱。那個餿水溝裡，臭水溝裡面小便，當那個髒水。只要我們那個罐頭盒子我們那個，我們不是一個禮拜發一包那個和平香菸嗎？後來在那邊抽香菸，那口乾了沒水喝，拿了個罐頭盒子拿包香菸，那韓國人在上面站衛兵。（對守衛喊）：「邀波邀波，摩ㄟ摩ㄟ」。他叫你沏，你才在勾著根管子或舀點水起來喝，不叫你沏你勾鐵絲網他開槍打你。（王易生）

在戰俘營中食物配給不均，加上粗重工作消耗體力使戰俘們飢腸轆轆。王易生提起當時連喝一口水都很受限制，必須對聯軍守衛放低姿態示弱才能享有喝髒水的權利，不然可能會挨子彈。志願軍戰俘的自由、尊嚴、信念都受人宰制或剝奪，在這樣艱困的環境底下有些人失去了生存目標而選擇了自殺。

第二節 鬥爭

戰俘營中所發生的大小鬥爭，影響和改變著許多志願軍戰俘選擇「回大陸」或「回台灣」的結果。各種利益和意識型態的糾葛都夾雜在接連不斷的鬥爭事件之中，其影響在「志願遣俘」歸屬的懸殊結果之上。

壹、戰俘營的鬥爭：爭食物

那時吃飯吃不飽，吃的是什麼？大麥米！一個拳頭這麼小的，是小碗飯。白天又出公差，哪裡吃得飽？美國人對我們是不錯，我們偷拿食物，把米綁在褲管裡面帶出來，美國人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陳安德田野筆記）

照正常是可以吃飽的，可是……那不正常。講一個……講一個，我們中國人害中國人喔！那有些……當俘虜官的，中國人當俘虜官（戰俘自治）。比如說你去工作派你去打飯，你這個俘虜官多舀一點啊！對不對？就扣我們的。這……你給我們疏一點這個可以……多舀點，……一個碗都一樣大。對不對，我們疏一點，你就舀到那個碗就扣了……那舀飯不行。你不……啊！對不對，那就當兩碗了！敲定了這樣一看……。疏一點，那就舀那個湯；少一點，菜就多了一坨。有些就一碗湯！唉！那個不要講了，一講就那個難過了。對啊！那個……三年多，開始的時候很苦啊！（王元）

根據王元的說法，其實戰俘們的基本食物配給量是夠的，只是問題出在特權所造成的食物分配不均。某些掌權的志願軍戰俘透過權力脅迫和職務之便的方式來拿取較多的糧食，剝削了其他多數人所配給的份量。有趣的是，在這樣內鬥的環境裡，反倒是美軍人員會默許戰俘們偷取食物來充飢，針對俘虜出公差時偷偷夾帶糧食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此我們可以看見戰俘之間內鬥的影像浮現，營區內的中國戰俘自己人害自己人，反而作為外人的美軍是相對友善的一方。

在裡面還要爭權奪利的呀。當小隊長，吃滿碗飯。我們隊員吃，吃那麼大個飯糰一餐。一天兩餐兩個飯糰，那怎做我都要……腸子給雞腸那麼細。後方那個米花（剩菜殘渣）……大家都在搶，打得頭破血流的（笑）。（王易生）

擔任幹部的華籍戰俘們爭權奪利，底下的俘虜兵弱弱相殘。透過各種方式來爭搶資源謀生，連洗飯桶時掉落的飯粒都可以為此大打出手爭搶。在這個複雜的環境底下「爭權奪利」鬥的不可開交，規模和手段的殘酷也不斷升高。

貳、戰俘營的鬥爭：爭權力

一、俘虜擔任警備隊員

韓國戰俘營的管理方式依據日內瓦協定而訂定，房門外的武裝守衛由韓軍和美軍配合擔任，營房內維持秩序的「警衛」或「俘虜官」是志願軍戰俘自己推派人選來擔任。

都是我們那裏面的人分一些出來的啊，我們那裏面的人挑選出來的，啊……要我們四個人，要我們當班長……欸，就是這樣嘛。有的是部隊派下去的，就這十幾個人，選那是比較可以伺候的，就叫他來做。欸！（張秀實）

我們戰俘營裡面什麼自己選的大個子維持秩序嘛！外面都是……韓國人，搭了個鋼棚站位，機槍架起……他監視你嘛！裡面……裡面內部都自己，自己派的嘛！你沒有訪問老魏，他不是在里面當警衛嗎？你要維持秩序嘛！要維持自己人的秩序。

我不認識他，我到這裡來才認識他……那誰也不認識誰的。那個警衛……一天每個帳棚都要查，看裡面……有沒有三個一堆五個一群在講什麼東西的……警衛隨時會……因為他們負責的，他吃滿碗飯！他總是吃得飽，他每個帳棚都要去鑽鑽著看。（王易生）

被選作警衛和俘虜官的人需具備某些特質，有些是身材魁梧有體型上的優勢便於處理糾紛。張秀實所描述比較「可以伺候」的人，我把他解讀為比較有執行

能力的人。能夠貫徹執行更高階俘虜官所下達的工作，不過這個執行者還必須是個聽話的人才行。

在台南榮家的魏殿臣就曾經擔任過戰俘營警衛，王易生說他曾在營區內看過老魏⁶只是印象不深。想起當時擔任警衛的老魏有不可侵犯的權威，如果亂彈菸蒂或其他違規，他就在地上畫個圈叫你趴在那邊處罰，很兇的呢！。王易生還說他們吃滿碗飯，所以職責所在。

俘虜官和警衛雖然本身也是戰俘出身，但他們在位階上比一般戰俘更有權力。除了秩序維護和資源分配外，甚至也連帶掌握了營房內的話語權控制了營內的意見和思想走向。因此俘虜官的位置左右了支配關係，這也是為何在戰俘營建立初期引來許多派系團體的爭奪和挑戰這樣的權力位置。

即便是握有權力的俘虜幹部和被管理的俘虜兵形成上下階級，但也未必和主掌營區的聯軍合作，有些戰俘營內的俘虜官和底下的俘虜兵連成一氣與聯軍展開對抗，在戰俘營內繼續進行著屬於他們的「韓戰」。⁷在北韓俘虜組成的營房有較多這樣的情況。

二、衝突、打架與殺人

一開始，鬥爭啊！好像……這個你報告我，我報告你這樣慢慢慢，我不講話，晚上就

⁶ 老魏本名魏殿臣，甘肅人。早年參加國軍馬步芳底下的馬家軍（西北軍），後來隨志願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在部隊潰散和同袍在戰場四竄找食物時被砲彈炸傷，後來被一名高大的黑人美國士兵將他俘虜，並告訴他很安全立刻可以後送到醫院治療。在戰俘營裡擔任警衛，根據他的描述，他選擇來台的原因是因為他曾經是國軍人員，所以不選擇回中國大陸。爾後在台灣有過幾次自殺經驗，他說沒有情人、錢、工作，甚至連吃的東西都沒有，所以不想活了。老魏是本研究在榮民之家的第一個受訪者，但後來因健康問題影響歷經開刀和住院，講話十分吃力又難以辨識。只留下一次訪談紀錄，剩下的就要靠其他榮家戰友的記憶和描述來拼湊老魏的故事

⁷ 根據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的紀錄片：志願軍戰俘第二集》所描述的戰俘營情況可以看到，多數北韓戰俘繼續在營內團結和聯軍進行對峙和抵抗，由親共派掌控的中國志願軍 71 戰俘營也是如此。

刮下來，帳篷竿子打下來，打得唏哩嘩啦的！

……這個當小隊長不是可以吃這麼大碗飯可以吃得飽嘛？我們小兵這麼大個飯糰（拳頭的手勢）麥子還不是大米喔……大麥，這麼大個飯糰。他有的跟現在我們在台灣有的啊……爭搶鬥要當小隊長啊。就在裡面就鬥爭，你鬥爭我我鬥爭你。晚上……搭了個帳篷，把帳篷竿子拉下，打得唏哩嘩啦的。我嚇得啊我……我把帳篷丟掉。我看到……我看（笑）……幫著幫到我只有看！弄不好那要把你丟到廁所裡面！（王易生）

開始打的時候，沒有武器嘛！用那個帳篷，那個撐帳篷那個竿子嘛！這樣大那樣高的撐的……拿那個竿子打。還有那個……搭帳篷的，掛繩子這個……這樣長那個，拿那個打。圓鋸十字鎬，這就武器嘛！（王元）

戰俘營裡面的鬥爭從打小報告開始這樣的間接手段來展開鬥爭，進而演變成拳腳正面衝突。在這種大人們打群架的激烈場面，當時年紀輕的王易生不敢有任何涉入，全聽掌控局面的大人們來支配。哪邊人多打贏了就聽誰的。

啊我們哪的……沒有我們，我們小孩子根本都不知道，我們只有一個……不講話，大人啊……替我們守我們的……我們不講話！你講話……你講話了人家就看。大人也是，好像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的嘛，你三兩個人在講東講西不也，我們只能看嘛，不能亂講嘛！對不對啊？我們只有這樣的嘛！

……我們在戰俘營反正我們不講話的。除了做工之外沒有誰會呢，你睡覺然後我一直在講……？對不對？（王易生）

戰俘們除了平常外出做公差時會聊天講話外，其他在營房內閒暇時間大家都避免交談！因為說話存在著風險，你若敢亂講話人家就會記住你，因此最安全的做法是閉嘴，不要隨便表露自己的態度。

三、 王易生目睹廁所殺人場景

其實在戰俘營內也不太有人過問你的想法，一方面來說戰俘們出於自保會盡量避談這類的話題甚至也不聊天。再者真正掌握權力的俘虜官也從不過問戰俘們的個人意見，只要命令下來執行就好，個人意見在這裡無足輕重。支配者所下的決定就代表了營內全體人的意志。然而其權力的基礎是來自於營內的種種暴力事件和恐怖統治手段所促成，王易生就提到曾親眼目睹深夜在廁所內的殺人場面。

有天晚上……那冰天雪地，有天晚上我起來解小便，那寢室裡面的帳篷不能解，非要到警衛……站警衛的那個地方再來解……有一天晚上我出去解小便，有個傢伙，把那自來水開開，……有一個人他躺在那裡，兩個人用鋼絲刷子刷這個（腳底）……，刷他的就……刷！刷！刷那個傢伙冒白泡……的慢冒白泡……那不翹掉啊？冰天雪地！（笑）

……裡面……你你你只能什麼話都不能講！你講話齷，很簡單晚上都把你丟到廁所裡。這是我的經驗，我親自看到的。其他我沒看到！……反……反反反反正你在裡面什麼話都不要講，唉！你只能……問你什麼你就講什麼……你除了出公差出去之外，不出公差回來噢。你只能相著自個兒，有聲不出，沒什麼工作都躲在帳篷裡面去。我像這樣……就這樣。（王易生）

生命威脅展現在戰俘營的每個角落，殺人場面時常可以見到！他們也不會刻意隱瞞這些私刑的消息，讓恐懼廣泛地蔓延，深深烙印在每個戰俘心中。今天有戰俘消失，明天也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這些死亡威脅都是玩真的。這也使得大家往後的言行舉止更加謹慎小心，對任何事情都保持沉默。統治者也更有效地剷除異己進而掌握了全體人的意志。

在戰俘營裡面美國人一個禮拜點名一次，他在前面數排數來計算人頭，後面中國戰俘在跑補位，因為人不夠嘛！晚上被丟到廁所裡面吃大便，殺掉的屍體都找不到了。（王易生，

田野筆記)

即便是過了六十年後的今天，訪談者陳安德對於戰俘營內的這段恐怖迫害的過往歷史表示不願多談。但同樣在戰俘營的張秀實有不同的觀察，他認為他所處的營房受到同鄉戰俘的保護，因此他們內部少有血腥衝突的發生。

參、戰俘營的鬥爭：成群結黨的組織

一、地緣區分派系

那個在俘虜營，你是北方人和南方人那有什麼不對呢……那個就打架。誰……誰多誰就勝嘛！那個都這樣。結果一打嘛……我們四川打贏了。那個好多，大隊長啊！中隊長啊！小隊長嘛！那都就我們是的。以後……陝西人又打贏了。可能把我們打垮了，唉……嘿那打死好多人啊！誰……誰管？（王元）

鬥爭這是……打架是有啦，但是那時候是，……我們那個大隊沒有。因為我們那個大隊都是四川人很多，都是我們家鄉人。嘿！大家這個……這個中國人他有那個地域關係。嘿！你是四川人，你是山西人，他是東北人……那這就不行了（笑）。嘿他老鄉嘛！講話都是那個……你什麼東西講話好講。事情大家都馬馬虎虎，呵呵。

他那是以後分……分開了，人家是要「回台灣」，要「回大陸」的。⁸他是分開了。唉！你那邊是回大陸的。嘿！這邊是回台灣的。他那個……經過那俘虜營馬路上，當然你回台灣的就用石頭來打他們啊。就是這個樣。嘿！不是什麼兩個對面打起來。（張秀實）

戰俘營內爭權奪利的鬥爭比的是拳頭和人數，在這樣看似失序的衝突環境底

⁸ 「回台灣」與「回大陸」的區分是受訪者的慣用講法，分別代表著親共的大陸派與反共的台灣派。

下其實還是可以從細微之處看到新的權力規則逐漸浮現，好比說重視地緣關係的華人文化在這樣的環境中就率先發揮關鍵的影響力。來自相同省分的戰俘們群聚在一起彼此照應，同鄉內部之間的衝突矛盾也能很快化解。相同省籍的戰俘們凝聚成一股力量來和其他省籍的團體互相較勁。

二、意識形態區分派系：反共組織的成立

然而，以省籍劃分的勢力後來又被更大的勢力給吞併取代，也就是「親共」與「反共」兩大意識形態集團的鬥爭。小團體逐漸靠攏在更大的兩派陣營底下，框架超越了原先的那層地域關係組織，但省籍的地緣關係並沒有消失，只是融入在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框架底下繼續運作，繼續靠關係網絡拉攏同鄉來加入壯大自己的集團。

就是在……剛到俘虜營裡面，沒有打架以前喔！在巨濟島，我們那個……那俘虜官，我們的人……我們一道出來的嘛！……那一大隊長就講嘛……那說：「你不能再跟他……跟著回大陸去了！」我講：「唉！我們要真的回台灣？」他說：「你看國父，在外國成立那個……對不對……同盟會，那個同盟會啊！對啊！那我們一樣成立反共抗俄同盟會，唉！就要跟那些人走。唉！你可以參加了這樣。」就這樣他講的嘛。大家老鄉嘛，對不對那個都講認識，還有一大隊長那一講……啊。去參加以後，參加那個就……偷偷摸摸的嘛。（王元）

當四川人掌權當上俘虜官後，就立刻找了同是四川老鄉的王元來加入他們的「反共抗俄同盟會」。⁹王元就這樣在同鄉的勸說下進入了「反共陣營」，確立堅決「回台灣」的目的，並且被組織提拔為戰俘營小隊長。¹⁰在巨濟島關押初期的

⁹ 根據國防部所出版的《反共義士奮鬥史（上）》所記載，八十六聯隊的反共組織全名為「反共抗俄青年同盟會」。早期成立於濟州島，是三大反共組織（又稱愛國組織）之一，其建制完善且工作進行十分順利，因此該組織持續運作至反共義士來台前夕才告終。另外兩個反共組織分別是第七十二聯隊的「中國國民黨反共青年救國團」和七十二聯隊軍官大隊所成立的「國民黨六三支部」。

¹⁰ 小隊長是俘虜官之一，一個小隊下轄六個班，每班約十名戰俘。

親共派與反共派鬥爭還未明朗化，甚至是親共勢力保有上風的時期。反共組織的成員只能以地下形式偷偷摸摸的互相進行聯繫，直到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日所爆發的「懸旗事件」¹¹過後反共組織才翻轉了戰俘營內的局勢獲得主控權。

三、 組織械鬥的發生：「懸旗事件」

反共與親共戰俘的鬥爭最終演變成械鬥衝突事件，其導火線是民國四十年的雙十國慶前夕，反共組織主張在戰俘營中升國旗慶祝而引起親共戰俘的不滿。雙方人馬爆發了激烈鬥毆，結果親共派遭到壓制並有多人被逮，從此確立了反共組織在戰俘營中的支配權。

巨濟島那個我們，回台灣的還有我們回大陸的去打架嘛！有沒有聽講？巨濟島我們升國旗嘛！……升是那個頭一年嘛！四十年嘛！……十月十號。喔！要升國旗。回台灣的，把國旗啊這些拿進去，那個教堂嘛！教室啊！上課那個大的地方，我們講那升國旗嘛！要唱國歌……什麼這些。有些要回去的，就講不行！不准升就打架嘛！兩邊打架……打……打死很多人。對啊！

那個打死了很多人，那個……美國人看到不行了那就，戰車啊……韓國那個崗位就機槍架起，戰車開來包圍起來……要動手，那一講……打死了……我們自己打自己嘛！打死了誰……你就活該嘛！那有很多打死了，美國人不知道就看那大桶的丟到那個……大汽油桶嘛！一個扛起兩百斤，就把那個人扛……一個人扛起五六個，一個桶丟那個去抬去倒在海裡面去餵魚嘛！那個都是……打死的活該。對啊！誰也沒有給誰報仇的對不對啊？（王元）

國防部發行的《反共義士奮鬥史》對王元經歷的這場衝突有詳細的記載。書中描述國慶前夜在營區內爆發激烈衝突，數百人以棍棒和石塊進行械鬥並造成死

¹¹ 反共和親共兩派為了在戰俘營內升中華民國國旗而爆發的鬥毆事件。

傷。事件爆發使得親共勢力在營內遭到徹底打擊而瓦解，此後反共同盟會逐漸權力掌控了整個戰俘營（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78）。

然而王元對這場衝突所做的評價也十分引人省思，他不斷語重心長地提到：「打死了很多人！」但後面又總是補上一句「打死了活該！」單從字面上的意思會讓人誤以為王元認為參與械鬥的這些人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但接著王元又仔細講到收拾屍體的場面，描述到美軍與戰俘合力將屍體裝進汽油桶倒入海裡的畫面。研究者認為此時王元真正想表達的意涵是「死了真不值得！」。他說到這些鬥爭都是我們自己打自己人！誰也沒為死者報仇的啊！這些人拚死拚活的結果是什麼也得不到，死了只能換得在海裡餵魚的下場。

打！唉……那個家常便飯！那個……打你反正打，幾個人……十個人抬到你打咧！

唉……這個一兩個人拉住，手兩個、胸兩個這樣抬到……十個打。來那個……不是別人挑我們，拿的是那個搭帳棚的帳篷竿子，帳篷竿子當鞭條打嘛！那幾下就……就打流血了。哦……那個就打下去就破裂嘛！你不一下打死了？

那個打他嘛……一流血，那就醫務……醫務所嘛！就讓你去，抹藥……唉可是你就不聽還是給抹啊！對不對啊？那著……那有些會講真話……那你乖一點，不是少挨點痛？你不還講……還講給你弄藥，那不你死了下來誰？唉人家講的對啊！有些講著不抹就不抹嘛！對不對……一樣的嘛！（王元）

倘若有人膽敢在極權控制的戰俘營中表達不滿，據理力爭的下場就是被眾人毒打。王易生認為這樣硬碰硬的做法十分不智，堅持反抗只是徒勞無功吃力不討好。在這個環境底下要存活還是得逆來順受渡過，先挨過去什麼都別想別爭。旁人也會幫忙勸有異議的戰俘少講話，如果勸不聽最後喪命的還是他們自己。最終戰俘們自我禁聲，相互強化了寒蟬效應。

肆、戰俘營的鬥爭：台灣派來的政工人員

一、給我們上課的「朱老師」

隨著戰俘營內的鬥爭越演越烈，我們可以從受訪者的敘事和相關歷史資料得知有台灣派往韓國執行政治工作的促成戰俘來台結果（邵毓麟，1980）。打從中國派兵參加韓戰以來，美國政府隨即向剛播遷來台的國民政府尋求協助，透過國軍部管道招考精通英語的人士到韓國戰場上來從事審訊和翻譯工作，而美國政府為了封鎖台灣人員參與韓戰的消息，特別將這批翻譯以「軍文人員」的身份穿著美軍服裝執行任務（黃天才，2010）。台灣人員除了透過在戰場上審訊工作接觸中國志願軍戰俘之外，根據前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邵毓麟在其回憶錄中所說，後續的戰俘營管理和遣俘過程中也都有國民政府派人參與。協助台灣人員在美國當局的默許下頻繁出入韓國戰俘營，得到許多接觸志願軍戰俘的機會。

有一個……叫什麼……朱老師一個禮拜來一次。……是不是啊？一個禮拜他來上一次課。一個禮拜給我們上一次耶穌，一個禮拜來給我們上一次……就是怎麼回台灣怎麼樣子。

（王易生）

台灣啊有那個老師啊，到那邊去上課阿，說台灣怎麼怎麼。……他也會講國際情勢啊，就是以後回台灣怎麼樣好啊。就是上這種啊！上國際情勢。……欸！台灣派到那裡面去，他做那個策反工作嘛！那是以後我回到台灣之後才知道！（張秀實）

王易生和張秀實都共同指出有一位來自台灣的「朱老師」曾經到戰俘營來給他們上課，其授課內容包含宗教、國際情勢、中文識字和台灣風土民情等多項科目。王易生表示自己原本不識字，就是在戰俘營上課這段時間才學會了五百多個生字。由於當時參加抗美援朝的志願軍士兵有許多來自社會底層的農村人口，從

小缺乏教育機會導致識字率並不普及。

而戰俘營內的課程安排也正好能呼應戰俘們的學習需求，當然也連帶提升了「老師」對戰俘的影響力。傳教和上課這樣的學習過程透過宗教和知識的包裝來傳遞夾帶著聯軍觀點的訊息內容給戰俘。除此之外，經由國際情勢和台灣地理等知識內容也讓這些從小生長在中國內陸的戰俘們能夠認識到在大海的另一邊有個富庶的台灣島，¹²進而嚮往有朝一日能踏上台灣回到自由祖國的懷抱。

除了公開授課的台灣朱老師現身在韓國戰俘營之外，受訪者也認為還有其他政工人員潛伏在戰俘營內，從事秘密的策反以及諜報工作。

(朱老師)他是主要是……也是給……做那個策反工作嘛！講台灣怎麼樣哪個嘛！……還有他派的人，還有一批人滲透到我們裡面去的人，我們也不知道是哪個。他也是跟我們一樣的工作，一樣的那個……你也不認識他。你不知道他是從台灣派來的。那是以後我回台灣來，他們那邊講，那個叫策反工作。就是把你滲透到那個俘虜營裡面去，跟他們一樣吃飯，一樣的工作，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從台灣來的。這……也是以後我回台灣來了，他們那講我才曉得。(張秀實)

二、 錯縱複雜的權力／利益關係

俘虜官有些是假的，那些大隊長、中隊長與小隊長那些幹部，回到台灣後看到是少校、中校。我不知道他們是台灣派過去的還是回台灣才升的，但我看到過。(陳安德)

陳安德來台灣後就曾見到一些校級軍官曾經是當年戰俘營裡的熟面孔。雖然

¹² 張秀實描述老師在戰俘營提到美味的台灣香蕉以及吃香蕉的方法等過程。

他不敢確定這些人是否因過去在營內和國民政府合作而拔升為軍官，但他更懷疑可能是台灣派去的幹部在營區內假冒戰俘身分來擔任俘虜官執行任務。然而不論這些高級幹部們背後有什麼機制運作，他們始終都是這個政治運作的既得利益者，和其他同樣戰俘出身的基層士兵有著天壤之別的待遇和結果。

那個……戰俘營也有台灣人給我們查這些問題嘛！那就是講不要亂講嘛！對啊那……戰俘營裡面，談這……你說唉你台灣人給拉個關係啊這樣！我們去台灣啊介紹個人來這樣……不行！你不能講。那就那樣大家都要吃虧，對啊！那樣那個……那個俘虜官會，俘虜官晚上……你睡覺他起來給你講話就……可能就問打你……啊！你……你沒有地方去講話嘛！就是……不這樣吃虧嘛，我們那個講的。對不對啊？（王元）

即便身處在反共勢力控制的戰俘營內，幹部也不允許戰俘私下和台灣來的人員接觸和攀關係，這些「多餘」的舉動毫無疑問觸動到俘虜官們的敏感神經。晚上就會招來幹部的「特別關切」。俘虜官作為戰俘營的領導階級支配了營內的秩序、情報以及資源分配等工作。集權力於一身的俘虜官也絕對壟斷了營內所有的利益，連吃飯的份量都比一般戰俘來的多。作為營內反共勢力的代理人，這樣的權威不容許任何人挑戰，不允許有人不透過他們經手來謀取權位，同時也是一種防備，用意是要阻止他人透過管道來威脅或取代自己現有的支配地位。

……到那個裡面，不要講我們看不……那就美國人一些軍官也看不清楚啊。對不對啊？一般……我們那個，營區那個老牧師……那傳教士啊！傳教士那個美國老牧師。……嘿！老牧師都講……：「你們這個事情……我都看不清楚。」對啊！那老牧師講，他說我在美國部隊裡面進去……那長官，再大的司令官都要跟我敬禮耶！那講我們美國這個傳教士，在部隊裡面是高級官。……美國人傳教士就是，就是幹政工的嘛！……。

唉！這個我們回來了，那老牧師來台灣看我們。我們問他那是……對啊！他那我是幹政工的。他講我們……我是軍人我也……那美國人四個星耶。唉對呀！我講不騙你們，美

國人講話不騙人的。那講我們眼前這個傳教的政治人員，對不對？……那這個，不過那些有些還是騙人！對啊！那那個講話……那講，美國人講那就一種東西騙人呀。（王元）

王元拿老牧師的話來作例子，連從事政戰工作的美國軍牧都看不懂中國戰俘營裡的內鬥亂象，說明著戰俘營裡的鬥爭之複雜。然而究竟作為戰俘營總管的美國對戰俘營內的國共鬥爭是真不知情亦或只是不方便明說我們不得而知，畢竟沒有聯軍的應許台灣的政工人員也難以頻繁進出這樣戒備森嚴的場域，只是軍牧站在美軍的立場不便多講什麼。王元說出了：「美國人講話不騙人的。」之後又隨即改口說：「其實有些還是會騙。」這樣模稜兩可的評價也許是出自於想起過往在營內看過太多真假難辨的事情，對美軍抱持懷疑的態度。面對戰俘營內的各種撲朔迷離，引一句陳安德對當時戰俘營的評語：「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

三、 台灣慰問團的來訪

那個……在台灣很……幹校，政工幹校。那個有些他受訓的就……對啊！我們……谷正綱。谷正綱有沒有聽講過？……反共抗俄……什麼紅色的鐘馗。谷正綱，……大概反共抗俄聯合會，……紅十字總會啊！那個我們都管我們這些嘛！那部隊去嘛！就賴名湯嘛！那個跑去韓國很多次喔。……

……唉呀！以後那個……人太多了。那個……我們在韓國那記的官太多，對不對？……美國人寄的有慰勞片啊。那個記嘛……我們就是，鳳梨罐頭。就鳳梨罐頭啊！還有雙喜香菸啊！還有蔣夫人的紅包啊！每次去……韓國慰問我們，還給那個外國人美國人那個部隊……韓國人，都有啊！……

台灣……那個，麥子……不是麥渣那個，這樣長的四四方方這樣的，那個麥子啊。也運去韓國嘛！對啊那個……以前那個空軍軍人的（飛）機嘛！對不對？我們這個在這邊，好多……你看賴名湯，那個空軍少將，軍人的機。我們在那邊嘛！過年過節，還有……鍋頭啊！紅燒豬肉啊！那都運去一人一份嘛！那個藝人去看我們啊！那個就谷正綱接的機嘛！反正……反正有很多大

官都接過，不能說一個個去看。只是講，講那什麼人來過什麼人來過。對啊！去韓國……對啊！那外國人希望我們去那邊，有很多大官去看嘛！……一樣的嘛。我們有他們有啊。住在那個島上的韓國人啊！美國人！通通一樣的嘛。

戰俘們除了在營區內感受到來自台灣的政治介入和監控之外，同時也會得到台灣慰問團的訪視以及接收他們送來的慰問品。逢年過節免不了為戰俘們加菜，還有藝人做勞軍活動讓當時負責看守戰俘營區的聯軍部隊也一同受惠。

當時的台灣民眾可以透過官方媒體的大量宣傳報導來認識到有關韓戰以及戰俘的消息。為了積極爭取戰俘來台灣，國民政府有組織地動員了軍方以及民間力量來共同參與這項「營救」任務（周琇環，2010），希望戰俘們能夠早日「回台灣」。¹³

王元表示前往韓國探視戰俘的台灣達官顯要多到讓人數不清，透過訪問團帶來印有國民政府宣傳字樣的物資一箱箱被送入營區。如此頻繁的接觸讓遠在韓國且由美韓聯軍所主導的戰俘營門口居然會高掛中國國民黨黨徽，¹⁴營內隨處可見裝飾著國民黨旗／徽、中華民國旗幟和反共政治標語。戰俘們配發的小帽上也印著黨徽，政治圖騰不只隨處可見還戴在戰俘們的頭頂上。¹⁵

反共勢力能壯大透過來自營內的反共組織和來自海外的台灣慰問團對戰俘們軟硬兼施可謂功不可沒。對此，張秀實提到現在是知道當年那些人員在從事策反工作，但過去在戰俘營中的自己其實是不曉得的，直到來台後才逐漸理解情況。

¹³ 「回台灣」一詞是依照國民政府視角所發展出的政治語彙，套用在從小生長在中國且未曾來過台灣的共軍戰俘身上是十分矛盾的。在結論章節中會再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¹⁴ 1950年代國民黨徽經常被國民政府拿來做為國徽使用，將黨徽漆在各機關牆面上以及戰車、飛機……等國軍裝備之上。直到1987年解嚴前才統一使用國徽來取代先前的國民黨徽塗裝。

¹⁵ 美國之音所拍攝的紀錄片《解密時刻：志願軍戰俘第二集》講述到，戰俘一踏進了戰俘營就有像來到台灣一般的錯覺。

而王易生的看法是：『在裡面其實沒想太多，只是看著大環境怎麼變，他就怎麼走。』兩位受訪者都說明了自己在面對這些政治威脅和洗腦過程中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戰俘可能在政治上的軍階和意識形態背景處於劣勢，也可能因為成長背景上的經濟和教育資源上的匱乏，亦或年齡和體型上的等生理上的條件劣勢等等都讓這群老兵在戰俘營底層的地位難以翻身。¹⁶而身處支配和主導地位的反共勢力集團則通過上課、宗教、物資等提供教育和提供資源的方式來滲透到戰俘們的日常生活，使大家逐漸接受和習慣這些意識形態的置入，進而在關鍵時刻對戰俘造成了重要的影響。

伍、戰俘營的鬥爭：發起全體刺字行動

一、刺字意義

早在爆發「懸旗事件」衝突之前，巨濟島七十二聯隊的反共組織即在營內發起「血酒」和「血書」等行動來向國民政府請願，表達的投奔自由祖國台灣的意願（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78）。其中又以七月下旬所展開的「刺字」運動最廣為人知，然而刺字行動依照參與的層級分為七個階段，擔任幹部的反共組織成員在濟州島甄別前已完成刺字，其餘多數戰俘則在隔年（1952年）四月遷至濟州島後才全面執行刺字工作。戰俘們身上大面積的反共標語和政治圖騰等刺字也成為往後在台灣用肉眼識別韓戰「反共義士」最明顯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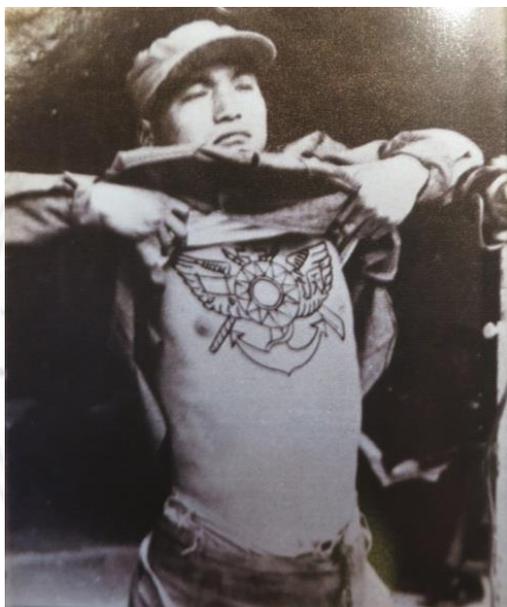
「刺字」在中國古代稱「黥首」或稱「墨刑」。是具有負面意涵的懲罰手段。但反共組織也針對在戰俘營內發起的「刺字」運動賦予一番解釋，認為反共義士的「刺字」乃師法歷史上著名的「岳母刺字」，作為盡忠報國的表現而展現出正

¹⁶ 根據台南市榮民之家所登記的個人資料來推算，韓戰爆發時王易生是二十二歲，張秀實十五歲。

面的意義與精神（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78）。

從受訪者身上的「刺字」來看，胸前必有一塊大面積的圖案。可能刺上中國秋海棠狀領土，或是國旗與黨旗交叉圖案，也可能刺上一個大大的政工局徽（參見圖表 5-1）。¹⁷手臂上則寫上反共標語，例如殺朱拔毛、誓死滅共、反共抗俄等字樣。

圖表 5-1



引用李興竹《抉擇: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圖錄》

當時戰俘營裡有反共派與親共派，七十二戰俘營是反共，八十二戰俘營則是大陸那邊的。關於戰俘營裡為什麼不同派別掌控我並不清楚。當時我患痢疾在美軍醫院，美軍對人特別好，即便是我們中國人。整個過程大概一年多才好。後來就分配到了七十二戰俘營，就刺字，不刺的話晚上就消失。（陳安德，田野筆記）

¹⁷ 現今的「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原稱為「國防部政工局」自民國三十九年後多次調整名稱為「國防部政治部」、「總政治部」、「總政治作戰部」。其代表徽為一筆一槍交疊、海錨、翅膀以及正中心繪有一個國民黨徽（現為梅花）。

在此同時，在前線感染痢疾而被俘的陳安德經過住院休養已經逐漸康復，出院後隨即分配到戰俘營內，其所屬的七十二聯隊是反共組織的重要基地，對此陳安德並不清楚自己是否刻意被美軍分配到主張「回台灣」的反共的戰俘營，但可以確定的是陳安德在這樣的環境中免不了自己被刺字的命運。他的右上臂刺著大大的國民黨徽，底下用毛筆字寫著「消滅共匪」還有英文大寫「ANTI RED」等反共標語。在多位受訪者中陳安德是唯一一位連背部都有刺字的反共義士，背上刺了「滅共」和「復國」四個大字。

當研究者好奇向受訪者詢問這個刺字行動是誰決定的？刺字的士兵是自己自願的嗎？張秀實明快地回答：「他們當官地！」所決定的。根據國防部所出版的反共義士奮鬥史中所記載的，刺字行動是由七十二聯隊的「中國國民黨反共青年救國團」所率先發起的。在「血書」行動時就由團長印汝亮等五人率先宣布刺字。第二次「刺字」行動有小隊長以上一百七十九人參與，第三次是班長以上幹部刺字，第四次是戰俘經由反共組織成員作保之後才能核准刺字，第五次則是不須任何手續只要有意願即可刺字。後續的第六和第七次是在搬遷到濟州島戰俘營之後才完成的。

那個要刺字的……他我們那裡面那些隊長啊、什麼分隊長啊、大隊長……都是我們自己俘虜營裡面的人，去挖出來的嘛！唉！（張秀實）

刺字，是台灣有人來幫忙的，他們幫南韓嘛！就好像我們大陸幫北韓一樣。他們進聯合國工作，美國人下面搞通了。在裡面混了三年多。（王元）

從張秀實的回應可以看到刺字行動的執行與否掌握在「當官地」管理者手上。行動由反共組織幹部的率先發起，而刺字行動的進程剛好也遵循著戰俘營內的階

級順序由上而下層層推展，依序由團長、小隊長、班長進而施行到廣大的戰俘士兵身上，直到全體戰俘都完成刺字。

時任戰俘營八十六聯隊小隊長和反共組織幹部的王元告訴研究者當年自己就是幫人刺字的工作人員，親身參與監督甚至執行工作。如今已高齡九十三歲的王元手臂上刺滿密密麻麻的小字，有些已經模糊不清的字需要王元的說明才能知道上面刻著什麼反共標語。刺字行動雖然表面上看來是戰俘營內的反共組織自發號召進行，私底下有台灣人員參與策劃工作。而且這些台灣政工人員就是在美國的默許下進入營區的。從曾經參與反共組織擔任幹部的王元口中所說的這段話也呼應前文中其他受訪者傳聞中有台灣人員介入和滲透營區的消息。

二、究竟是「自由參加」還是「集體命令」？

關於戰俘們參與刺字行動的意願一直是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十分好奇的部分。從官方資料中顯示前三波刺字行動都僅限於俘虜官幹部的範疇，直到第四波開始讓普通戰俘們有機會參加，並且從會員作保制度到後來的自由報名參加等方式進行。從文獻的閱讀之中我感受不到任何非自願脅迫，甚至還認為這看起來像是很受歡迎而且申請踴躍的一項活動。但從受訪者的對談中看不到官方所描述的那種自由和熱絡感，對他們來說刺字僅是一道命令的執行，沒什麼自由可言。

那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聯隊部規定，每個小隊都要扎字嘛。扎很久的！聯隊部，好像現在指揮我們這個家本部主任嘛！他一個團體這就負責嘛……指揮各小隊要扎字，每個人都要扎字……我的幾個字都看不見了。(王易生)

是一個中隊，一個大隊的嘛……很多人在一起。那跟那當兵一樣嘛。一個連一個單位大概那樣。他一個中隊……你兩隊人在一起他給你教啊！給你上課啊！我們睡覺吃飯都在

一起嘛。他那個鐵絲網有幾百個人……兩隊三隊的人集合起來啊！他那個中正堂啊。一個大房子就坐在裡面集合。有時候要到那個操場裡面啊……那個在那邊看表演。(張秀實)

王易生談到他所經歷的刺字行動，並認為在韓戰俘虜營的時空環境下集體意志勢不可違，通常直接以「命令」下達來執行。在這種受人支配的集權意志底下根本沒人談到個人意願的問題。對此張秀實在討論刺字意願的問題上談起了營區內的團體生活，描述著在那樣的大空間裡有許多人集體操課集體吃飯睡覺。這看似答非所問的內容其實並沒有離題，張伯伯只是藉此回憶強調了當年戰俘營內「集體意志」涵蓋或凌駕於「個人意志」的事實。

然而生活在戰俘營裡的人也都十分清楚一旦違抗集體意志會帶來什麼後果。當研究者問是否有拒絕刺字的可能，王易生睜大了眼笑著回答：「你敢說不要！？」（笑）……你……你好大的本事你不要……（笑到岔氣）那哪敢講啊！不要？」他表示了在裡面說真話表達自己的真實意願是可笑的，在那樣的時空環境是集體意志淹沒個人意志的情形。

哪給你……那就不能那樣講啦。因為那個軍隊是講一句話你都要聽呢。這你不聽……那就……晚上沒有啊。哈哈……那就不能翻開啦，翻開你就……是沒有法地。他可以殺你啊……（做出機哩咕嚕打鬥的怪聲音）（張秀實）

戰俘身上的刺字，那不刺不行啊！你不刺，晚上把你打死，給你丟到海裡面去。在裡面人命不算什麼！（陳安德，田野筆記）

刺字行動是上級所下達的命令，而且大家都很清楚這是攸關個人生命的一件事。在戰俘營裡的大權掌握在負責管理的俘虜官手上，其他人都不能有異議，如

同陳安德所說的：「在裡面人命不算什麼！」

三、刺字經驗

就聯隊裡面，聯隊長命令一下，對不對？下到大隊部，大隊部一下命令下給一部小隊，一部小隊長開始下命令（敲桌）開始扎了。一個小隊有三五十個，一個人也差不多扎一個鐘頭嘛！對不對啊？他把一個針綁在一起著，騰到那個點。（敲桌）他把圖畫好了這樣扎扎扎，很痛呢！這個地方很痛呢這個地方。這邊肌肉都……唉這塊都……。（王易生）

哈哈。那個針，用三個針用那個線把它纏起來。用那毛筆給你寫上字，扎那墨，墨那乾了以後可以了，那個字到現在你看……這……（翻開胸前的中國地圖與國旗刺字）唉！那個地圖啊！……就是這樣。……反共抗俄啊，殺朱拔毛啊，消滅共匪啊。就是這些標語嘛！針啊！欸旁人啊。旁人他幫你刺。你給我刺，我給你刺啊。用那個針啊綁在一起。三個針！欸……嘿嘿！（張秀實）

王易生在刺字回憶上只留下了「痛」的記憶，其中並沒有感到任何光榮感或價值。他向研究者展示身上的刺字時用著抱怨的口吻展示了身上的反共標語。我指著他手腕上的刺字告訴他那是一個政工局徽，他立刻表示這個圖案是他自己要刺的，原因是他覺得好看。在此不難看出王易生的活潑個性，在訪談過程經常用生動的口吻和手勢來描述他在韓國的經歷。他說長官常說他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的士兵，甚至也提到在台灣當兵操課時和同袍一起躲在樹下玩撿紅點摸魚的往事。王易生在刺字過程中也沒有「安分」地受任人擺布，他在這樣「沒選擇」的情境中硬是做了「有選擇」的突破，挑了一個想要的圖案。這是自我意志的展現，也是一種藏在符應底下的反抗。

四、 受訪者認為的刺字意義與目的

由於戰俘們即將進入中立區接受共方代表團的解釋工作。志願軍戰俘可以透過解釋工作來推翻先前於巨濟島所做的「回台灣」之甄別決定，立刻更改志願變成「回大陸」。因此反共勢力憑藉著戰俘身上的刺字作為一種手段，既能向共方代表宣誓「反共」的決心，也能讓戰俘提醒自己堅守「回台灣」的立場。

刺字對……那個字，每個人都要刺！你看我們那邊營房一個，那個墨……這墨上扎下去，墨喔！扎的滿滿的！那都是說回台灣了……他怕他跑掉，哈有些……這(笑)(王易生)

王易生也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強迫表態的集體刺字，用意就是要防止戰俘們選擇「回大陸」，讓戰俘們無法「跑掉」！

台灣他有人過去刺，說那個共產黨就是，要你刻了那個字，你要回到大陸上去…… 那共產黨也…… 啊。欸你刻了那個表示忠貞啊！表示你愛中華民國啊。回到台灣來要刻那個字。你不刻那個字也不行。在那個環境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他說…… 你互相嘛！你幫我刺，我幫你刺嘛！就是這樣。

那時候要回台灣的，通通都要刺這個字(指手上的刺青)。那時候……還沒分開，搞不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搞不清楚！都要刻字，他就是，唉！怕你……怕你回到這個大陸上去。那共產黨看你看到這個(刺字)你就完蛋了。就是這個意思。你……你刻這個表示說你要回台灣，唉！曉得說你這個要回台灣。他是這個樣。表示你這個決心，第二是證明你這個人，一定要回台灣。(張秀實)

七十二和八十六聯隊雖然長時間受反共組織監控，但營區內的戰俘也未必人人都想反共「回台灣」。這也是張秀實所說，在甄別之前我們還不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的意思。此時的「好、壞」二分是從反共組織的視角來判斷戰

俘們政治傾向的區別。反共組織在這個敵我雜處一室又難以辨別的情況下，透過刺字行動這樣強烈的表態方式在每個戰俘身上刺了反共標語來藉此達到清除異己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徹底限縮了還在觀望並未徹底放棄回大陸想法的戰俘，二來可以考驗立場親共的戰俘，逼迫這些冥頑不靈的親共份子跳出來反抗，讓反共組織能藉此標定和剷除這些自己現身出來的異議份子。經過刺字行動的清洗之下，讓戰俘逐漸認知到「回大陸」的機會遙不可及的意象。

第三節 甄別

透過甄別的進行，戰俘們可以自由的選擇想要遣返的國家或地區來做為戰後的歸宿，但這樣看似尊重自由意志的制度卻仍然留下了可操縱空間給了別有用心的人士，造成了志願軍戰俘（大約三分之二）選擇前往異地台灣而非遣返回國的結果。

壹、巨濟島甄別

後來我們就是在那邊等時間嘛！這個時間是……俘虜交換啊。欸！跟美國人調停嘛！

那個共產黨跟美國人講調解。欸！就說你願意到台灣的，我們一定送你到台灣，不願意到台灣的，有走到一個……裡面。……後來就登記那個就分開了嘛！

……因為韓國人，他有很多翻譯懂中國話啊……一個美國人他在那邊講……擺個桌子從那邊排隊過來……一個個地問，欸！就是這樣嘛。就跟那當兵一樣……問完了你就走嘛。……問完了他就把你分好了……拉拉到裡面去嘛……那裡面專門管理的……中國人。重要的還美國人……欸！美國人負責。（張秀實）

張秀實回憶當年甄別是由美國審訊人員和韓國翻譯員來對他進行，問完的戰俘隨即依照遣返地的不同而區隔到不同的集中地。此次甄別結束後，戰俘營隨即從巨濟島遷往收容空間更大的濟州島，並且將「回大陸」與「回台灣」的戰俘分別開管理。

貳、被拍桌質疑：「為什麼到台灣？」

共產黨就問你，要到台灣嗎要到大陸？他說我要回台灣，桌子一拍：「你的父母都在大陸你為什麼到台灣？」我經過！這個他問過我！我們，天還沒亮那個美國人派車子，送到板門店談判那裡對不對啊？搭起帳篷啊！一面是共產黨一面是聯軍這邊……天還沒亮美國人都接我們到那裡去，下午三四點鐘才回來，一個個地問。

共產黨代表也問！聯軍他不管，他是中立國的！聯軍他管你啊？他共產黨……一面是共產黨，一面是台灣的。……他搭的帳篷啊！帳篷一路……這這它有沒幾個帳篷嘛！（王易生）

根據王易生本人的描述，他所經歷的甄別則是在靠近戰線的板門店一帶進行，¹⁸而且當時負責審訊的人員疑似有共方派出的代表，當場質問王易生為何不回大陸！面對這樣的問題他只是低頭不語。可想而知當時戰俘們承受的壓力。

參、別當跑錯邊的戰俘！

唉那個！喔！那樣分別喔？那是在……在巨濟島！巨濟島就分了一次。要回大陸的，

¹⁸ 王易生此段情境描述讓研究者認為他所講述的經歷可能是「甄別」也可能是中立區的「解釋」工作。但王易生表示自己沒接受過共方的解釋工作，因此忠於受訪者的說法將此敘事放置在甄別的段落中。

出大門！這不坐……不坐車子嘛！出大門五個五個！五十個就坐個車子。結果到那個山裡面，山裡面就回大陸了。

我們要回台灣的，在大門口就……那個裡面要回大陸的通通講完了我們才出來，出來回到每個隊嘛！那……有扎了字的，反共抗俄嘛！對不對？那個我們講的「反共抗俄同盟會」。……就扎了嘛！沒扎字啊？就要回大陸去嘛！那就亂了。（王元）

甄別後就立刻分開的用意是為了保護選擇「回大陸」的戰俘，不用在表明自己的遣返意願之後還回到反共營區內遭到清算。¹⁹在反共戰俘營裡面由於管理階層的俘虜官多半由反共組織的人士所擔任，因此在這樣的環境裡要「回台灣」的戰俘成為主流多數，對那些死忠於共產黨或因想家等因素選擇「回大陸」的戰俘反而成為少數，必須被特別挑出來並於當天就離開反共戰俘營。

唉！那在韓國那個講……你要分開了……大陸也派人來，好多……那個中立國、聯合國派去問啊。你也不能說這個。你回台灣你……講自己決定喔。對啊！叫我們自己就……你要回那個……那要到台灣。你不能講：「唉！為什麼到台灣？」嘛！不准的啊！啊！要回台灣！要到台灣！走到大門口的，一個門這樣跨嘛！……跟到那個大營房轉一圈，就進小車子嘛！

唉……要回大陸的，出大門就排隊五個五個一排，五十個上了車。就裝到這個對面山那邊去。那有很多跑錯了……對啊！你不知道，那好笑咧！有的人跑錯了！晚上，共產黨講割你的身上扎的字啊！要打啊……那叫喔……那打死很多人！我們的山這邊我們的山裡面嘛那個分開，唉呀……你不知道那真是……！（王元）

雖然甄別結果可以說是戰俘個人意願的表達，但經長期的戰俘營生活下來每個人心中都在盤算著自己該做什麼選擇，透過這些清洗行動和刺字以及甄別前夕

¹⁹ 詳見註 20，「自清運動」。

的「自清運動」等事件的影響，²⁰都讓戰俘們在個別審訊的甄別會場內仍然備感壓力，各種擾亂和影響都讓戰俘難以做出內心真正的意志和判斷。

王元在這段口述中講到有些戰俘「跑錯了」！晚上在山裡面被親共人士毆打、割字甚至殺害。令研究者感到好奇究竟什麼是「跑錯了」？又這麼慎重的甄別為何會有可能「跑錯」？難道這些選擇回大陸的人在親共戰俘營被迫害所以後悔選擇回大陸嗎？

研究者在此提出可能的判斷和解釋。首先「跑錯了」這個詞泛指在甄別時選擇回大陸的戰俘，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這是一個反共組織視角所使用的語彙，說明這些人本來應該回台灣卻錯選了回大陸。再者，反共組織在甄別前不斷加強對營內的戰俘進行嚴密的思想監控和政治教育，透過各種威逼脅迫等方式讓許多仍抱持著回大陸想法的戰俘放棄初衷。「自清運動」的無記名投票事後遭到清洗的結果可能加深對戰俘們的影響讓戰俘對甄別產生不信任。但是甄別當天仍然有戰俘因為選擇回大陸而脫離了反共組織的掌控。因此，反共組織必須面對跟隨他們選擇「回台灣」的戰俘有一套合理的說詞解釋。也就是從王元口中的描述所說，這群「回大陸」的戰俘後續割字、被打甚至被殺的結果，而且這樣的論調和想像也和國民政府的描述十分吻合。²¹

第四節 中立區

根據聯合國軍與共方代表的談判結果，不願被遣返回國的戰俘必須交由中立

²⁰ 「自清運動」為反共組織在營區內調查有意回大陸的戰俘。根據《反共義士奮鬥史（上）》紀載，曾透過公開詢問誰想回大陸但無人舉手，隨後透過無記名投票在營內調查，選票事先由反共組織做好記號。結果發現警備隊內就有三人想回大陸並且立即懲處，其餘想回大陸的戰俘則是集中起來加強教育，並且在甄別前一天晚上由隊長李大安在眾人面前割下他們身上的刺字，用血淋淋的畫面作示警。（頁 153-155）

²¹ 《反共義士奮鬥史（上）》提到：「他們回大陸去不久，就傳來被處決的消息」。（頁 155）

國管理九十天，看守戰俘的部隊由聯軍士兵換成了中立國的印度軍出任。這段觀察期間中國共產黨可以派代表進入中立區針對不願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進行「解釋」工作，讓他們清楚自己有權回到中國，而且回去後享有那些福利等等。

壹、戰俘對印軍的偏見與衝突

他站衛兵！他監督我們不要跑啊。他到外面幾層鐵絲網啊！到外面。那崗位電線桿那麼高，他站在上面機槍架著，他就是在外面走……看我們！他不問這個。……唉！那印度阿兵哥大便都按這擦不（手）……哈哈！（王易生）

印度他是中立國，他是站衛兵，站在中立的立場。那是印度人。他跟你講那邊一個鐵絲網，這邊一個。你這一轉彎，走錯了你就走到……走到大陸他那邊去了你就倒楣了。嘿，那時候印度人……那時候印度人他怕共產黨啊！他就偏向共產黨。……唉！就是那九十天來考驗你嘛。（張秀實）

在這段口述中研究者發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受訪的老伯伯談到印度中立區時總是語帶輕蔑的態度在討論著印度士兵，毫不掩飾地講出自己對印度人的歧視和偏見，不論從文化上或是中立區所發生的事件都瞧不起印度兵。這樣的態度和先前對美韓聯軍的看法十分不同。但研究者接著從這些訪談對象的談話中嗅出了文化歧視之外的端倪。

老伯伯心目中的中立國印度似乎不那麼中立，在他們看來印度帶有親共色彩。張秀實講的中立區九十天考驗說法其實相當符合反共陣營的觀點。在韓國戰俘營長達三年的時間中，戰俘們除了透過甄別可以志願脫離反共勢力的掌控之外，就屬中立區這段解釋工作時期能成為最具威脅的時刻。戰俘們依規定可以在聽取共

方解釋工作之後更改遣返志願。因此，反共組織除了提出對中立區九十天觀察期的不滿之外，也在營區內展開應應對策讓戰俘們提早認識到即將面對的新敵人，中共的同路人——印度。

張秀實在描述印度中立區時也出現了可能會「走錯了」的陷阱之說，要小心印度是共方的同路人，小心他們會設計你！走錯了就要「倒楣」。明顯可以看出受訪者的描述中充滿了反共陣營視角的敘事方式，不難想見他們在進入中立區之前就已經接受過反共組織的教育或暗示，對印度以及中共解釋工作提高戒心。

印度中立國嘛！那就……從我們去，到中立區就印度人管我們。……大概五十公尺一個崗樓，還有機槍架起嘛！兩個兵。對啊！那也是怕……人家那個國家守著大陸嘛！以後我們到中立區去嘛！就印度，先八千人，不行以後又派了四千人。一萬兩千人。嘿……印度還跟我們打架咧！

那印度人呢打架……把槍都給他拿了咧！那中國人還真凶咧！對啊！印度那個偏心嘛！那大陸上竟然還帶人來，那邊的人喔！鐵絲外面……要勸你回大陸去嘛！那邊那中立區。中立區這就有那個要回台灣的……要到其他國家，對啊那個都決定了嘛！來就勸你嘛！那個……那個印度……有人講那印度當我們去看病去，拉去交給大陸人。那個，大家就火了！假裝去看病嘛！（王元）

在王元眼中看來印度兵比中國戰俘軟弱，戰俘們膽子大到敢和印軍衛兵「打架」甚至「把槍都搶了」！研究者注意到先前和韓美聯軍的衝突他們用「鎮壓」來形容，但和印度軍的衝突卻用「打架」來說明，顯見其態度上對印軍似乎無所畏懼。這樣的行為背後除了個人的文化偏見之外或多或少也參雜了政治因素的影響。王元認為印度是「偏心」且「假中立」的代表，會趁人不注意把生病的戰俘交給中共代表醫治，讓共產黨來看病兼洗腦。

對啊！那個是中立區嘛！印度管我們，還一個少將。那個印度的兵嘛……有比較好的，印度兵那不是……那校官少校那個包著袍子嘛！包著袍子這兒（頭上）包人字，校官那就帶那帽子嘛！那不一樣……穿法不一樣咧！可是那印度兵我們就……瞧不起了！……那印度呢唉你有沒有聽講過？那個我們在大陸那個經常罵那個印度阿三嘛！就這樣……那印度人最髒嘛！那是……印度那個是，吃東西對不對？印度人上廁所，沒有衛生紙耶！那就……那個……上來大便就……這邊洗。那印度你有時候拿東西給他，他不吃不要的咧！那是有些這個的嘛！左手給他那才……唉！

那印度人我們瞧不起啦！……我們就講，我們說人家是人家國家有國家那……國粹，對不對啊？你講人家也不行啊。對不對？不要瞧不起人家。（王元）

針對印軍穿著、飲食和上廁所等生活方式和文化差異有所偏見，並戲謔地稱他們為「印度阿三」。但王元講完這些刻板印象之後又來了個態度大轉變，自省不該對外國文化說三道四。

貳、台灣輿論對印軍的撻伐

戰俘們雖然普遍對印軍抱持反感態度，但有時候也說不上自己為何如此討厭印度守軍。殊不知中國與印度之間的文化上的差異也存在於韓軍、美軍身上，但戰俘的文化偏見卻只針對印度。有趣的是，受訪者們批評印軍時所闡述的刻板印象有著高度的相似性，而研究者也在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所發行的《反共義士奮鬥史（下）》也能找到相似的口吻，書中寫著「誰聽說過洗腦？」還有「誰愛聽阿三調？」等章節標題，內容講述中立區的解釋工作對戰俘們洗腦，印度軍在營區內聽著「巧克里加里加里」奇怪的音樂……等等。針對印度的厭惡也同時反應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之中，由國民政府推辦的「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在台灣內部

進行宣傳，爾後更因此有機會發起十萬民眾反對印軍暴行大會以及十萬慰問書運動等行動（周琇環，2011）。

究竟戰俘對印度的種種歧視源自於本身對中國文化認同的優越感使然？又或者是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中被刻意強加塑造出來的敵對態度？也許我們可以從歷史資料中看出一些端倪，特別是戰俘對印度軍採取的仇視態度，恰好和當時台灣社會對印度中立國一片撻伐的態度如出一轍。並且這樣的氛圍也符合當時國民政府的反共策略利益的，因為戰俘們在中立區對印軍的不合作態度與抵制解釋工作都更有利於穩固遣俘來台的事宜，降低因為中立國的接管而流失來台戰俘的人數。因此研究者認為，讓台灣社會以及戰俘營同時對印軍態度保持距離是有助於讓「反共義士」回歸「自由祖國」的操作手段。

參、「解釋工作」的進行

解釋工作是志願遣俘的一項配套措施，目的是讓甄別後不願回到原隸屬國的戰俘能透過聽取解釋工作來再次確認志願，並且清楚地了解到自己有選擇回國的自由以及回國後享有一切權利。因此，聽取解釋工作也能說是戰俘的一項權利。不過這樣的措施並沒有在中立區得到落實，戰俘們在反共組織的動員之下進行了各種抵制工作，令解釋代表團難以進到中立區來和俘虜面談，只能站在鐵絲網外向眾人喊話，結果無疾而終。

肆、解釋代表團難以進入營區

依據板門店談判的協議結果，在中立區託管的九十天期間戰俘的原隸屬國可

以派出代表團進入中立區對戰俘進行解釋工作。但實際上共方的解釋工作並不順利，解釋工作受到戰俘們的阻撓和反抗。本研究四位受訪者中僅王元一人曾有接觸過解釋代表團的經驗。

我們有，有啊！中共有，那是穿那個……也是穿軍衣服嘛。那勸我們……對啊！那就在鐵絲網外面叫我們！那說：「你們不要回台灣了！你們回台灣的啥？唉你辛辛苦苦地過了幾年。你要回去嘛！回去大陸那邊，還有親人啊！你要是這樣回家……不按你大陸親人都，來中立區那邊來接你們。」對啊！那一方面是講我們……好像有些講騙，有些是來了。對啊那有些年紀大了不能來了。對啊，我們知道這騙人，可是他不能給我騙啊。唉共產黨他就很會講嘛！對啊！共產黨……就是那個政工人員那……那是會講唉！我們不那講……你們去那講白了，那可以把……那個可以講把我們唬到啊！唉講……講那個好聽，你看我們一到韓戰，剛進韓戰沒有吃的。那個指導……指導員最兇的嘛！唉！綁著……啊，這樣打仗你看你……吃不完東西丟了我們的。對不對？吃的東西都沒有。

他勸啊！沒有親自……那個直接進不去嘛！就……哪個……還在穿……穿軍服啊？我們認不清楚嘛！那共產黨派那邊都是穿一樣的顏色嘛！這個……帶那個大盤帽子，唉有三個五個在一起啊。你看到唉！先在外面叫幾句……唉聊天嘛！以後嘛就……問這，他們人來了。我們就那個那個鐵絲網裡面進去，那個講話……怎麼不回大陸幹什麼的。對啊！那個人來問嘛！一問你說：「唉，我回台灣！」他：「蛤？滾～滾滾！」那就不……他不高興了！（王元）

說是面見到解釋代表團，但共方人員只能站在中立區外隔著鐵絲網對營區內的王元攀談喊話，無法像聯軍甄別時一樣好好針對每個戰俘個別見面談話，這差異可看出解釋工作進行的困難以及不順利。代表團人員在營區外喊話試著要王元想想家鄉親人並且希望他能再慎重考慮回大陸的選項。然而這樣的喊話卻讓王元覺得共產黨的政工十分能言善道，總能抓住重點騙到他們這些尋常百姓。而且回

想更早之前在韓國戰場上幫共產黨打仗時，態度最強硬且講話最兇的就是這些政工人員。因此心裡拿定主意對共產黨政工小心應對，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在反共組織帶領底下的戰俘們心裡早已預設立場對解釋工作有所排斥，產生對共方人員的敵視態度等。在在都讓解釋工作窒礙難行。

我們講這沒有辦法你我講，我們那你……早一年來就好了。……嘿，對啊！早一年來我們就不答應回台灣嘛！對啊！唉那個……快要一年了嘛！快要一年嘛就分開。就在去到濟州島去了嘛！（王元）

經由擔任過反共組織成員以及戰俘營小隊長的王元做出這樣的評語，認為要是中共早一年派人來就不答應回台灣！顯見反共陣營內的人並非真的每個人都抱著「一條心滅共匪，一顆心回台灣」的信念，許多戰俘選擇「回台灣」其實和戰俘營這三年下來的洗禮有密切的關係。王元所提到的「早一年來就好」表示想回大陸的人在戰俘營待越久，對回家所抱持的希望越減少。因此，即便透過甄別制度能讓戰俘自由地選擇遣返國，戰俘們考量到要在權力不對等的環境中冒著喪命的風險來表露自己的真實心跡，就很難單憑自由意志來做出選擇。²²

伍、有組織地阻撓共方代表

在中立區時共方的解釋工作人員進不來，不可能進得來！我們遊行抗議，丟石頭趕人，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等我們步出中立區的時候還有選擇，當時什麼想法都不曉得。（陳安德，田野筆記）

²² 根據美國之音紀錄片《解密時刻：志願軍戰俘第二集》所呈現的美軍資料，七十二戰俘營在甄別前晚有四名戰俘被打死，第二天甄別時將屍首丟棄在路旁讓每個前來甄別的戰俘都能看見。

除王元之外的其他受訪者均表示他們在中立區沒有見過過共方代表，更不會有解釋工作的安排。陳安德講述著戰俘們在營區內抗議和丟石頭等方式來阻擾解釋工作的經歷，用了「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這句話來形容反共活動和衝突，字裡行間透露著他本人與這些活動的疏離感。雖然身處於反共勢力控制之下，陳安德在面對情境的當下其實沒有抱持什麼想法，也不打算為這些「怪異」的鬥爭產生認同或背書。

我們在戰俘營裡面遊行：「我們要回台灣來！」周至柔²³、谷正綱²⁴他們在外面……鐵絲網外面坐著包車啊，坐在包車上面叫！他很難過，他很傷心，他說同志們：「你們要回台灣啊！」這樣的。我們在裡面遊行我們也哭，他也進來不了，我們也出去不了。天很冷，誰都沒喝的，叫著我們要回，誰都沒喝的啊！他們開的包車到鐵絲網外面叫：「同志們，你們要回台灣啊！」我們在裡面遊行。那部隊，一個小隊一個小隊，一行一行的：「我們要回台灣！我們堅決回台灣！」他在鐵絲網外面坐在包車上：「同志們，你們要回台灣。你們要回台灣。」就這樣的啊！（王易生）

王易生也談到了當年在中立區內遊行的場景。國民政府派來的代表和鐵絲網內遊行的戰俘互相呼應，在那樣的情境中營造出感性的渲染力。戰俘們透過集體遊行的形式來將大家凝聚在一起，透過身體力行與參與來讓每個戰俘都能感受到這股不可逆的意志。當晚不斷複誦的口號至今仍迴盪在高齡近九十歲的老伯伯腦海中。反共勢力成功的使用各種手法鋪天蓋地的在戰俘們的主體身上以及客體環境中展示實力，讓戰俘們徹底放棄回大陸的希望。²⁵

²³ 周至柔，時任中華民國空軍總司令部總司令兼國防部參謀總長。

²⁴ 谷正綱，時任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理事長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²⁵ 王易生在後來與研究者聊天時又再次提起中立區遊行的往事，他講述了自己發生了一件糗事。有一次在大熱天遊行，谷正綱在外頭坐著「豪華轎車」來探望大家，營區內搖旗吶喊的戰俘被要求要大聲地喊出口號！活動結束後，口乾舌燥急著找水喝的王易生回營房抓了一個瓶子直接往嘴灌，直到嚥下第一口才發現那是一瓶煤油！這水都不夠喝根本喊不出聲音來。

張秀實在中立區同樣沒遇過共方代表團的解釋工作，唯一留下的印象也是戰俘們集體發起的遊行抗議活動的畫面。

我們反對嘛！我們遊行抗議嘛！嘿！不讓他來嘛。……遊行啊。……不讓共產黨來啊。
唉！那談判嘛。然後就是那九十天給印度，他是中立國嘛。就是派代表嘛。談判嘛。談判……
我們就不敢嘛，我們不願意回大陸嘛。我們要……我們要回台灣嘛！哈哈。

遊行是我們自己……那個時候到那個……九十天以內的了。聽說要……我們這就怕回大陸啊。我們起來抗議啊。就這個道理嘛。唉！……都是我們的……我們那個自己人發明的嘛。我們那裡面有……有中隊長阿，有分隊長阿，有排長連長……就這些負責人嘛。唉！

（張秀實）

張秀實強調了這些反抗行動是我們中國戰俘自己發起的，沒有外國力量介入，全由中國人執行。而抵制解釋工作的原因是「不敢」、「不願意」還有「怕」回大陸的結果。令研究者好奇這個「怕回大陸」的恐懼究竟是如何解釋？

可能的推測是，在眾多志願軍戰俘內除了原先的國軍舊部以及反共組織內的幹部「害怕回大陸」之外，還有許多戰俘也和反共成員們同舟共濟不能讓「回大陸」的惡夢成真。戰俘們在反共戰俘營內長達兩三年的生活過程中所做的許多事都加深了他們往後回大陸可能被起底和鬥爭的風險（身上的反共標語刺字以及自己參與的遊行或反共集會等等），在這些考量之下讓戰俘加深了與反共組織間的合作關係，一同踏上了只能「回台灣」不能「回大陸」的不歸路。

然而中立區的這段時間對反共戰俘來說可能充滿了變數和危機，先是戰俘營守軍由韓美聯軍改為中立國的印度軍，再者共方可以派代表進入中立區對戰俘進行解釋工作使其更改遣返地，甚至在託管的第九十天到一百二十天之間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仍有權針對不願遣返的戰俘來討論其最後歸宿，這些都讓戰俘們感到自己的命運仍充滿變數而焦慮。對此，反共戰俘們只能持續加強回台灣的教育，並且在中立區進行「遊行抗爭」來抵制「回大陸」勢力的反撲，讓這個「惡夢」永遠不會發生。²⁶

陸、解釋工作期滿，戰俘們步出中立區

在中立區接受解釋的九十天期滿後，確定不願遣返回大陸的戰俘將依照其甄別意願經由仁川搭船來到台灣。1954年1月步出中立區時，中華民國的歡迎團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都在路旁對著戰俘們呼喊，一邊是歡迎戰俘回到自由祖國的懷抱；另一邊是親情喊話希望戰俘回心轉意。

……唉！一面是台灣了。一面是大陸的，在叫！叫我們回大陸。他說你媽媽父親，親戚朋友在大陸，你怎麼回台灣？……中立區對……就是那，早就出去上仁川坐船到台灣來嘛！我們那個小隊走在最後，晚上快一點鐘了！那個雪……遍山都是白，都是白的看不到什麼。一面……一面是我們這邊叫；一面是共產黨叫。一個叫回台灣；一個叫回大陸（笑）。那那……我們都跟著部隊走。這面在叫，那面也叫，這樣的。（王易生）

兩派人馬對於戰俘的歸屬有著決然不同的態度，在同一時間地點上透過人群的搖旗吶喊展現在路過的戰俘的行進隊伍兩旁，王易生回憶起這樣衝突又矛盾的畫面時不禁笑了出來。

²⁶ 反共戰俘對進入中立區所感到的焦慮和威脅感，在當年聯軍將戰俘營從巨濟島搬遷到濟州島時也曾發生過，反共戰俘在得知消息後立刻發動了罷工和絕食抗議，深怕會被聯軍出賣而集體遣送回中國大陸，但隨後發現只是單純的遷移而虛驚一場。資料引自《反共義士奮鬥史（上）》頁166。

一到……我們到中立區要回台灣的時候，嘿看到我記得就一月二十三嘛！開著大門……大概一公尺遠放一個。那個……聯合國那個中立區，中立國……當天就……一個們大概一公尺遠放一個出去，下來那就還有回大陸去的。走了那都……那個燈開著嘛，走了……半路上，那個大概一個人走……走起碼二十公尺，走到大概十公尺的時候，大陸上那個……就高官嘛！就那現那路，別的小路，對不對？那邊去叫，又一直叫咧！家裡面……母親啊！奶奶！就叫那個……叫我們的小名，在裡面叫。有些聽了唉！我媽媽叫，我去看一看。那……那就搞不清楚嘛。因為我們那個給講過，不管你看到叫你幹什麼你不要理！嘿直著往前走。對不對？你不能往那邊走。那有些一聽到，唉……什麼老么，無論如何……我們在等你如何……那就叫那小名嘛！就叫那些母親叫那小名唉！那一不小心，過去唉！共產黨就派那些人，唉歡迎啊！你這……知道錯了還轉不來喔！

對啊，那就我們是一直往前走，大概二十公尺，就台灣去了好多人。那個燈就打開了嘛！旗子插著，就在那樣就，進去也就五個五個，到了五十個就到……到仁川。上車到仁川，去洗……帳篷裏面，來的通過去洗澡。澡洗完了，從頭到腳的衣服都不要了嘛！換新的，穿好了。出來……大概就五十個，就上船。五十個就上船。那個，一條登陸艇坐五百人啊。……

……那個衣服通通……那個穿都沒有了，都穿新的。從頭到腳嘛！發了那條，我們從俘虜營。那麼他這……弄了背包……就那樣帶到船上……。(王元)

王元對這段路途所見也有深刻的印象。中共代表不只在鐵絲網外呼喊口號，甚至用上更加細膩的溫情攻勢，試著叫出戰俘們的「小名」來吸引這群台灣的「反共義士」能夠回頭。同一時間台灣也派民眾在兩旁搖旗迎接即將回國的「反共義士」，而且營區內的反共戰俘也早已針對中共人員的「詭計」提出了「因應對策」，預先告知所有人走路時無論聽到什麼都無須理會，否則遭到對方「迷惑」可是會難以脫身的。國共雙方在戰俘議題上所進行的最後一場公開角力，透過各種方式來展演和攻防，造就了當天發生在中立區外的這場詭譎的怪異演出。

我們是在俘虜營出來以後，他才……快到仁川，那個十個人一個車……十個人一個車……那個有個人人在接車。唉接著車了這……去洗澡幹什麼。那就很多人喔！那就政工幹校的嘛！那穿軍服喔……嘿上船！上船他就陪著你上船。就一道坐船回來了。那個……那個有啊！那個……很多啊！……

……那個是政工幹校的嘛！政工幹校，都是男的喔！女的沒見……都政工幹校的。快畢業了，回來。到火車幹什麼，唉！回來我們到楊梅那邊去來看我們嘛！（王元）

國民政府從台灣派出身著軍裝的政工人員遠赴韓國陪同（押送）反共義士來台。在結束長達三年的戰俘營與中立區生活之後，讓戰俘們沐浴更衣，從頭到腳換穿新的制服和裝備登船，準備在自由祖國台灣的土地上粉墨登場。期間全程有台灣方面的政工人員護送，確保「義士」們能夠安然抵達台灣。

小結

在戰俘營的鬥爭場域中，權力和資源的爭奪分別體現在戰俘營的自治警衛隊以及食物配給兩個面向上。首先，掌握了警衛隊就能在營區內取得話語權，進而掌握到營區內戰俘的人事和生活規範管轄甚至資源分配等優勢。然而根據受訪者對營區內的伙食情況描述看來，戰俘們每日所分配到的食物經常低於正常該有的標準。研究者推測原因可能是當時韓戰正激烈進行中，配給到戰俘營的物資自然不會太過豐厚。但也可能經過有心人士的刻意操縱，將原本配給充足的食物當作稀少資源來控制戰俘，在飢餓的環境中施予願意合作的人，也順便打擊不願合作的敵手，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種向權力集團（握有資源的一方）靠攏的情形。

在此我們也透過受訪者的敘事觀察到鬥爭的形式從單打獨鬥到組織行動的過程，參與者紛紛組成初級團體甚至更複雜的次級團體來進行這場角力。首先被

提及的是以的省籍分壘的組織型態，這樣的地緣凝聚關係在華人文化中十分普遍。受訪者王元年被拉進反共組織擔任幹部的其中一項原因就是因為他的上級長官和他都是四川同鄉，因次獲得信任和提拔。張秀實也提到了不同省籍所組成的派系透過打群架來爭奪權力的場面。隨著組織鬥爭情勢的升高，組織也越來越龐雜，逐漸向「親共」和「反共」等意識型態做劃分的集團勢力靠攏。

其中，親共勢力由原有的解放軍幹部和共產黨員擁護。反共勢力則由前國軍人員為骨幹策畫，當然也接受了來自台灣方面的政治工作人員的援助和指揮。隨著親共和反共鬥爭的發展，反共組織在戰俘營中瓦解了親共組織，由地下轉為公開並且掌控了實質支配戰俘營的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戰俘們集體刺字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與影響，刺字在中國可能是一種具有貶抑和懲罰的象徵，反共組織對此特別用了岳母刺字來結合戰俘刺字的正當性以宣揚其中的愛國意義，藉以合理化這項極具侵略性且不人道的強迫表態手法。儘管反共組織強調刺字是出於戰俘的自願報名，但從受訪者的敘事可以看到刺字是以集體命令的形式下達到每個聯隊來執行。這樣刺在皮肉上的反共標語無疑是戰俘們回大陸的一道阻礙，他們深知共產黨對思想檢查的嚴厲以及迫害手段。因此戰俘們身上大面積的刺字將成為抹不掉的重大政治汙點，徹底摧毀共產黨對這批「投降戰俘」的信任連結。這無疑也是反共組織最赤裸直接的控制手段，目的就是將「回大陸」的戰俘最小化。

對於甄別影響的除了刺字之外還包含了先前發生在戰俘營內的鬥爭活動和恐怖手段，藉由匿名投票的方式來事先調查有意回大陸的戰俘使其曝光，在甄別前夜將這些人集中訓話甚至當場殺害，隔日將其曝屍於甄別會場路旁，這些死亡警告都大大破壞了戰俘對甄別制度的信任，影響了甄別結果。戰俘們的感觸就如

同王易生所說的：「大環境看來，我看是回不去（家鄉）了。」這樣的印象。

當選擇來台的戰俘準備登船的那天，國共雙方皆派出了人馬在路旁搖旗吶喊叫陣，一方希望戰俘回心轉意回大陸，另一方歡迎戰俘即將回到自由祖國台灣。這樣的政治表演看在路過的戰俘眼中更是五味雜陳。兩大政權擺出大陣仗為了意識形態互相搖旗吶喊比氣勢搶人，相比戰俘們在韓國戰場上所歷經的危險和苦難感受，心中的衝突和斷裂感突顯了老百姓與國家在面對戰爭的看法上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對這場戰爭而言，受訪者並沒有提到任何愛國和榮譽等字眼，更多的只是簡單的作為一個人生活考量而已。



章節目次

第六章 韓戰志願軍戰俘到台灣

第一節 從「共匪」變「國軍」

壹、反共義士登陸基隆

貳、自願參軍？

參、分發部隊

肆、為反攻做準備

第二節 退伍

壹、回到這個陌生的社會

貳、陳安德故事

一、被迫退伍而流浪

二、娛樂場所討生活

參、王元的故事

一、到工廠找工作

二、心繫四川老家

三、保命原則：不要亂講話！

肆、張秀實的故事

一、加入榮工隊：圓鋸十字鎬的生活

二、返鄉探親拿掉刺字

伍、王易生的故事

一、加入榮工隊：薪水多的太多了

二、離散的四川老家

三、討個老婆組新家

四、四川人娶四川人是異國婚姻！

小結



第六章 韓戰志願軍戰俘到台灣

從韓國到台灣，第一批空運抵達的部分戰俘搭機在松山機場降落，緊接著大部分乘船抵達的人員從基隆港登陸，穿著新制服在眾人的夾道歡迎下進入了台灣。結束公開行程後戰俘們隨即被送進營區來進行思想教育和新兵訓練，隨後以「自願參軍」的名義重新分配進了國軍部隊。戰俘們從一開始的百姓身分入伍，上戰場成為戰俘，如今又重新被訓練加入新的單位，這一連串的過程都聽令於掌握支配大權的國家機器指揮，其徵兵過程無論宣傳用何種說法來包裝掩飾，這都是國家暴力展現在人民身上的直接寫照。張秀實講述到自己軍旅晚期曾經接受過跳傘訓練，目的是用來在未來反攻作戰中當作「進攻部隊」的準備。顯見戰俘們移交到國民政府之後不但沒有擺脫戰爭陰影，反而成為新銳的戰爭資源來加以有效地利用於台海保衛戰以及未來的反攻作戰，回想當年在韓國戰俘營對戰俘承諾會永遠讓他們脫離戰爭的說法，實際結果卻是一場騙局。

第一節 從「共匪」變「國軍」

本研究四位受訪者皆於基隆港登陸台灣。此時他們的身分也從共軍戰俘搖身變成國軍新兵，重新接受數個月的訓練而分發進部隊，本節收錄的是受訪者們抵台參軍到退伍前的經驗敘事和討論。

壹、反共義士登陸基隆

……五個人上……上那登陸艇嘛！五個人一條船，坐完了嘛……坐到一半，那個船就開到海中間啊！對啊！我們一走什麼就……美國軍艦護航咧！他怕大陸打……抓！對不對？

那個……就那個一……元月三十一號嘛這？

我們坐，大概坐一個禮拜咧！坐了到……基隆。到基隆晚上他不准下船。第二天，老總……蔣介石啊！就講話。講完了嘛！那個……谷正綱和老百姓。……講了話嘛這就，我們才上火車。上火車坐到楊梅。(王元)

反共義士抵達台灣，在基隆港接受群眾熱烈的歡迎。義士們穿著新的制服、揹著背包、手裡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大張旗鼓地下船。踏上這片呼喊過無數次口號但卻是第一次見到的「自由祖國」之地——台灣。

在基隆坐的，坐火車有……幫你拉茶，給你拿什麼東西吃。我們講不要。我們講什麼都可以吃，那個冰啊！冰淇淋跟冰棒我們不吃。……對啊！那個我們在那邊就講，有很多給我們講的。你們不喜歡不要吃，吃了拉肚子了。有很多不相信他就。

上火車時每個人發兩三包香菸，還有三十塊錢。說是蔣夫人送的。到了桃園走路去高山頂，在那邊住了一個多月受訓。(王元)

走宜蘭這經過……把我們拉到下湖，下湖就是反共義士住的房子，在那蔣經國幫修那房子，唉宜蘭……轉個大圈，轉個桃園過一個下湖對不對？現在我都忘掉了。在下湖，受三個月訓，都把我們分到部隊來了。(王易生)

貳、自願參軍？

1952年4月5日在巨濟島戰俘營曾經一連三天廣播了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給志願軍戰俘的聲明：「希望大家回到共產中國參與建設，並保證能夠安樂地過平民生活而且不用再當兵！」(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78)。1953年12月，「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於台北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由谷正綱擔任主席，其中一項主張

要求戰俘監管工作應於 1954 年 1 月 22 日終止，釋放全體戰俘並「恢復其平民身分」（周琇環，2005）。

在談判過程中積極拉攏戰俘的共方陣營與聯軍陣營都曾表明了願意恢復戰俘的平民身分免於再受戰火波及。對此，戰後來台的「反共義士」似乎沒有認知到自己有這樣的權利，又或者說他們根本不相信這樣的說詞。

回台灣……沒有沒有。沒有這樣講。那……那我不知道。沒有沒有沒有。那個回來一定要當兵的嘛！（王易生）

事實上戰俘打從在基隆下船後，就直接拉到了竹苗一帶的營區進行政治教育以及軍事訓練，隨後即依照國軍的安排分發進到了國軍部隊。研究者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出版的《抉擇：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圖錄》上找到了一張照片，記錄了反共義士們正面露笑容地擠在一張桌子前連署從軍意願書。

圖表 6-1



引用李興竹《抉擇：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圖錄》

當研究者問到自願參軍的說法時，張秀實笑著說道。

（笑）呵呵呵……那個是……你不自願也不行啊。那個是……那些事情啊……那是……是當官兒的呀！負責的人講，他不那樣講不行。你在那個環境你不聽他的不行啊。你要……要吃飯要生存的嘛。你像我們在大陸的時候……那共產黨說我們志願軍，哪個自（願）……你願意去當兵打仗死掉呀？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那……那些……他的幹部，負責任那些人他講的，他不講也不行啊！他逼得你要講。（笑）那你曉不曉得呀？……你看我們來到台灣也是一樣啊。他當然要那邊講啊，他說……我將你俘虜過來，還要叫你去當兵，還要叫你去打仗。你這個聽到都不太舒服的嘛！對不對啊？他是……唉你們是自願的啊，不是我們要……要強迫你的啊！（拍桌）這個玩政治……你們沒當過兵沒……對這個政治方面啊，沒有那個過，你不曉得。你知道也……也要講，有一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你搞不清楚。

哦！那個時候當兵跟現在當兵不一樣啊，媽當兵……那個……有那時候那個叫中央軍啊。那都是打人！罵人的啊！唉！那是現在進步了才不准那個打罵，不可以。你知不知道？從前就不行啦，班長排長看到你不是給你兩個耳……（做出力怪聲）哈哈……嘿嘿嘿！他不給你講情形的。那是以後進步了，才沒有這個。不行打罵。知不知道？（張秀實）

不管當國軍還是當共軍，對張伯伯來說都是非自願的，是被大環境所逼迫的。一方面用威權手法來脅迫役齡男性和俘虜充軍為黨國服務；一面營造自願參軍的愛國意象來掩蓋國家暴力的事實，進而繼續利用虛假的愛國事蹟和歷史來為運作。這樣真真假假的政治操作在張秀實眼中無所遁形，但身處威權國家統治者底下的受害者也只能任人魚肉，配合這場政治演出。

那時候我們也不知道。那時蔣經國呀！跟那個……谷正綱啊，他們是承辦人。我那時候哪的……哪的曉得回來……有的知道有的是不知道。我們是不知道。那是蔣經國說，說

你們到台灣去啊，當十年兵你們就可以退伍啦。(張秀實)

作為大時代裡的小人物，張秀實與其他俘虜兵的命運受人牽動著。回想起蔣經國與反共義士們的約定，要他們在台服役十年就能退伍。

沒有沒有沒有。有的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他說到美國人那邊去那他肯收容你嗎？開玩笑。你那個要養活那些人天天吃飯不做事，那個除了有美國人收容你，其他的國家哪個收容你嘛！那英國法國他管你嗎？日本人他管你嗎？他都是美國人！唉！美國人他是講，是聯合國啊，要優待俘虜啊，俘虜要優待他。要有飯吃，有地方住。唉！有病啊有什麼……給你治療。是這個樣。那分到其他的國家，哪個國家收容你啊？你講那個難民，收容他基本上要吃飯的。他還給你安排工作，不能光給你吃飯生活那個。那……那在俘虜營那不一樣，那是短時間的，那個戰爭一那個了（停戰）……就沒有了。他是這樣嘛，對不對啊。嘿嘿嘿。(張秀實)

「反共義士」抵台後的命運就和民國三十八年隨國府遷台的「外省老兵」一樣，往後的人生從服役到退伍甚至到退休生活及老年安養過程都和中華民國政府密不可分。而這段「依賴／依存關係」(reliance)讓老兵們難以脫離政府的照顧和控制，他們必須犧牲奉獻來挹注這個政權，進而穩固了黨國體制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地位。即便黨國侵害了老兵的生命和生活，老兵們也接受黨國視角所提供的說法，認為自己理應提供服務和奉獻，就如同張秀實所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逆來順受的接受國家的安排。

參、分發部隊

到台灣的經過，在下湖那上了大概三個月吧！到桃園的下湖，林口那裏。在下湖……

都是政治教育啊！政治教育期呢大概三個月，一天到晚上課。上課畢業了完了以後，都把我們分發到新竹，新竹（菩提？）²⁷營房，大概你也知道。都在軍事訓練。訓練兩個月基本教練，兩個月完了都分發到各部隊，這個時候台灣，那砲兵沒砲的餉。我們都成立個新單位，就老單位調去副連長啊……什麼營長幹部，都接收我們然後……美國人不用美式裝備嘛？他們發了個車輛，發了個砲。我們就訓練那個砲……。

部隊沒人嘛！我不講就是一個連長一個伙夫嗎？我們去一個連一個連慢慢都成立起來了嘛！這樣。那砲兵光說是砲兵，什麼都沒有嘛！光是連長，伙夫……沒幾個去成立。唉！沒有裝備嘛！砲兵一個營！那也有砲指部呢！第八軍砲指部！一零五的砲……。(王易生)

受訪者在台灣沒有接受過任何在部隊入伍意願的偵詢過程，甚至連國民政府官方所宣傳的的連署「自願參軍」過程也沒有印象。唯一有的是制式的部隊移訓過程和駐地換防等流水帳般的敘事。這批在韓國戰場有過實戰經驗的沙場老兵，來台後先是被集中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隨後接受國家機器支配而指派到新單位服役。此時的「反共義士」逐漸脫去反共宣傳的政治象徵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國軍反攻大業和保衛台海的實戰工具價值，數十年來隨部隊換防在台澎金馬諸島之間流動。

有的分到海軍。唉有！喔你有學問的……他分到海軍。我們這什麼都不懂啊，只能到陸軍嘛！有很多分到海軍去了。(王易生)

……痾我們那個……步兵的很少，都是……大部分是砲兵，還有那個工兵……唉通訊兵……都是特種部隊嘛！這步兵……步兵的真正不行了才來步兵嘛！步兵就是……唉！這個當兵……這個在部隊有很多事不行。你有一個字不認識，講話也不會講……這你就到步兵去了嘛！對阿，我們營部不是還有一個是步兵的咧？唉對啊！（王元）

²⁷ 王易生用四川口音講出近似於「菩提」營房的地名，但真實駐地名稱有待查證。

等我們到台灣在基隆登陸，把我們送到楊梅高山頂，去受政治教育也有，步兵訓練也有。當時月薪是二十塊錢（一個月分兩次發）。可憐喔！分發單位是自己選的，但是要看專長看學歷！我分配到修補廠去。（陳安德，田野筆記）

也是分配。自願……自願是不可能的。那個……你去當老百姓你不會做什麼哪能吃飯。那自願在部隊才可以……你沒有什麼技術才會來當兵嘛！就是這樣的。我們的排選擇啊！也是選擇啊！就砲兵比較多啊。……欸！……我是步兵。27師 79……。在北部啊。（張秀實）

雖說許多老兵都不是自願當兵的，長年在戰亂中流亡的老兵成長過程中缺乏教育機會，沒能學得一班社會所需的技術，加上本身和台灣的語言文化隔閡在在都侷限了老兵在台灣這個社會中求職謀生的可能，最終只能待在部隊和眾多相同出身背景的同袍一起擔任低階且低技術的基層工作。

王元在韓國戰俘營是反共組織的初始成員之一。他提到自己回台當年因為在戰俘營中擔任要職，本來有機會受提拔作軍官，但王元自認本身教育程度不足無法勝任軍官工作而婉拒，只能繼續和其他老兵一樣在基層單位中慢慢從士兵當到士官退伍。

我們唉……我們砲兵嘛！我們回來嘛就到……嘉義蘭潭，蘭潭水庫那個嘛！就在那邊我們……對啊！我們六六三營嘛！到五十……四十，四十五年……四十七年，我們去接澎湖。

去接澎湖啊！澎湖就去駐防啊！那個一年半嘛！我們去澎湖就是……那個是……澎湖那個防衛司令是胡宗南，老將軍嘛！對不對？四十九年回來，就住在這台南光復營房。以後……大概五十一年就，有去馬祖。馬祖就五十三年回來，又到五十七年有去金門。去金門又去幹兩年唉！一年半就退伍了……五十八年十月份我就退伍了嘛！（王元）

反共義士充實了國軍部隊的戰力在外島前線據點擔任駐防部隊，因此有許多人也因此經歷過民國四十七年在金門所爆發的八二三戰役。

金門去兩次，馬祖去一次。我金門退休的呀！八二三……八二三我們快撤回來了。就……就已經快撤回來了那砲戰發生了，我們那把我丟到……山海邊了，我看吉普車子。(王易生)

張秀實以及王易生都曾參加金門砲戰。研究者還在台南市榮民之家第五隊的外牆上看到了大型的照片寫著「八二三炮戰英雄」，在數十個垂垂老矣的榮民伯伯臉孔中研究者還認出了張秀實也站立其中。韓戰爆發後不到十年的時間，來台的反共義士換上了國軍制服隔海與先前服役過的中國共軍對壘，其心境複雜更是五味雜陳。

肆、為反攻做準備

2007年研究者曾在傘兵部隊服役，某次和張秀實訪談的過程中意外聽到伯伯談起傘兵訓練基地大武營，意外發現「反共義士」中的「老傘兵」身影，讓研究者對此感到十分好奇。

我跳過傘啊！我傘兵營啊，我在跳傘啊。……那個時是部隊，唉！老總統規定……部隊要挑些人去跳傘，唉！一個連要挑選十個人。一個班，去跳傘。

四十七年，八二三以後嘛。唉！啊那個時間我們都回來了。四十七年嘛。……他主要是為了訓練這批人啊。將來，你那個反攻什麼……他說是要反攻大陸，這你是四川人，唉你投到四川去。他講話你懂啊！方言都……你了。唉！另外一個省你講話不通，曉不曉得？

他是為了要這個樣嘛。唉！那時候規定每個單位都要挑選……挑選十個人。每個連。唉！要挑選去訓練。

……唉！就是訓練跳傘嘛。其他的不要訓練。其他是……那個有訓練過了嘛。以前我們步兵，天天出操打野外這些都不需要了。主要是你要會跳傘。唉！這要把那個動作學會。學會了你到了戰爭一爆發，飛機……唉一裝，你要你要到四川喔……好了你就跳下去。嘿！他要你講話語言比較通啊。不是他講個家鄉話你聽不懂啊。唉！他是這個樣子。……他是那時候準備，當時準備另外的……你曉不曉得？他那個是老總統他都有準備的，你曉不曉得？（張秀實）

張秀實參加過金門八二三炮戰之後回到台灣，又被連上幹部指派去屏東進行跳傘訓練，為了往後可能爆發的「反攻大陸」作戰進行準備。

作為經歷過韓戰以及八二三戰役的老兵，對於國家除了寶貴的實戰經驗之外還有其附加價值，利用他的省籍身分和方言母語作為戰爭工具，國家對身體徹底地榨取利用價值來為「反攻大業」服務。老兵們藉由空降作戰深入敵區（家鄉）與居民溝通無礙，但也因此在自己的家鄉（敵區）帶來戰火的破壞。透過戰爭才有可能出現回家契機的窘境展現了外省老兵在台灣戒嚴時期的戰爭狀態中備戰時的矛盾心境。張秀實說過：「玩政治你玩不過他們！」表示老兵在過程中都清楚這些權力運作，只是無力對抗而已。

第二節 退伍

民國五十八年，反共義士接獲命令得以退伍。受訪者表示當時聽到命令都有些錯愕，感到無所適從。退伍所帶來的衝擊無論是民國三十八年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國軍官兵或是本研究所訪談的韓戰反共義士而言都是重要的人生轉折，一但失

去部隊的生活依靠，要他們脫離軍隊獨自在陌生的台灣社會中自力更生是有一定的難度的。因此本節特別將關注重點聚焦在受訪者的退伍生活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之敘事。

壹、回到這個陌生的社會

……在砲兵部隊，我一直待到退休，我五十八年在金門，在金門退兩次，在馬祖退一次。在金門為什麼退休？我在外面出公差，連長突然給我打電話。連長：「你回來……回來了。」王易生：「你幹什麼？」連長：「你退休了。」王易生：「吼！（驚訝聲）嚇了一跳。」

都沒犯法啊！又沒做錯什麼事情，就退休了！反正，韓國回來的，在金門，從那登陸艇全部趕下來！全部下，一個都不要！結果我們砲兵啊，韓國回來全部退休，全部退！不要！不要！你想幹也不幹，一個東北人……俺們連長在金門……歡送我們金門退伍的。他哭！連長責難說：「你哭也沒用啊！你哭連長也沒辦法，這上面命令叫你退啊！你不退……沒補給了，你吃什麼？」哈！（王易生）

當年被國家用盡各種方式和理由給脅迫拉進了部隊，在適應了數十年軍旅生活之後又被迫「必須」離開部隊，各種悲傷無助的焦慮湧上了心頭。顯見到國家在動員人民參戰與強制退伍時毫不留情的理性計算和利用，讓人民成為受支配的資源任其擺佈。

唉……我剛好退休喔上士升……升到頭上啊哈哈！（笑）……韓國回來每次勳都是……都是最大一個上士。嘿！每次都是……有只有千分之一啦，也還是有啦！單位不一樣啦！我們砲兵的不行了。（王易生）

五十八年退伍，我在台灣當兵大概十五年左右沒有終身俸，韓國回來的哪個有終身俸？有！

有一個陝西人很會拍馬屁，很愛打小報告。我們退伍了他被留下來。(王易生，田野筆記)

部隊生活壟斷了老兵數十年的生活，部隊也成為台灣這個意地上唯一熟悉的依靠和連結。然而在台服役不滿二十年的經歷限制也讓韓戰反共義士無法請領終身俸，在退伍福利上又是矮人一節。王易生說道，只有專長身分特殊或關係好的少數個案能在這批「大退潮」²⁸過後繼續留在部隊。反共義士在宣傳和實戰價值都消耗殆盡之後得以退伍回到社會，許多人卻因此陷入窮困潦倒無依無靠，成為社會問題。

但是也並非所有老兵都想繼續留在軍中靠部隊生活，張秀實提到了曾有反共義士同袍，趁著蔣經國參訪時當面請命退伍的事件。

……那個時時候那個是這樣的……有一批人，他是蔣經國講了。當時我還不知道的，那也是聽他們講……他們隨扈去找蔣經國，剛好碰到那個機會，就這位隨扈，隨扈去找了，找了之後蔣經國……他說從四……我們是四十三年入伍嘛。四十三年開始。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三……唉！他說從那批那個入伍的……那個反共義士，叫他們通通退伍。就是這個樣。

唉！那是蔣經國那個的。那個都是蔣經國他在負責任嘛。他說了算的嘛！他說叫你退伍你就退伍。唉！那時候他的權力很大咧！唉！由他來負責任的嘛。我們輔導會這些那個……這些……這些機構，那都是蔣經國搞的嘛。

……我們那還是兵啊，二等兵啊。哈哈！欸！退伍下來，那分發在部隊是上兵職慢慢幹，幹到上士班長才退休地。……我們是五十八年才退伍的嘛。(張秀實)

根據張秀實的說法，蔣經國曾在反共義士來台時承諾只要服役十年就能退伍。因此反共義士也在期滿之後請命蔣經國兌現承諾，方才結束自己數十年的征戰生

²⁸ 指同一時間有大批官兵退伍，通常和政府制訂的退除役政策有關。

活回到社會。

小人物在大時代底下成了被支配的角色，在國軍服役未滿二十年的經歷也減少了反共義士退伍後所能受到的權益。張秀實和王易生都提到同樣的觀察，「從韓國回來的（反共義士）」在部隊升遷受限，多數人退伍之前只能升到「上士班長」的階級，少有爬上「士官長」的案例，某種程度來說反共義士在升遷過程中也是隔著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升遷困難的問題可能與老兵們的出身背景有關，加上從小未能受到好的教育就被捲入戰爭數十年，最後在部隊中只能擔任低階或低技術工作。但也可能因為政治因素而有所影響，讓這群「韓國回來的（反共義士）」頂著「前共產黨部隊」以及「投降敗兵」等不名譽的背景在國軍部隊升遷時感到更多壓力和限制。種種因素都讓反共義士在國軍生涯受到不平待遇。如今這群在威權政府統治多年下的老榮民早已習慣沉默，即便到了解嚴逾三十年後的今天，反共義士們仍然習慣將自我禁聲，即使心中有所不滿卻仍然默默順應著這個管訓他大半輩子的體制。

貳、陳安德故事

一、被迫退伍而流浪

在所有受訪的反共義士之中，陳安德是最早離開部隊的一員。八二三炮戰期間，在台南機場擔任班長職務的陳安德因為隊上的班兵在營外發生軍紀案件，開車撞死當地居民。陳班長替患有氣喘病的班兵（也是反共義士）扛罪，入監服刑十三個月。

出獄後部隊欲將他調往外島加入「反共救國軍」²⁹，陳安德不願前往只能選擇退伍離開部隊。他回憶到當時：「退伍的時候什麼都沒有，連褲子都給你扒掉！」陳安德對自己當時的遭遇感到十分委屈，覺得自己是負起責任照顧班兵的幹部，但卻因此要被外放或踢出部隊，讓年輕時就自願加入部隊討生活的陳安德感到挫敗和打擊，生活也因此出現困難。

當時要找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我出來找工作找不到，想幫人家看大門不要錢，人家不要！在安南國小附近有個模具店工廠老闆收留我，這樣過了兩三年。後來才找軍中幾個朋友借錢開了個麵館賣陽春麵（台語「切仔麵」），當時一碗麵是兩塊錢。我和另一個四川同鄉合開，但他野心太大不好相處，後來我自己一個人顧店，大概兩年後生病休息（腸胃問題），拉肚子拉了一年多。當時在成大醫院要開刀連醫生都沒有，病床也沒有，從新竹借了一個醫生來幫我開刀才治好。（陳安德，田野筆記）

離開部隊讓陳安德頓時失去依靠，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受限於本身的教育程度以及語言文化隔閡，想要找個只供吃住不給薪的落腳之處都有困難。後來經過台南一名老闆的「收留」之下才能靠著軍中友人的接濟合開了一間麵店。軍隊人脈是當時老兵在台灣唯一的親友和支柱。但是陳安德的健康問題不斷威脅著他的生活，早年也曾經因感染痢疾在韓國戰場上住院一年多，退伍後又因為腸胃健康問題進出醫院，病痛困擾加上與軍中合夥人的不合最後只能收掉麵攤的工作。

二、娛樂場所討生活

病好了我就在外面住在別人的房子，當時喜歡玩，那時的台南市好玩的很！台南市好玩，隨便到處亂跑！晚上十二點到三點去找女人，那時的錢夠用。什麼酒店都有，當時小

²⁹ 駐守外島的「反共救國軍」是江浙閩粵沿海一帶被國軍收攏的海盜和游擊隊等非正規部隊，紀錄片《最後的島嶼：反攻南日東南沿海登島游擊戰（1）》對該部隊有詳細的介紹，影片中也講述到該部隊收用「俘虜戰士」以及「罪犯」來作戰的歷史過程。

女孩十三四歲就出來賺錢，我有時當保鏢。那時好玩的很！吃香喝辣，一天賺二十塊花不了，後來沒什麼事做。我並沒有做壞事，那些壞事我最討厭了！

有時候去茶室點一杯茶，玩撿紅點坐好久，還記得叫做菲律賓茶室，在沙卡里巴附近。過幾年才到榮家，到現在已經在榮家待八九年了。(陳安德，田野筆記)

居無定所的陳安德長時間流浪以及借住在友人的房子，於台南的酒店從事保鏢工作。他對這段時光感到十分滿足，他強調自己做的雖然不是正當工作，但他沒有做壞事！強調自己是個有原則且知分寸的人。數年後因年紀大了來到台南榮家定居下來。

參、王元的故事

一、到工廠找工作

民國五十八年退伍，民國六十二年去工廠做到八十六年(七十五歲)當初工廠招工人，王班長找不到工作，廠長還開玩笑說不收退伍軍人，因為退伍軍人不工作，只會比拳頭。王元找工作不跟老闆談工資，只管吃飯和睡覺有地方最重要。(王元，田野筆記)

剛離開部隊的王元也感受到求職不易，找工作只要求能溫飽和遮風避雨處，不敢奢求好的薪水待遇。老兵們的文化與台灣社會的距離在找工作時增添了困難。進入工廠工作後，王元借住在台南精忠三村的同袍家。民國七十九年，朋友結婚後便以十五萬元的低價將房屋賣給王元，直到民國九十七年政府拆遷眷村才申請到榮家至今。

二、心繫四川老家

研究者曾問王元有沒有想過結婚，他說當年部隊駐守澎湖時，有戶人家有三個姊妹想請他娶一個，但王元在離家從軍前已經有妻小所以婉拒。第一次探親回四川時還有見到太太和母親，王元還拿著照片給研究者看，他說：「其中一個小兒子去當紅衛兵打死了。現在親人都已經不在了只剩兩個弟弟。」大時代分隔了王元和妻小，他來台灣不想再娶。經過數十年的分隔終於回家鄉見到親人，但小孩死於文革動亂，一個家庭被時代與國家撕裂拆散，在兩岸承受著不同的苦難。

老兵一生未能得到兩岸政府的關愛和人性對待，退伍只管發錢，老了住在台灣的榮民之家。除了供吃住和錢之外不論是家庭上的親情或婚姻和情感交流都受到無情的阻斷，情感被剝奪是老兵身上看不見的傷口。

三、保命原則：不要亂講話！

唉～！（長嘆氣）那個講是講的那好聽……對啊！其實，在大陸啊那個……你講抗美援朝，回去還好的咧！那我們那個……我們扎了字再回去……都沒有像我們開放我們回去了他們都還在呢。那就是要……弄那字，不能……不能給我們家有這樣。啊那有些……有刮了的，皮剝掉了……跟著那回去了還是……回去大概，一個禮拜……沒有……一個禮拜就，把去扎字去小組長那邊，規定去報告啊！他怕你亂來了，對不對？有一些就一直在這邊管制你了嘛！對。你看……我回來，我們那個好幾個……我們回去了都還在嘛！可是在那……那就講啊，這共產黨這個誰都知……共產黨那不講情啊，你再好？你亂講話他講你這個不對。你就是不能罵他的幹部，不能按我們講什麼你……共產黨裡面不行。不能罵他的上級。（王元）

當年在戰俘營內的刺字行動和恐怖威脅讓許多人被迫來台，但有些戰俘還是回到中國，王元在開放探親時回鄉看到他們都還活著（並沒有如反共組織宣稱回

大陸立即被處死)，戰俘所面臨的困境在於表面上兩方政權都極力爭取遣返，但戰俘議題落幕後卻飽受政治檢查的困擾，成了爹不疼娘不愛的異己。回大陸的戰俘去除身上的反共刺字後仍然不受中國共產黨信任，長年在監視和懷疑的氛圍中度日，另一方面反共義士在海峽的另一岸同樣接受著威權政府的監控下過生活。

對啊！五十八年，十月一號就退伍了。退伍下來嘛……唉！不要講了。唉真是！講到這個當兵那個味道，不能講對不對啊？不過還是過去了。對啊！你當兵有很多……那沒受過那個嘛！你在部隊這樣那樣……還有自殺幹什麼的。我們去管他那麼那……死活就是這樣嘛！你死了你你……你誰有把你升起來對不對？你死了你活該。我們也就不管什麼還是看一看這個世……。你看，他們六十二年，我們離開……共產黨去，相隔十七年了。對啊！那個在大陸五年嘛。

……唉……話說我們那個這是，不管死活，過一天就賺到一天嘛！那個沒有談什麼死活的問題。對不對啊？就是不要亂講話。……一開放回大陸去，唉我們有很多回去關起來的。……唉有啊！唉你回去關了幾個月才來。關半年！那就亂罵嘛！我講你罵有什麼用？……人家問我們，知道那就講！不知道呢？你問這個怎麼講我不能跟你講這個，那那個也不能強迫你講嘛！對不對？唉那……你自己腦筋要清醒的啊！不要吃虧嘛！（王元）

王元談到戰俘們所經歷的殘酷和苦難，有的人無法承受壓迫和屈辱憤而自殺，王元認為這樣做並不值得，死了也無法得到尊重。細數離家數十年光景，當兵的艱苦往肚裡吞，他認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亂講話」！而且這樣的道理不論身處在國共任何一方的威權政府底下都是通用的。

肆、張秀實的故事

一、加入榮工隊：圓鋤十字鎬的生活

從陳安德以及王元退伍找工作的敘事可以看到老兵退伍後重返社會是如此困難重重。大批老兵在面對退伍生活時顯得無所適從，卸除戰鬥任務回歸社會之後反而成為國家需要處理的問題和負擔。國民政府也意識到了退伍官兵安置的迫切性，於民國四十一年建立制度設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來照顧和協助榮民榮眷解決退伍後的就業和生活所需，張秀實也在這樣的時空環境底下循著退輔會管道求職謀生。

……他找不到好的工作，當然是要……唉！所以以後那輔導會蔣經國那……那身體不好啊，到了六十歲。我那個就，到榮民之家嘛。你到那裡去報到。啊有房子住，有飯給你吃，他是這個樣。成立那個輔導會，那有很多退伍下來你們都不知道。那個火車站啊……縣市到處都是老榮民啊。那政府一看不對啊！趕快……趕快想辦法把這些人要收容起來。唉！

……他是怕沒有工作做啊！你……你其他的工作也找不到啊。……那時我是糊里糊塗的，他媽的！管他媽的我這早晚是要退伍嘛！……那時我們退伍也是在那個……當兵那個醫院啊。八零四這個台南那個什麼醫院的，唉！檢查嘛。他分到我檢查我是……到火車站去推行李包。唉！我說：「我這個工作好啊！唉！這個工作我幹得了啊」！（笑）結果他們不是，他們沒那回事！哈哈。唉！……我說那個工作當然好幹啊。哈哈，推行李包，唉！到了火車站那多好啊。哈哈結果我是拉到這個（水庫）……受騙了，哈哈哈哈哈。

……五十八年退伍剛好修曾文水庫。……都是那個時間。他說你四十三年入伍的，五十八年……蔣經國就下命令，那些人通通退伍。下來差不多是都在曾文水庫的比較多。唉！……我什麼都不會……我圓鋤十字鎬，哈哈……圓鋤十字鎬。唉！（張秀實）

張秀實的敘事常見到他認為政府的說法總是不可信，從自願參軍說法、十年退伍約定到現在的退伍工作分配結果總是受到政府的欺騙。原先以為自己被安排到火車站作輕鬆的工作，但這樣的「好康」終究沒能實現，反而是隨榮工隊到台

南修建曾文水庫。

二、 返鄉探親拿掉刺字

嘿！我這個……大陸探親我就把它拿掉啦…… 呵呵。這個雷射嘛！……你那夏天啊，人家看到不好意思啊，看到「反共抗俄、殺朱拔毛」那共產黨是最討厭的。這種人。那冬天那是沒有啊（看不見）那夏天不行……夏天你穿上去，看都看到了。他也不希望你有那個東西，想辦法就去把它拿掉了。唉！因為那時候鄧小平，他那個說：「過去的事情不要談了！」啊，！就是說，大家和好了，不要講什麼話。後像現在從台灣來的，行啊！你就要送到他家裏面去，唉！就是過去我們的國民黨跟共產黨如何如何……不要講了，不談了。就是這樣。（張秀實）

張秀實以及榮家內的魏殿臣都有將手臂上的刺字用雷射去除，穿短袖時不會讓旁人看到自己身上的反共標語刺字，胸口較大面積的圖騰則保留不動。然而透過開放探親時「去除刺字」這件事情也隱約透露出反共義士對身上這些「刺字」的看法，凸顯了這些標語和自己的生活格格不入，這些刻劃在手臂上的標語作為一種被迫的公開表態，是當時政治環境底下的產物。不只刺字成為他和大陸家鄉之間的隔閡，也因為戰俘營的經歷使的戰俘們離家更遠。如今解嚴開放能夠回家，老兵們選擇把刺字去除，拿掉國家在他們身上留下的意識形態鬥爭痕跡，這樣的自由也終於能奪回一點點屬於自己對身體的主宰權，讓身上的皮膚擺脫作為國共角力的畫布。

開放探親之後，張秀實多次往返兩岸居住。時常在中國大陸住一年；在台灣住一年交替。直到近來年事已高，無法再負荷家鄉山區長途跋涉後，選擇在台南榮家定居下來。

伍、王易生的故事

一、加入榮工隊：薪水多的太多了

王易生也在國家的安排之下加入榮工隊，參與修建曾文水庫、梨山和台中港等工程。對王易生來說，退伍後的工作仍然辛苦，但薪水待遇較軍中更好，因此對當時的轉機所帶來的生活感到相當滿意。

……公家給我們安排。我們講話也不懂，老百姓誰要你啊？是不是這樣？都是……都是國家幫忙輔導才來做。六塊三毛一個鐘頭。俺們做四季工六塊三毛錢一個鐘頭。做十個鐘頭六十三塊。那就算……算四季工嘛。……當然比部隊多啊在外……我一個頂頭上士才五百八十幾塊錢！哈！（笑）這……退伍下來……也……一個鐘頭六塊三，一天做十個鐘頭六十三塊（笑）啊多的太多了（笑得合不攏嘴）……我……退休了齣！升到第一營一個上士才五百八十塊。一個月！（王易生）

二、離散的四川老家

民國七十六年政府開放兩岸探親，許多老兵離家近四十年，歡欣鼓舞地登記返鄉探親。但是年僅十六歲就被國民黨抓兵的王易生卻從離家的那天下午就再也沒回過家和親人團聚。對王易生來說此時回家早已失去了意義。

沒有，我從三十七年出來到現在都沒有回去過。……七十年開放到現在，我寫信是寫了三封信……我寫兩封信回去看會講什麼，第三封信寫了，他怎麼講你猜都猜不到。他說：「你回來的時候齣，把台幣，換成美金帶回來。他說我們這裡齣，大部分都喜歡美金。」我聽了這句話我就心裡難過了。我們退伍下來，上山下海，作了個苦工才……也很苦來到台灣這裡來。在水漿裡面挑了個爛泥巴，俺是退伍下……我搞第一線，挑了個爛泥巴。上

鷹架，再下鷹架，拐個彎，挑到爛泥去倒。那苦不苦啊？苦嘛～！當兵，最多當上清潔喇叭員，從事這個……沒做這個事嘛！瞧！退伍下來，這很怕找不到工作，沒有飯吃呢！那個誰也怕嘛！講台灣話又不懂！……唉對！現在我不知道了，家裡完全不知道了。所以父母把我們白養了。（王易生）

給王易生回信的人是家裡早先送養給別戶人家的弟弟。他告訴王易生，父親已在民國四十幾年過世；母親也在六十幾年的時候離世。弟弟特別提醒王易生回大陸探親記得換「美金」回去，對此讓王易生感到深惡痛絕。他說其實早就已經打聽好探親要帶什麼禮，甚至還打了黃金。但是弟弟直接在信上表明了要錢讓他感到很難過，因此就決定不回去了。王易生回想到自己住的地方在靠近陝西邊界的山上，從都市搭車進去要兩個小時的車程，如今家已經不像家，已沒有回家的必要。但是王易生又笑著說：「如果媽媽在，再怎樣我也衝回去」。

對不對啊？我們憑良心講話嘛！前面講的真是很苦，還沒到十七歲十八歲捆起來到現在我沒有回過家。以前我們這時代，我現在喔……我很多痛！我沒辦法了只能忍耐了。（王易生）

三、討個老婆組新家

王易生雖然沒有回過老家，但開放探親之後他仍有去過四川省。原因是為了和四川老婆成親，想要迎娶來台灣共組一個專屬的新家。但如今這段和中國籍配偶的婚姻受盡波折，年少時被國家強徵入伍阻礙了王易生與「家」的連結，如今又礙於法令規範的層層限制，王易生和他的陸配共組「新家庭」的夢又再次被政府所阻擋。

王易生的太太是五十多歲來自四川的趙姓婦人，先前曾與三位台灣老榮民有

過婚姻關係，因為個性不和或者死亡才又改嫁。後來經友人介紹和王易生認識在四川登記結婚，期間趙姓婦人為了處理女兒讀書的問題而離婚回到中國。如今王易生和趙姓婦人有意復合重新辦理來台手續，但在移民署五次面談申請都不予通過，著急想讓前妻回到身邊的王易生為此感到十分困擾。

他不通過啊！面談他不通過啊，什麼意思不知道。我要負法律責任的，我只要她能回來，我們現在是復婚，以前在大陸結婚的！……到現在還沒通過，是不是我年齡大了？政府沒這個規定嘛！有沒有？它不說直接否決，我又沒有怎樣！（拍桌）這是什麼意思啊？

……現在申請復婚談了一年了。……起碼你要同情我們一下。要放寬一點點嘛！對不對啊？這應該的嘛！當然他（移民署）有他的立場，用你的立場……你看到我這塊料，我是……我是亂來嗎？起碼要同情我們一下嘛！可不可以同情嘛？你……俺道理你給我分析一下，我是不懂這事情的！（王易生）

對於數次面談多次結果判決「不通過」讓王易生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懷疑是否因自己年紀太大等因素才導致申請不過。他不斷談到自己奉公守法且為國家付出青春，但國家並沒有給予體諒和同情。甚至，王易生還提到面談官曾經詢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娶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女子？」這令王伯伯聽了感到啼笑皆非。王易生說自己和太太都是四川人啊！這跟東南亞國家的人語言文化又不通，幹嘛要另外找「外國人」結婚呢？

說她看我年齡方面也大了，她回來照顧我……這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倆個生活沒有問題嘛！我判斷喔，他（政府）第一個好像看我年齡大，第二個勸我們那個生活有問題。生活有問題我就不要他回來了嘛！她一個月，給兩千塊人民幣……我一個月幾萬多塊錢……我自己本身錢是不多啦，俺到底要生活沒有問題。（王易生）

王易生描述著自己和太太經濟並沒有問題強調不是騙婚，她與前夫所生的女兒目前已在中國考上公務員有獨自的經濟能力，而且趙姓婦人的母親也嫁給榮民在台南居住十年以上。因此認為老婆想要來台灣照顧自己的母親是天經地義的。王易生自己一個月有一萬多元的補助款，在外面還買有一間簡單的小平房可以和妻子一起居住。王伯伯強調雙方的經濟條件都沒有太大負擔，看在自己年紀大了需要人照顧陪伴，只想好好接太太來台過個舒服日子。

榮工處上班第一個晚上炸死兩個，在戰場上也是一樣的。我這都是用生命換來的，現在娶個老婆還囉嗦地！十七歲那樣用繩子捆在後面，都沒有享受過！（王易生，田野筆記）

數度出生入死討生活，命和錢都是靠自己努力掙來的。王易生從年輕離家之後的大半輩子都在為國家和軍隊付出，國家要他做什麼都做了，但結果連一點恩惠都不施捨。王易生在訪談中多次激動的問題：「我到底做什麼對不起國家了？」

四、四川人娶四川人是異國婚姻！

自從2016年四月和王易生再次取得聯繫之後，研究者固定每週五都到榮家找王易生聊天，七月的某個下午，研究者還自告奮勇要幫忙撥電話到移民署詢問面談申訴進度。王易生請我用他房內的市內電話，深怕我使用自己的手機為此破費。接著他屏氣凝神地靠在床頭欄杆上仔細盯著我撥打電話。經過轉接詢問到承辦人員，對方聽完我表明來意之後語帶不耐的表示面談結果很清楚就是「不通過」！而且沒有什麼好疑問的。指證歷歷的說道這位趙姓太太已經是移民署「榜上有名」的人物，認為她「多次」利用和「老榮民」結婚的機會來到台灣。移民署查證後只能用「面談不通過」來「阻止」她來台灣。接著話鋒一轉開始訓斥研究者怎麼沒有盡責保護老伯伯？認為應該要好好「輔導」一下老伯伯幫助他「認清事實」

切勿再執迷不悟。研究者也向對方解釋，該個案有許多不同的考量點需要斟酌，似乎不應只用結婚次數和丈夫年紀當作唯一的評判標準來否定這段婚姻，但此時這位移民署承辦人員竟直接掛上電話，留下錯愕的研究者和身旁的王伯伯。

電話後，研究者再向王伯伯說了一遍對方所說的內容，令人意外的是王伯伯聽完後反而十分開心，他雀躍地從抽屜拿出了紙筆要我將這些內容記下。他將這些資訊視為寶貴的線索，口中還不斷唸著：「三個月後還可以繼續申請！」認為沒有拒絕他再次申請的機會就代表還有一絲希望，接著王易生想要立刻把這張紙條帶去給住在台南的岳母看，商討下次的申請策略。離開時還連忙開心地向我道謝，臉上露出著喜悅的笑容，直說著想要去買點冰淇淋和好吃的東西請我吃，我跟他婉拒好意並表示要離開了。他還笑著連忙解釋說沒有要趕我走的意思。到最後還很開心地送我到樓梯口，笑咪咪地跟我敬了三次禮才道別。

移民署冰冷的回應態度對比此時熱情雀躍的王伯伯呈現出極大的反差，這樣的經驗也讓研究者心中感到五味雜陳。在這通電話之前，王易生一直認為是自己的年紀大所以讓太太申請復婚來台不被允許，但經由移民署這通電話才真正了解到面談不過的主因在於擁有多次婚姻紀錄的中國配偶。其實從先前幾次被駁回的有面談資料上可以看出移民署列出多筆王易生與太太在陳述生活經驗描述有出入的部分。對此王易生的說法是，面談過程兩三個小時，以自己八九十歲的記憶力和體力要在那麼長的面談時間中要記得所有生活細節是強人所難的，凸顯了面談方式對高齡長者的不友善。所以伯伯不斷提到國家應該對他同情一下，這樣的面談審查對他來說是相當不利的。兩年下來已經申請了五次，繁複的手續和等待過程對王伯伯來說又是一種充滿焦慮的折磨考驗。王易生在抱怨移民局時不斷講到希望政府乾脆一點，要是永遠都不准的話就早點說好讓他早點死心。但經過研究者電話詢問過後，王伯伯卻十分開心移民署所說的：「收到判決書三個月後仍可再提申請」。這讓伯伯認為機會沒有完全被斬斷，可以抱著希望來期待下一次

面談，期盼著能遇到一位「好的面談官」並帶來「好的結果」。

小結

從陳安德被迫離開部隊流浪的敘事中可以直接看出，無論是當年跟隨國軍來台的基層士官兵或是韓戰反共義士，一旦失去部隊的依靠即很難在台灣社會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大批的退伍官兵在往後數年中逐漸浮現成為當時台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政府設立輔導會來安排退伍人員加入建設工程的行列，也就是我們看到王易生以及張秀實的退伍經驗敘事。離開部隊後投入工廠工作的王元是唯一一位沒有依賴政府的協助就能穩定生活的案例。有趣的是四位受訪者的退伍敘事也恰巧反映了當時反共義士退伍生活的縮影。

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兩岸探親，志願軍戰俘終於得以藉此機會回到久別的家鄉。但是手臂上以及胸口上的大面積反共刺青在此時又再次成為一種重擔。張秀實在返鄉前就將手臂上的刺字以雷射手術的方式去除，僅留下衣服能遮住的胸口部位刺青。數十年來國共政權為了意識形態鬥爭在人民身上留下的遺痕，如今在退伍老兵得以回家的時刻終於解開枷鎖，以一個普通人的身分回家而不再是「反共義士」這樣的身分活著。以一個最單純的人回到家鄉見自己的親人以及故居，「刺字」與「返鄉」之間格格不入的特性在這樣的時刻再次嶄露無遺，不論是數十年前的韓國戰俘營中、甄別會場上以及返鄉探親的時空情境下都能清楚被看見刺字造成戰俘與家鄉之間的隔閡，這也是志願軍戰俘不同於一般國軍榮民返鄉所要面臨的特殊處境。

除了親情與鄉愁之外，志願軍戰俘的婚姻關係也和其他榮民一樣長期受到國家動盪和法令限制所阻斷。民國四十一年頒布的《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意味著國軍官兵的婚姻與情慾交流因國家需要而必須暫時擱置，無法和民間

人士一樣享有正常化的發展空間。該條例歷經幾度修改直到民國九十四年廢止，這樣的政策鬆綁之後，許多榮民早已錯失青春年華。加上本身與台灣社會之間所存在的文化隔閡和經濟條件限制等等都影響著老兵渴望步入婚姻生活時所處在的劣勢處境。然而在上述這樣的限制環境底下，退伍榮民只能更加緊靠和依賴國家的給養，選擇和這個權力集團做出更多的合作和付出。



章節目次

第七章 反思與結論

第四節 戰俘何時認識台灣？

壹、 王元幼年的野台戲觀賞經驗

貳、 張秀實從老兵的閒談以及政府的宣傳認識
台灣

第五節 甄別來台的抉擇和考量

壹、 陳安德的考量：大陸生活太苦

貳、 王易生的考量：在俘虜營受了堅決回台灣的教育

參、 張秀實的考量：家裡受到共產黨清算鬥爭的
迫害

第六節 「反共義士」的被歧視與監視

小結

第七章 反思與結論

韓戰中止至今已超過一甲子，當年的志願遣俘甄別成了決定戰俘往後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國共雙方的政權對這場甄別有了不同的解讀和表述，但鮮少關注以親身參與者的視角來解讀當年這段歷史。在此本章節想透過受訪者的敘事來探討這段經歷，從親身經歷者對當年的反思來了解當年在如何的境遇之下有了那些考量做出這個歷史抉擇。

第一節 戰俘何時認識台灣？

參與訪談的四位受訪者皆生長於中國內陸的四川地區，且多數從小並未受到良好的教育。研究者好奇受訪者在抉擇來台的時期以及更早的時間點對台灣有何想像和了解，藉此更全面地探究他們在甄別時抉擇來台的境遇以及想法。

壹、王元幼年的野台戲觀賞經驗

王元表示自己在進入戰俘營前就「認識」台灣這個地方的老兵，理由是因為小時候看了鄉下的野台戲，內容經常以台灣做背景來講述歷史故事，因此讓一個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的四川小孩也能從小認識有台灣這麼一個地方。

唉呀！怎麼……不知道呢？我小的這就寶車大台灣嘛！我們那個……就去看，……看寶車大台灣，也就什麼……日本佔領台灣。有的打日本人的……他台灣怎麼樣。還有以前那個……那個時麼鄭成功啊！對啊！那個在大陸那……講人家……這個，就跟布袋戲一樣嘛！這……我們真的就喜歡這……去那個戲院那邊看這個……這個看他們去搞這個嘛！

(王元)

貳、張秀實從老兵的閒談以及政府的宣傳認識台灣

張秀實回想自己對台灣的認識有以下兩種說法。

我們從小啊……不認識不知道的。那是小孩子，我才十五歲嘛。是聽說那個大人講。那是年紀大的人他是……國民黨那時候是……那中央軍，他是拉兵不是徵兵制度，拉你去當兵啊。他來悄悄地講，不要給人家聽到啦。他說：「我的小孩啊，到台灣去啦。」他那聲音怕人家聽到啦。給共產黨聽到那，他要那個鬥爭你喔。唉！你不能公開講喔，不能隨便講喔。他是那個兩個人好的不……我們相處得不錯，才了解。你小孩子呢？我小孩子到台灣去了（小聲說）。哈哈哈。（張秀實）

當時在國共內戰的環境下生活，家裡的男丁無故失蹤便推測是被國軍抓進隊伍帶走了，在隨後到來的共產政權底下也不好四處張揚找人，怕引來鬥爭和更多是非，因此只能成為百姓之間私下互相交流的真心話。張秀實提到這段小孩去台灣的談話只是對方的臆測：「在那邊猜想，但是他……他沒看到……那是種想法。」透過這名老兵對小孩的猜想和思念，才有機會在私底下談話中提到這個敏感又神秘的地名。

張秀實還提到，另外一個管道聽過台灣，是來自於共產政權自己公開的宣傳所提到的。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台灣不再成為不可提及的秘密，反倒成為家喻戶曉寫在牆上的標語，成為工具性十足的徵兵工具。

因為他這個……韓戰爆發呀！抗美援朝啊。我們才知道要……那個時候抗美援朝，那

解放台灣還沒解放，海南島還沒……還有西藏。西藏這些地方……都還沒解放的嘛。啊……以後說他抗美援朝了，才大量的動員這些……動員了那些人去當兵了嘛。……那時候才公開地講的。

……那個是共開的嘛。沒關係了，那個老百姓的房子啊……都貼起標語啊。說我們要抗美援朝啊。唉！要解放台灣啊。要解放西藏啊。海南島啊。他的那個……大量的宣傳呢。嘿！他那個宣傳相當厲害，全……所有的老百姓都要那個，開鬥爭大會他也要講。嘿！他的說國民黨還怎麼樣……這個國民黨怎樣反動派……呵呵（笑）。唉！（張秀實）

對生長在內陸地區的鄉下小孩來說台灣是如此遙遠又未知的一片土地，此時在共產政權來說並不是不能公開的秘密，只是要注意不可用「政治不正確」的方式來談到這個島，台灣是一個公開的敵對目標，是一個要遲早要攻下的地方。當台灣成為有價值的政治宣傳工具，用來凝聚人民的團結一致並鼓舞大家參軍。³⁰

讀到這邊大家可能疑問，老兵們不是說進戰俘營後才認識台灣的嗎？那為什麼又提到先前在中國得知過共產黨宣傳印象？研究者在這裡提出的看法是，老兵們想表示的應該是真正對台灣有密集的認知和了解是在戰俘營之後的事，而非戰前所接受的那些宣傳和片面得知的抽象地名。老兵在戰俘營兩三年的生活中有台灣老師上課講授關於台灣的相關知識，也有反共組織日夜進行的「回台灣」政治活動。經過這些密集的資訊轟炸洗禮之後想必戰俘們對台灣都是「印象深刻」。因此才會產生「在戰俘營才認識台灣」這樣的說法。

因此我們從這些回憶看出，參戰前的多數志願軍士兵對台灣的了解可說是十分陌生，甚至在官方（中國共產黨）將台灣公開為戰略目標加以宣傳之前，台灣

³⁰ 中共曾在抗美援朝期間，對入朝參戰的志願軍宣稱「台灣有派國軍參戰」。這樣的說法作為鼓舞士氣之用，理由是剛結束的國共內戰中，解放軍在大陸橫掃了國民黨部隊。因此宣稱在抗美援朝作戰中有國軍參戰是一種可以提振共軍士氣和信心的宣傳。（美國之音，2015）

還曾經是個禁忌的地理名詞。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時間點看出，戰俘營內對戰俘進行了台灣的宣傳和教育的事實，進而在戰俘之間成功地造成了它的影響。

第二節 甄別來台的抉擇和考量

戰俘們在甄別時所作出的抉擇考量了自身處境和未來的現實生活，政治因素當然也在當中扮演了關鍵的影響。在綜合上述考量之下最終做出自己的抉擇來到台灣。受訪者針對台抉擇的不同考量，將成為本節所呈現的重點。

壹、陳安德的考量：大陸生活太苦

關於選擇來台灣的決定，當時不到二十歲，沒有什麼想法。覺得大陸生活太苦，但後來才知道台灣其實也是窮。當時也不知道哪邊好？哪邊壞？都不知道！選擇回大陸的人有，但不多！

有個在戰俘營裡面認識的同鄉朋友他想回去，當時也問我跟他過去，但我不要！後來我也沒見過他了。（陳安德，田野筆記）

對陳安德來說，在回大陸與回台灣之間，他只是希望找一個好一點的環境去。這樣的抉擇好似在賭一個未知的未來，只求過上好一點的生活而已。陳安德回憶起一個在戰俘營認識的好朋友在甄別時選擇回大陸，而且也曾向他「拉票」，但陳安德搖手拒絕了。這顯示了戰俘為甄別所下的抉擇的確具有部分的「能動性」。這是一種針對回台灣或回大陸的生活後果進行的「賽局考量」算計，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簡易的表格來做說明。在前文的敘事中提到甄別前發生的「自清運動」和迫害將成為這場賽局重要的變數，反共組織曾透過「不記名投票」的方式來誘殺有意回大陸的戰俘，隔日刻意將屍首丟棄在甄別場地旁，警告意味十足（美國之

聲，2016)。以下是針對這場甄別結果所作的分析表：

圖表 7-1

選項	意願	對「甄別」的信任度	結果
A	回大陸	信任	選擇回大陸
B	回大陸	不信任	選擇去台灣
C	去台灣	信任	選擇去台灣
D	去台灣	不信任	選擇回大陸

由於四位受訪者都來自「反共組織」掌權的戰俘營，因此在此賽局分析中符合邏輯所做的思考應屬 A、B、C 三種決定而排除 D 選項的可能。從結果我們可以得知，除了志願回大陸且信任甄別制度的 A 之外，抱持 B、C 兩種想法的人最後都會做出來台灣的決定。圖表 7-1 嘗試來解釋為何兩萬一千人之中有高達一萬四千人選擇不回家鄉而來台的可能行為，甄別前夕的威脅令戰俘們不禁擔心起表態之後會不會有危險？會不會又是另一場肅清異己的騙局？這些擔心勢必讓決定來台之戰俘在最後關頭有增無減。³¹

貳、王易生的考量：在俘虜營受了堅決回台灣的教育

那都說很簡單啦！我們在俘虜營裡面受的教育，也是受了堅決回台灣啦！都這樣的！你不管，俘虜營裡面都一天到晚，遊行！台灣代表著這嚴家淦啦！谷正綱啊！還有那些我不知道人名，都到韓國戰俘營裡面遊行又……那嗓子是叫不出來了，叫……又沒水喝，不叫還不行！你沒聲音還不行咧！那裡面管得很嚴的！鐵絲網裡面，自己管自己管得很

³¹ 圖表 7-1 的賽局劃分只能說明一般情形下遵循甄別制度且做出符合邏輯之選擇的戰俘，而無涵蓋甄別制度以外之選項可能（例如逃營者、自殺者以及奉命回到大陸為台灣提供情報之諜報人員等）。

嚴……嚴家淦他們那些，谷正綱也都在鐵絲網外面，五層鐵絲網！他們在鐵絲網外面：「啊！同志們，你們要回台灣喔！」他拿著擴音機叫這樣的。口號一條心滅共匪，一條心回台灣。只有聽到這兩句話！其他也聽什麼。

假如勦，我們回去勦？唉這個也很難講啊，在沒在也不一定啊，很難講啊！那這叫也不好決定啊～！……對不對啊？說那真的到，一天到晚都說我們回台灣！回台灣！都是一條心回台灣了！簡單講句話，沒……沒別的心了。……這沒什麼想法！沒有！沒想法，也沒想家怎麼樣，沒想過。沒有！沒有！（王易生）

王易生向研究者講述到：「當初看起來是回不去了(反共戰俘營內的氣氛)。」一天到晚有洗腦教育和行動，內部又監控嚴密五層鐵絲網逃不出去，只有反共組織帶領大家喊出的「反共」和「回台灣」的呼聲之外沒有其他聲音。對於回到大陸家鄉的希望已經越來越渺茫，在那樣的情況下既然木已成舟，你只能選擇接受它並且繼續生活下去。

還記得先前甄別人員拍桌對王易生提出質疑，問他為什麼不選擇回到親人所在的大陸家鄉的時候，王易生只是低下頭來沒有作出回應。然而這個沉默似乎有著深沉的意義，因為當行動者受質詢時，通常能夠為所做之事給出話語性的解釋。這令研究者對受訪者當時的「啞口無言」產生好奇。研究者認為這段甄別中對於「不回家」的質疑是戳中了戰俘的痛處，這是他在回台灣這項決定中無論在內心或表象上都沒有準備任何合理說明的漏洞所在，恰巧被甄別人員給逮到。受訪者在戰俘營中雖然反共組織灌輸了「來台灣」（效忠中華民國）以及「反共」（對大陸政權產生敵對和仇視），這樣的意識形態能夠對戰俘選擇台灣而背棄中國大陸的走向提出合理化的解釋，但同時也硬生斬斷了戰俘與家中的親情聯繫。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君臣父子的位階也許符合乎戰俘目前所做的抉擇（效忠國家高過孝順父母），但是對於這段無法割捨的親情讓戰俘無法親口說出一段對得起自己

良心的合理化說詞，導致王易生最後只能低下頭來，不發一語。

參、張秀實的考量：家裡受到共產黨清算鬥爭的迫害

我們就是那戰俘營那個是……要來台灣的。……因為我們是，我們小孩都是……我們家裡受到共產黨的壓迫，欸這個清算鬥爭，沒有辦法嘛！欸！就是這個思想欸！……要到……到台灣去……。欸！

因為我們的家裡面是那……共產黨我們那個……他說清算鬥爭啊……我們家裡面會被共產黨清算鬥爭出來的呀……欸！家裡財產什麼都有，通通充公啊……欸！……這是逼人出來地……沒有沒有什麼自願地。那自願是那個共產黨講的，欸！不是我們講的。共產黨的幹部講的，說你這自願參軍！？就這個樣，欸！（張秀實）

張秀實對於來台灣的抉擇也是一種綜合決定，雖然他描述了共產黨在實行土地改革時對家裡的迫害，顯示出張伯伯選擇到台灣的決定十分合理。但有趣的是張伯伯一開頭卻說了一句和整篇沒有任何關聯的描述，他說道：「我們就是那戰俘營那個是……要來台灣的。」如果沒有看仔細甚至很可能忽略過去的一小段話，但這句話卻是回答時的第一直覺回應，透露出關鍵的影響。研究者認為這合理的解釋是，共產黨對我家庭的迫害是一個因素，但反共組織控制的戰俘營對這項抉擇的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容小覷。這是一個多重因素考量的結果，每個戰俘都必須面對自己的個人背景做出適當的考量，只是在大家的個殊考量之外還會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共同交集的因素，也就是來自反共組織的壓力。

他……我們那時候是小孩子……沒有……沒有那想得到回……回到台灣來。想不到啊。啊，就是那台灣派去，那個老師啊。派去這個……也是滲透到我們那裏面去。做那個策反工作。餵到台灣啊，教那個吃香蕉怎麼吃？台灣的怎麼好……怎麼好。唉！那個墨汁啊，

什麼都是那老師啊……才可以，從他們帶去，美國人都不檢查。(張秀實)

當時是小孩子，也沒能力判斷和多想什麼。張秀實在這邊說出的「沒想到回台灣來！」研究者認為應該搭配前段的敘事來串成一套完整的思緒表述，也就是「即便我們家裡受到共產黨的迫害，但我也沒想到要來台灣！」而促成這個影響的正是來自台灣方面以及反共組織的策反工作結果(從文獻探討和敘事來看我們已經很難劃分這兩者之間的差別，關於台灣政工在韓國的工作會在第八章做詳細說明)。台灣政工教大家怎麼吃香蕉拉近戰俘的距離，同時又在美軍的默許下攜帶了墨汁進入戰俘營促成了往後的刺字行動，這樣的兩面手法在張秀實的敘事中顯露無遺。

嘿！他那個吃香蕉，我們……我們說吃香蕉皮啊。痢他……他我們說共產黨啊，他是吃香蕉皮。他說吃香蕉皮，那個香蕉給哪個吃了？他說香蕉給當官的吃了，啊你們當兵的吃香蕉皮。我們罵共產黨啊，那個吃草根樹皮喔，真的有吃。你們沒看到啊。我都吃過幾天喔。那個枇杷樹，枇杷樹你懂喔？啊大陸他也是那個我們家鄉叫芭蕉樹，那根香蕉樹是一樣的，開那個花也是一樣的。挖那個根啊，把他挖下來那個根啊，洗乾淨了把他煮來吃。沒有東西吃啊！大陸那邊真是……真是吃那個，那個不是假的。有的沒看到過他不曉得。因為我是經過那個地方，我經過。唉！那是叫……明國四十年，那公曆是那個1950年。那幾年啊，那老百姓鬥爭，那鬥爭到不行啊，可憐的很。沒有飯吃啊，那時候餓死的人很多。那年紀大的都餓死啦。年輕的還沒有餓死。不是我曉得，我這是我回去探親我才曉得。啊遠親的我們那些親戚朋友啊，堂兄堂弟啊，這些人。跟我歲數都差不多的啊。他們都成家了，都立業了。都是我們老一輩父母的父親，祖父那一代的老一代的人都餓死啦。那時候餓死掉啦。唉！那個真……真是吃草根樹皮，那個不是假的喔！……嘿嘿嘿。(張秀實)

親身經歷過當年清算鬥爭的饑餓和艱苦時代，讓當年的張秀實可以很順理接

受（認同）這些在戰俘營中所散佈的反共論調。台灣派來的政工人員鼓吹戰俘對共產黨幹部的仇視，連香蕉都能拿來當例子，講述共黨幹部獨攬了所有利益，底下的小兵只有「吃皮」的份。在部分戰俘的心中，舊記憶裡的中共迫害讓這些策反工作有足夠的土壤能夠發展，加上反共組織的各種活動的刺激和推波助瀾之下，終於促成了多數人選擇來台的結果。

綜觀上述的訪談結果，我們不能抹滅掉個別行動者在戰俘營環境中執行自我意志的可能，並非人人都屈服於反共組織的宰制和影響，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戰俘最終仍然排除萬難選擇回到中國，另外三分之二的戰俘選擇來到台灣。但研究者也在前文中提到，從受訪者的論述中顯示許多志願軍在進入戰俘營之前根本不認識台灣，卻在最後離棄回到大陸家鄉的機會選擇到台灣來。這樣的轉折顯然是受到反共組織在戰俘營內的教育和脅迫等各種活動所導致的結果。戰俘們普遍來自鄉村且受教程度不足，成文化資本的受限，甚至加上本身年幼所顯現出的劣勢處境，讓他們在面臨國共部隊抓兵以及在戰俘營的過程中繼續處於被支配的地位，進而在最後的甄別階段難以違抗大環境結構所加諸於戰俘身上的威脅和壓力，致使只有少戰俘做出「回大陸」的選擇。

第三節 「反共義士」的被歧視與監視

當反共義士實際來台之後，檯面上政府對其的禮遇逐漸退去。轉而代之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訓練以及軍事訓練。從這志願軍戰俘在台灣這段經歷，我們不難看出國民政府一方面顧忌著這批身分敏感的共軍降俘，但另一方面又想將其徹底重新武裝來轉為己用，納入隊伍之中充實國軍戰力。戰俘們當然也能感受到台灣方面對他們的忌憚，本節敘事即在描述這樣矛盾和壓抑的被監視經驗，訴說出他們在台國軍部隊中的感受和觀察。

啊！這心裡沒什麼想法了。這乾淨了沒什麼想法。不是……我也是想不到。你想得到盡量問我。俺就……俺就知道生活安定了。那就沒什麼想透了呢。那沒什麼想的了呢！……唉！（伯伯緊張解釋。快速講出！）我一下記……一下記不到，我……講什麼，我幾秒鐘都忘掉……一下都……你想到你盡量都問我，我盡量答覆你。（王易生）

當研究者問起王易生在國軍是否有受到監視時，突然面對這問題似乎顯得不自在。先是表示自己沒想法也沒疙瘩了，對現在生活是滿意。接著表示記性不好，但仍然歡迎研究者盡量提問！這樣的問題似乎觸動了受訪者的敏感神經，但經過一段緩和之後，王伯伯慢慢說出了他對於是否「被監視」的觀察和想法。

有啊！有阿……他有啊！……有啊！你你你……（口吃笑）這這……可想我們這……平常，一個人不會發了，一但三個在那會發牢騷，那是免不了的的嘛！……你當過兵（呵呵笑）這知道……那個發牢騷了，免不了的，那個那個他不計較的。我們在下福，在韓國回來的下福。我晚睡覺，那也監督我們唉！……對啊！

……當然……因為這，你是共產黨（笑）……是……這，有沒啊……？唉對！他防備嘛！……的我們……不管這……這個我們不管……那咱們不懂司法的你講的我犯了……我……我又不講什麼東西。我也已經到台灣，已經生活安定了。我講話也沒用了嘛！講話……對不對？（王易生）

讀到王易生的這段描述，讓研究者想起先前文獻回顧時提到過一段被俘共軍老兵陳書言在紀錄片中被女兒追問是否被監視時，他回答道：「看不到！聽的到！想的到！」當時共軍戰俘的處境和如今的韓戰反共義士有著相似的出身背景以及同樣的衝突矛盾，在在都讓這群背負著「前解放軍」身分的俘虜戰士在國軍部隊中服役時備感不自在，即便沒能親眼看見自己被監控但仍在心裡暗地相信著，這正是最典型的自我監控。王易生認為雖然自己不懂法律，但只要不亂講話，政府

就不能拿他怎麼樣。這是最關鍵的保命方式了！只要不逾越這條紅線就能確保安全無虞。

關於是否被監視的問題，張秀實認為這是檯面上沒有，暗地裡有的事情。他從部隊的建制以及生活起居安排可以確認自己正在受到監控，而且從張秀實的觀察中也發現，國共兩方在對士兵的監控安排上有著異曲同工的相似之處。

沒有沒有！……他是暗地的，那個不能公開。啊，就是明的沒有，暗的有。啊為什麼，我在……我們在共產黨那裏面也是啊。共產黨他那當兵……他一個班有兩個……一個黨員，一個團員。唉！我們台灣也是跟他學的，兩個政治戰士。這兩個政治戰士是，專門監視你控制你的思想。嘿！你不要亂講話，不要亂講共產黨怎麼樣、講國民黨怎麼樣……不要亂那個。這個我曉……我經過我知道。唉！你講錯了，他就報到那個指導員，他就叫指導員來。你這說話就，他要處罰你啊！或者是坐禁閉啊！他不是坐牢，坐禁閉啊！你不是犯很大的法。你犯重大了他當然是不一樣。這是小小的，不然……。就是要控制你的思想，不要亂講話，就這樣。唉！我們這些……這些也是跟共產黨學的，共產黨也跟我们學。唉！養鵝啊、部隊裡面養豬啊……在邊上挖那個壕溝啊！那邊上都種菜啊！一個連養八條豬啊！要那個啊……加菜！那共產黨啊，當兵他就是這……一樣當兵的種菜啊、養豬。那些剩菜剩飯吃完了，唉！拿來餵豬、種那個菜。唉！他跟我们學，我們也跟他學。唉！你像那割麥的刀子啊……當兵的啊，那共產黨就是那樣。那個我們也是跟他學的，嘿嘿嘿嘿。（張秀實）

緊接著張秀實談論到俘虜兵如何充員到部隊的方式，也是國共大同小異。

……組合的呀。他就給你分散了嘛！這一個連分一個、兩個、三個。……他為什麼？那個……那個你沒有當兵你不了解那個狀況。他把你弄在一起恐怕也……也亂來啊，要造反了……或者那個亂七八糟啊。他分散了，你就沒有辦法了。唉！你……一個班就一個兩

個，一個連有三五個。……你怎麼敢搗蛋啊？他是……他是這個樣的嘛！他把你分散了。唉！說到共產黨他，那時候在大陸國共內戰的時候……那也是跟共產黨學的啊。共產黨他就是，他俘虜那個……叫中央軍，他就分發到解放軍。這一個班一個、那個班一個、我這個連幾個，他把你分散了，他不怕你造反啊！都可以監視你啊！知道你是俘虜過來的，他是預防你這個樣做！他那不是抓了俘虜就不能打仗不能用，他抓了俘虜他就要用你，嘿嘿嘿！你照樣當兵，照樣打仗。那共產黨他就是這樣。你曉不曉得？這個我們也是跟他學的。

唉！因為我們從小他們老兵講啊。他那共產黨一打仗，你知道你打不過他。他把你俘虜了他就問你啊，你要不要當兵啊？他說你不要當兵啊，那你回去吧！他就說好，我寫個路條。你拿那個路條在那個解放軍我們範圍裡，沒人管你。唉！他都可以行得通，沒有人過問。他就這樣的。唉！只要你願意，好了你就在這裡當兵。你知不知道？他那個，都是一種政治手法，你曉不曉得？你想……他就是用那些方法，嘿嘿嘿！（張秀實）

從張秀實的敘事我們可以看出國共兩大政權底下的軍士百姓都進行嚴密的思想控制，最忌諱亂講話惹來殺身之禍！同樣的控制除了思想之外也體現在身體之上，對連年征戰的國共雙方來說，青壯年人力都是可利用的重要戰爭資源。因此張秀實表示自己並不相信戰俘可以輕易回家的說法，就像「自願參軍」等說法一樣不可信！真假虛實都是別人玩政治。對共產黨來說的優待俘虜之說和聯合國優待戰俘志願遣俘做法，連同張秀實退伍時被告知有個優差去推行李包一樣都不可信（最後被分配去榮工處挖水庫）。張伯伯對政府說法都採保留的態度，這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好處不會掉到我們這些底層小人物身上。

小結

從受訪者早期對台灣的不熟悉可以得知戰俘們大多在戰俘營中才有了對台灣認識和接觸，因此我們很難從這樣的情境中得出反共義士一條心回台灣是一個

全然出於自我意志且不可動搖的決定。其結果是經過外力操作和影響所複合而成的結果，然而我們也探究了受訪者針對自己為何抉擇來台的想法，其中影響他們未來頗深的政治與經濟因素是考量的關鍵，各自有各自的盤算。然而，在戰俘以反共義士之姿來回歸自由祖國台灣之後，他們也發現自己並未受到國民政府盡棄前嫌的擁抱，多數受訪者仍然感受到自己在台從軍與生活不時遭到監視和甚至阻礙了升遷。這樣的壓迫感即便到了現今八九十歲高齡仍然不能免去對威權迫害的恐懼。



第八章 總結

以國民政府官方視角來看來台的韓國志願軍戰俘，政府用「反共義士」的稱呼標示了他們特殊的身分和意義。戰俘們在戰俘營中抱持著「一條心滅共匪」和「一顆心回台灣」的信念誓死投奔自由祖國。這是超出韓國戰場範圍之外的勝利象徵，也順帶一掃韓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從中國戰場潰敗播遷來台的陰霾，並且獲得美國政府的支持和奧援，重新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共產主義。值得一提的是國民政府遷台時美方並非徹頭徹尾都決議要保台灣，而是韓戰後期台灣才受美國重新重視使台灣能夾縫求生，進而成為美國防堵共產中國擴張的一步棋（張淑雅，2011）。而周琇環（2011）指出反共義士來台在外交意義上強化了中華民國政府與美方密切合作，讓共黨勢力和民主陣營界線更清楚。然而官方看法出發點是以中華民國立場為出發點，滿足了宣傳，贏得美國關係，頓挫共產中國。實質面上也削弱共軍一部分，進而充實國軍。其目的並未顧及任何反共義士的利益，有也是與國家利益結合掛勾時才受重視，可見到極盡功利算計，工具理性地看待志願軍戰俘的議題。

中華民國史觀涵蓋志願軍戰俘的痕跡可以從當時在韓國戰俘營盛行的「一顆心回台灣，一條命滅共匪」這樣的標語看出端倪，對志願軍戰俘來說家鄉是從小生長的中國大陸（對本研究四位受訪者而言是四川省），就算志願軍戰俘擁有脫離共產政權投奔自由祖國這樣的政治動機，從投奔者的視角來說也應該用「去(到)台灣」而不是「回台灣」這樣的用詞。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回台灣」應該是源自於國民政府所使用的視角和語彙。

從本研究的觀察也能提出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志願軍戰俘在進入戰俘營前幾乎對台灣的了解都十分陌生。許多志願軍官兵來自傳統的中國農村，他們在成

長過程中並沒有良好的教育，真正認識或聽過台灣的人不在多數。加上當時國共對峙，除了透過當時在大陸掌權的共產黨來宣傳台灣敵營的消息外，其他有關於台灣的資訊是不會在中國大陸被討論和提及的，這也增加了一般人認識到台灣的難度。上述幾點都使得「回台灣」這個語彙感到突兀又不合理。

對一個沒去過台灣的人說出「回台灣」這樣的表述是有些矛盾的。也許我們能假設因國民政府曾經統治中國大陸地區後來才易手給中國共產黨政權，因此曾經在國府領導下的民眾想要脫離共產統治回到國民政府的領土上，使用回這個字。但反共義士喊出的是「回台灣」而不是「回中華民國」或「回國民政府」，因此以上的論斷都不構支撐回台灣這樣說法的正當性，唯一可以合理的推斷是，回台灣這樣的用詞根本不是陳述事實，而是配合當時政治環境用來營造和操作的政治工具，這用詞是用來加深國民政府與反共戰俘的連結所產生的特有政治語彙，提升台灣方面爭取反共戰俘的表面正當性所發展出的特有說法，讓遠在韓國的反共義士，和遙望的台灣國府政權可以互相呼應。

然而在戰俘營內促成志願軍戰俘在甄別時做出「來台灣」的決定，如同第一節的分析有許多複雜因素，但從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個抉擇最大的外來影響取決於「反共組織」的力量。受訪者在來台抉擇的討論中不約而同都提到了反共組織在戰俘營中積極活動所產生的影響。然而台灣方面派駐韓國從事地下工作的政工人員的討論並未公開，如今則能夠從史料中獲得證實。根據前駐韓大使邵毓麟於 1953 年 3 月向蔣中正報告中建議，從台灣與周遭鄰國徵選翻譯人員前往，透過組織工作策動反共戰俘在自由遣俘上掌握運用空間，爭取戰俘回歸自由中國（台灣）來打擊中共。其中的分項工作提到：

第三階段：「由於我方工作努力，反共戰俘堅決反對重返匪區，甚至絕食、

刺血、遊行示威，一班戰俘反共態度，因之極為堅定。」（邵毓麟，1980）

第四階段：「聯軍接受五國中立國委員會要求，准由中共派員向反共戰俘進行解釋，實即所謂洗腦……最後終歸失敗。」（邵毓麟，1980）

從上述資料中證實了反共組織發動的絕食、刺字、遊行示威等活動來自於「我方工作努力」，而中立區的共方解釋工作失敗也和反共組織的行動脫不了關係。當時共方代表曾要求使用完整的 90 天來面對戰俘進行解釋工作，但真正完整使用到的時間僅有 10 日，聽取共軍解釋的戰俘約 15%，其中 138 人要求遣返，有 104 人逃離印度村，後續解釋工作被破壞而不了了之（周琇環，2010）。這些在在說明了反共組織在戰俘營內所獲得的成功，透過行動來打壓親共勢力並阻斷共方母國的影響和奧援，過程中也持續不斷增強來自台灣方面反共勢力的影響力，最終促成志願軍戰俘來台的結果。然而針對反共組織影響力的討論也無法完全涵蓋所有志願軍戰俘來台的抉擇，其戰俘在當時的結構環境底下也並非全然喪失能動性。從本研究所抽樣的受訪者來看都是選擇來台並且於退伍後居住榮家者，抽樣上可能採取到較乖、較認命、既順從又較少從事反抗的一群人。但從他們口中所完成的敘事也正好凸顯了這樣特別一個群體所代表的觀點視角，也提供了這個特定群體的聲音。在韓戰中被聯軍俘虜的兩萬志願軍戰俘當中，有一萬四千人選擇來台，回大陸只有五千多人。在數量上能看出有較多的志願軍戰俘選擇來台而放棄回到家鄉，至於這股力量是什麼？其中有許多複雜因素交錯使然，研究者從受訪者的敘事中所見到最鮮明的影響力即是來自「反共組織」和其背後的「國民政府」。邵毓麟的報告說明了國民政府特務介入戰俘來台的策反工作，並將之形塑成投奔自由祖國的義士，讓我們了解到「反共義士」作為國民政府在「志願遣俘」議題上自導自演的產物。

然而來台後，志願軍戰俘在「反共義士」名義上的風光也沒有持續太久。根據藍適齊的研究指出，韓戰反共義士的宣傳在短短幾年間即失去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一架墜毀在宜蘭的米格 15 戰鬥機駕駛。「反共起義空軍烈士」進而在六零到七零年代的自由日論述中取代了「韓戰反共義士」，留下的只有反共這樣的普世性的抽象概念。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韓戰反共義士，是台灣韓戰記憶的核心。此後反共義士的正向光環逐漸減弱，身為「前共軍」的身分所帶來的負面差別待遇卻有增無減，從受訪者在台從軍和退伍的敘事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和感慨。

受訪者反應出小老百姓在各種經濟和權力的弱勢下被迫抓進了隊伍捲入了戰爭來為當時主政的陣營服務。國共兩大陣營都曾軟硬兼施地使用徵召或抓兵來補充兵源，以工具理性的眼光將百姓視為戰略資源。百姓在面對結構和環境時的困窘情勢特別受到凸顯。尤其看到漢江和前線被包圍的兵荒馬亂情境下，180 師高級幹部能夠夾持優勢警衛兵力突破聯軍層層包圍回到共軍陣地，但基層士兵卻被拋在原地任其被聯軍殲滅或俘虜。社會小人物在面對國家徵召時難以有足夠的社會地位或文化資本來逃避國家對他人身的強取，在戰場危難之際又得承受較高的風險和傷害，不同於能夠「自由進出」戰線的高級幹部來的彈性。

然而在落得被俘的命運而進入戰俘營之後，小人物又捲入資源和權力的自相混戰，從而演變出「親共」與「反共」兩強相爭的局面。戰俘們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無論是爭食物或者爭權力或者做出任何政治表態，其背後都攸關著自己能否繼續「存活」的關鍵。反共組織發起的刺字行動是一項極具侵略性且不人道的「強迫表態」手段。不參加刺字代表得罪反共組織，一旦刺字又等於直接得罪中國共產黨，加上甄別當天曝屍於路旁的屍體，種種因素的影響逐漸讓「想活下去」的戰俘在「回台灣」的選項上找到自己合理化的出口，

進而使兩萬名中國戰俘中的一萬四千人來到了台灣。

從本研究受訪者的敘事文本來看，許多戰俘的回台決定可能是基於「生存考量」的產物（當然在此仍有諜報人員或各種特別個殊因素的可能，但並非本研究關注之方向），但中華民國史觀卻稱之為「反共義士」，打造成「意識形態考量」的景象。殊不知另一批人數較少但冒死回到中國大陸的戰俘，反而可能才是更符合「意識形態考量」的影響（在此也不排除回大陸的戰俘有許多人對「回家」的渴望，但其中也包含了對中國共產黨保持忠心的黨員）。

當選擇來台的戰俘準備登船的那天，國共雙方皆派出了人馬在路旁搖旗吶喊叫陣，一方希望戰俘回心轉意回大陸，另一方歡迎戰俘即將回到自由祖國台灣。這樣的政治表演看在路過的戰俘眼中更是五味雜陳。兩大政權擺出大陣仗為了意識形態互相搖旗吶喊比氣勢搶人，相比戰俘們在韓國戰場上所歷經的危險和苦難感受，心中的衝突和斷裂感突顯了老百姓與國家在面對戰爭的看法上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在本研究對五位曾經受訪的老兵所做的敘事訪談（包含其中一位僅受訪一次的魏殿臣伯伯），作為「反共義士」的他們在回答來台抉擇的考量和心境時，沒有一位提到「榮譽」和「愛國」等元素的字眼，更多的只是作為一個尋常百姓所會有的單純考慮，照顧好自己而已。

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兩岸探親，志願軍戰俘終於得以藉此機會回到久別的家鄉。張秀實以及魏殿臣雷射去除了手臂上的部分刺字，數十年來國共意識形態的鬥爭將戰俘的身體作為展示的畫布，如今在退伍老兵得以掙開枷鎖解放自己的身體，以一個普通人的身分回家，作為一個人活著而不再是「反共義士」的標籤。

然而戰俘在台除了長年親情的阻斷與鄉愁難耐之外，志願軍戰俘的婚姻關係

也和其他榮民一樣長期受到限制，愛慾和成家都不能滿足。民國四十一年頒布的《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意味著國軍官兵的婚姻與情慾交流因國家需要而必須暫時擱置，直到政策鬆綁之後許多榮民早已錯失青春年華。加上本身與台灣社會之間所存在的文化隔閡和經濟條件限制等等都影響著老兵渴望步入婚姻生活時所處在的劣勢處境。退伍後的王易生在朋友介紹下想要娶同為四川人的趙太太為妻，但這段同鄉婚姻如今卻成為異國戀曲，受移民署的層層把關而阻擋於外，讓王易生痛苦難耐。

綜觀受訪者敘事而論，小人物在險惡的戰爭以及戰俘營環境中，或者在承平時期的社會中，面對環境和結構所帶來的風險和衝擊總是巨大且直接地承受吸收在個人身上，雖然不排除行動者在結構中的能動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寥寥可數的選項和手邊握有的資源都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說十分匱乏。從陳安德被迫離開部隊流浪的敘事中可以直接看出，無論是當年跟隨國軍來台的基層士官兵或是韓戰反共義士，一旦失去部隊的依靠即很難在異文化社會中有立足之地。這些老兵有許多人在入伍前的四川家鄉就已經身處在社會底層，來到台灣異地社會更是如此。大批的退伍官兵在往後數年中逐漸浮現成為當時台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王易生與張秀實就在政府的協助下跟隨榮工隊在台灣參與建設工作。在本段討論中也將曾受訪一次的魏殿臣的經驗敘事一同納入討論（因病退出研究，請參閱 67 頁註解 6 有關魏殿臣經驗簡述）。退伍後投入工廠工作的王元是唯一一位沒有依賴政府的協助就能穩定生活的案例，呈現出人即便出身卑微的戰俘老兵仍有能動空間，可以在險惡的戰爭環境和台灣這塊異鄉之中獨自穩定謀生。但他也僅只是五位受訪者（包含魏殿臣）中的唯一案例，其他四位的調適並非如此順遂。對此研究者也觀察到王元是參與研究中最年長的受訪者（大於王易生 5 歲，比最年輕的張秀實大 12 歲），這可能讓他在戰場上以及戰俘營中帶來些許的優勢，在險惡環境中的察言觀色以及資源掌握可能更成熟，因此能夠有更好的發揮為自己調配

出一條不錯的生存道路。但優勢仍然有限，來台後曾經擔任俘虜官的王元被詢問是否有意升上軍官，但王元拒絕了。原因是他認為自己從小受教上的不足而婉拒往軍官更上一層樓。五位受訪者終究以最高上士的身分退伍並於年老之後住進榮民之家。

五位受訪者的經驗敘事也恰巧成為志願軍戰俘來台生活的縮影，我們可以將王元絕佳的適應能力作為小人物在大時代悲劇中夾縫求生的成功榜樣，讓「能動性」的可能以及成功加以凸顯。但社會學的薰陶卻讓我更將眼光投注在王易生、張秀實、陳安德的苦難，特別是曾經為此有數次輕生經驗的魏殿臣。這些大時代環境與結構之中的壓迫，關心政策對弱勢族群所帶來的傷害，將榮譽的「反共義士」歷史看成「小人物」的求生奮鬥的故事，形成了研究者對本議題的觀察。

2016年六月，台灣發生自稱公民記者的洪素珠在採訪過程中辱罵老榮民的事件，影片公開後引起社會許多關注和討論。適逢中華民國剛完成新一屆的總統大選和政黨輪替，關於舊威權政府時代的「轉型正義」討論逐漸浮上檯面受到許多關注。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部份是關於「記憶工程」的翻轉和重新理解，對於舊時代的政治壓迫重新進行論辯，指認出壓迫的歷史，進而消解壓迫所帶來的傷痛或阻止更多還未知的未來壓迫形式。然而在壓迫的論辯中究竟誰是「壓迫者」？誰又是「受壓迫者」？即便是國家暴力的形式也需透過「執行者」來進行壓迫。對於民國三十八年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老兵來說他們首當其衝背負了這樣的污名，洪素珠對老榮民的攻擊正好展現了這樣的思維邏輯。但他們沒想到的是這群老榮民也正是過往威權政府和國家暴力底下隱而不見的另一群受害者，他們被牢牢囚禁在黨國利益集團之中無法脫身，直到拖著老老垂矣的身軀至今仍無法從這樣的身分枷鎖中脫身。我們無法粗糙地用二分法將之歸類在「加害者」予以撻伐，以本研究受訪的志願軍戰俘來看，即便是當年在戰俘營中參加「反共組織」

發起許多反共行動的王元，從他的敘事也能看出他並不是個單純熱衷派系鬥爭的狂熱者或加害人。他遵守著一板一眼的紀律和原則，但言語中也透露了他並沒有真正相信在那樣環境中所塑造的黨國神話，戰俘們在戰俘營中只用表象虛應政府的口號，但心裡並沒有真正相信和崇拜這樣的思想。老兵們作為底層小人物的代表，他們只想安身立命在時代中找個可以存活和安穩過日子的平衡點，就這樣走上了今天我們所見到他們所呈現給我們的樣子。老兵們在大時代的洪流中隨波逐流，在當時的現實狀態下做他們的考量和抉擇。

引用蕭伶仔在洪素珠事件後針對轉型正義記憶工程的一段話：

在對過往傷口的敘事論辯之間，我們有機會去辨識，過去的體制與社會關係，如何讓社會中每個成員，都同時身處於加害與受害的情境內。(蕭伶仔，2016)

擁抱每一種敘事，讓我們藉由這些資料一窺當時的歷史與活在當時人們的心理處境，對舊社會遺留下的影響和歷史有更多的理解。然而，志願軍戰俘與反共義士這樣的敘事工作對目前的台灣來說有迫切的需要，不光是老兵在慢慢凋零的問題，也更是台灣歷史接受黨國統治長久一段時間，許多對歷史的敘事指依循著國民政府所統一口徑的單一脈絡來做紀錄和傳承，許多個人聲音和小老百姓的感受並不存在於這樣的歷史記憶之中，只能片段的留在當事人心中或者稀疏的口傳在後代之中。而透過這些親自和當事人訪談和統整的歷史研究，我們能夠在這些逐漸流逝的歷史記憶中留下受訪老伯伯們的敘事，來豐富我們腦海中乏善可陳的歷史紀錄，以及我們自己國族脈絡的無知補充多元的了解，藉以真正實踐到思考上的轉型正義，對共同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附錄

a-1 陳安德（右手刺字：國民黨徽與消滅共匪）



陳安德，民國十七年生於四川彭縣，家境窮困的他在十六歲就自願加入了國民黨九十五軍討生活，隨後國軍部隊在四川向共產黨投降被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 180 師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在戰場上罹患痢疾臥床不起而被俘，輾轉來到台灣在國軍部隊服役時又因管轄的班兵車禍事件而坐牢，出獄後被迫退伍度過了一段工作不穩定且居無定所的生活，從韓國戰場上到退伍工作期間多次因腸胃病住院開刀而中斷事業。

a-2 陳安德（少見的英文刺字：ANTI RED）



a-3 陳安德（胸口國旗與國民黨旗交叉圖騰已褪色淡去，腹部有腸胃病開刀痕）



a-4 陳安德（背部刺字：滅共復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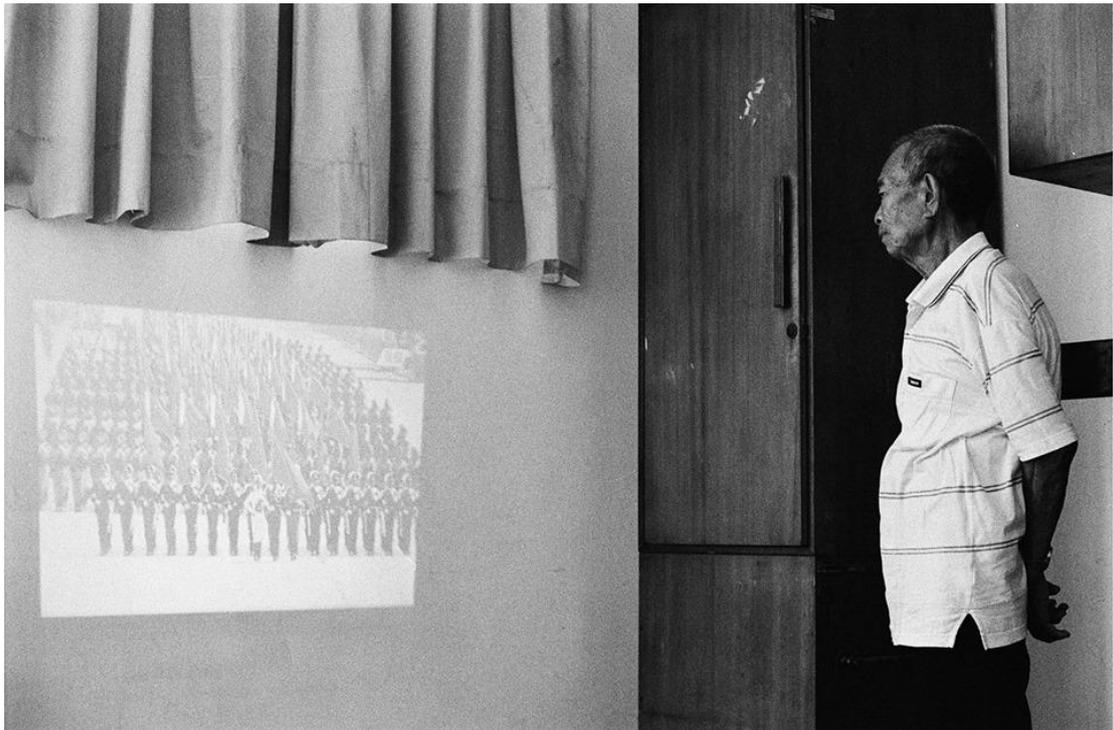


a-5 王易生（左手刺字：反共抗俄）



王易生，民國十七年生於四川錦陽，和家人居住在山上賣草為生。後被抓兵進入國民黨九十五軍，部隊投共後被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 180 師參加抗美援朝戰爭，進而被俘來到台灣。在國軍砲兵部隊擔任駕駛到民國五十八年退伍，後來又隨著榮工隊修建曾文水庫和台中港，目前居住在台南市榮民之家。有一名四川配偶，幾年前結婚來台後因故離婚分開，目前積極申請復婚但不被移民局所核准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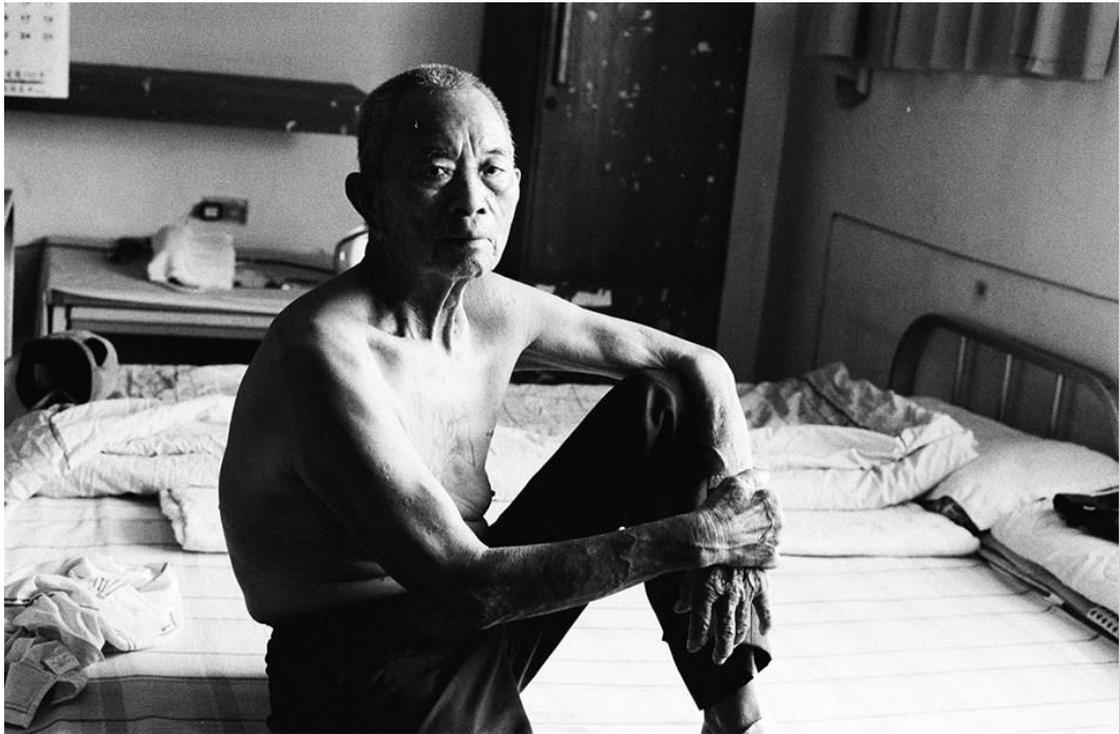
a-6 王易生（與張秀實在房間觀看研究者播放的中共九三閱兵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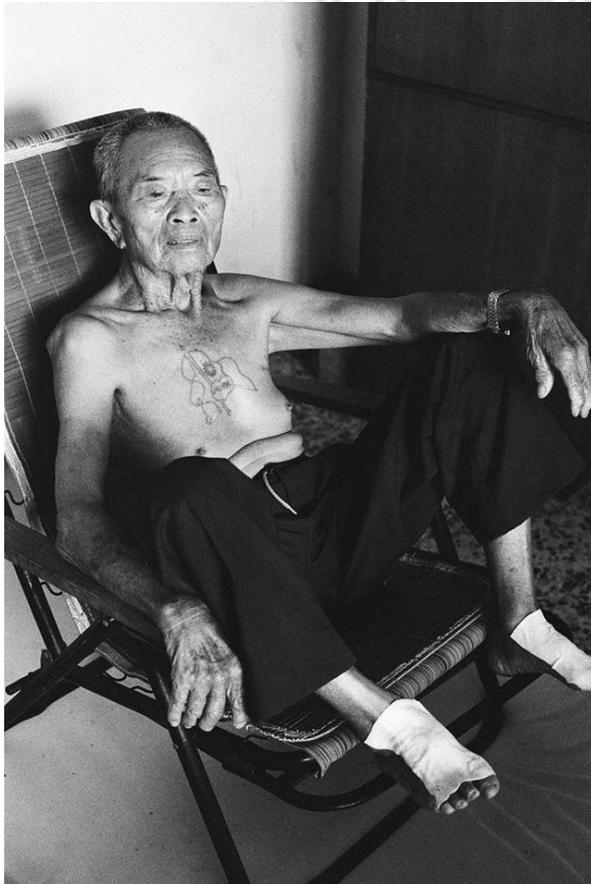
a-7 王易生（於台南榮家房間內攝影）



a-8 王易生（於台南榮家房間內攝影）



a-9 王易生（胸口刺字：中國地圖與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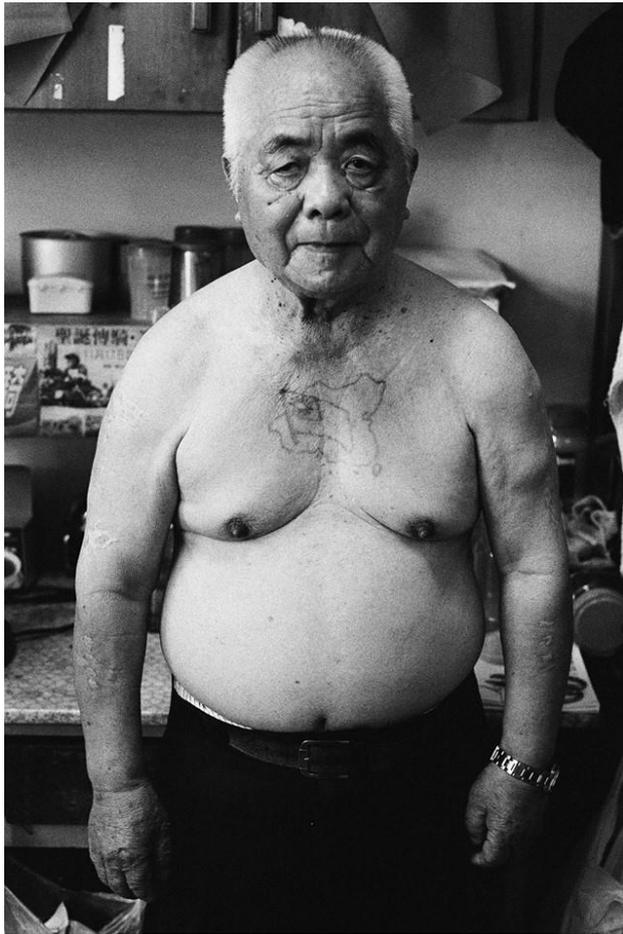


a-10 張秀實（於台南榮家房間內攝影）



張秀實，民國二十四年生於四川忠縣。家中被共產黨定調為地主而遭到清算鬥爭，隨即和哥哥一起被徵招上了抗美援朝的戰場。隨六十八軍參戰時肩膀遭子彈射穿並遭到韓國士兵俘虜。來台後被國軍分配到步兵單位服役，軍旅的最後時段還曾因應當時國民政府的反攻計畫而被選派去接受跳傘訓練，但隨後即和多數反共義士一樣在民國五十八年退伍，和榮工隊在台灣各地參與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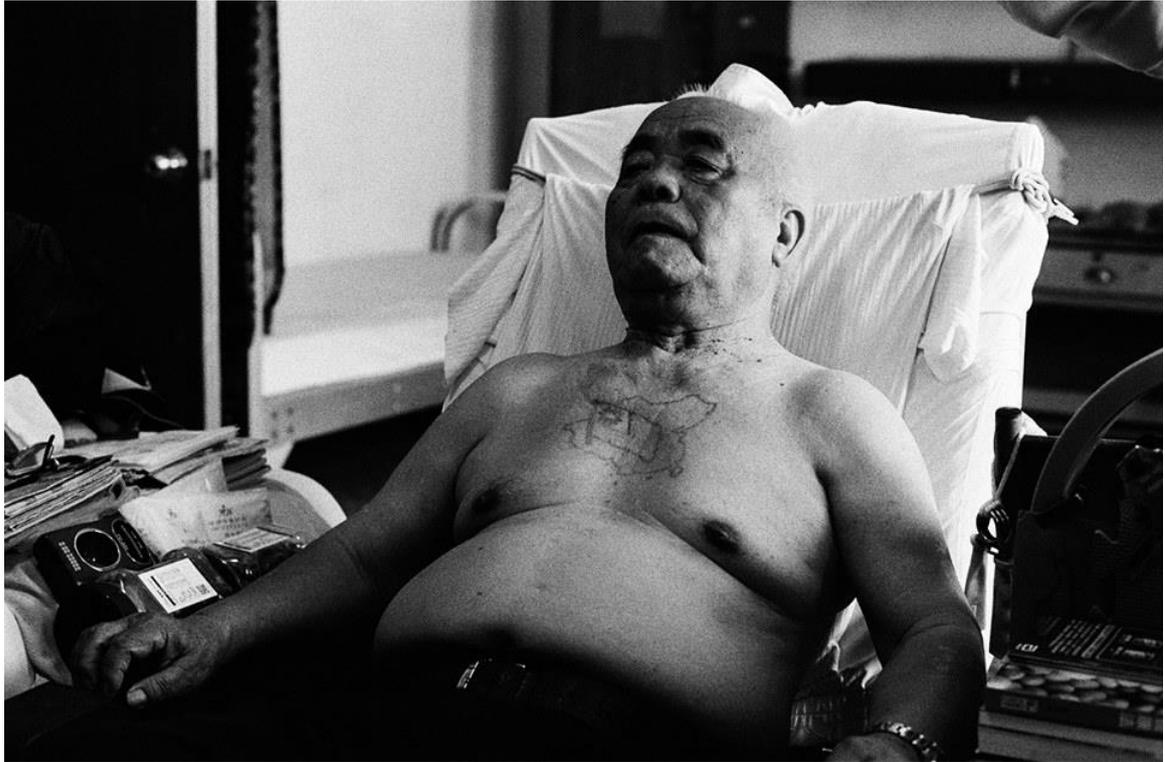
a-11 張秀實（胸口刺字：中國地圖與國旗，手臂刺字已雷射除去）



a-12 張秀實（於台南榮家房間內攝影）



a-13 張秀實（於台南榮家房間內攝影）



a-13 王元（左手臂大量圖文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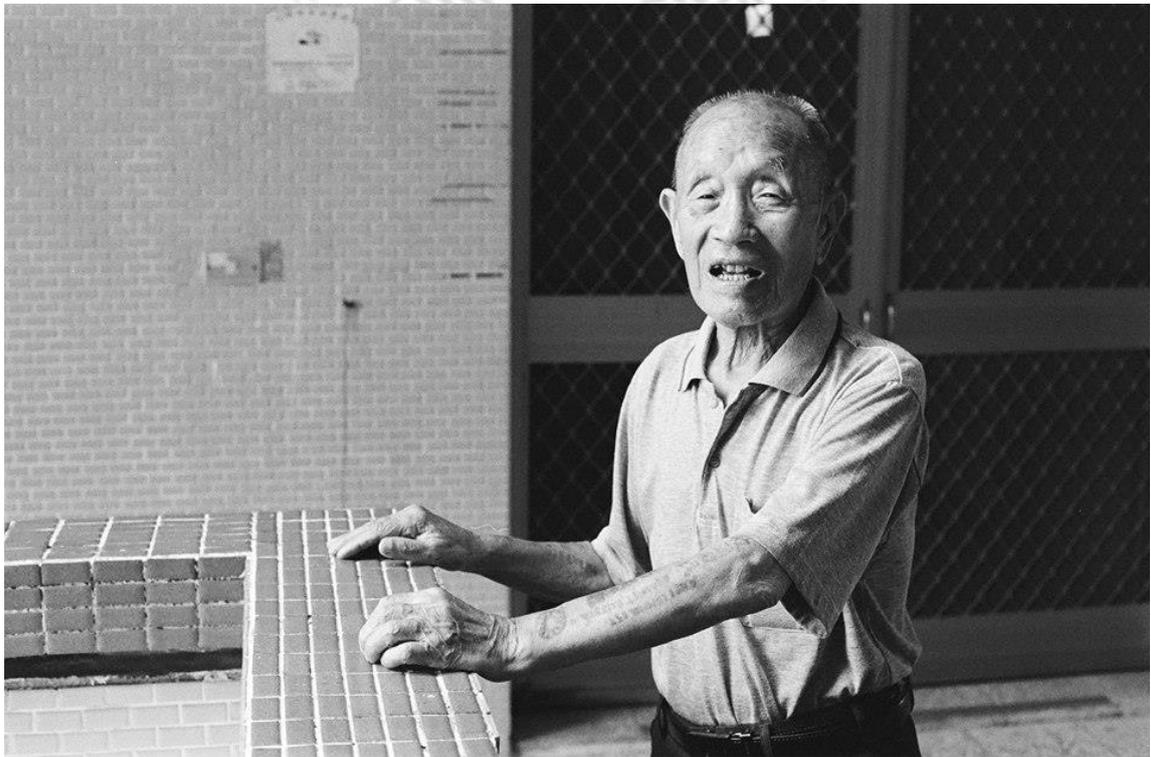


王元，民國十二年生於四川洪雅，接獲通知參加共產黨的講習隨後入伍，加入180師並在戰場上被俘來到台灣，在韓國被俘期間參加反共組織，在營內擔任小隊長，刺字活動期間負責監督與親自參與刺字工作。在國軍砲兵部隊服役至民國五十八年。後來在民間工廠工作至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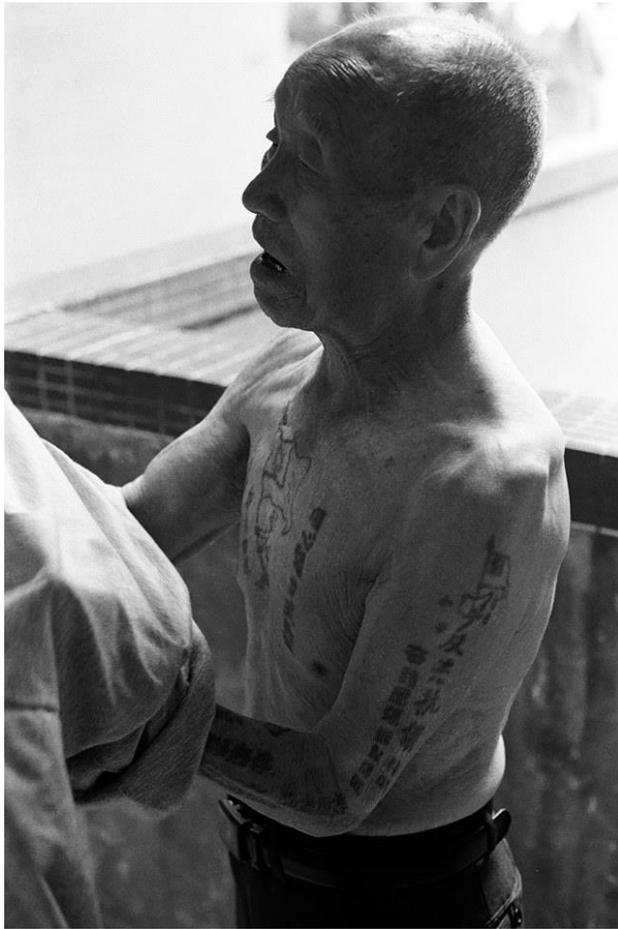
a-14 王元（右手臂大量圖文刺字）



a-15 王元（於台南榮家房外攝影）



a-16 王元（身上大量圖文刺字）



a-17 王元（於台南榮家房間內攝影）



a-18 王元（身上大量圖文刺字，胸口有士兵手持國旗圖案）



a-19 研究者針對王易生對家的回憶所作之畫，但作品完成之後研究者發現畫中人物並不像王易生，反而有些許研究者自身的影子。



參考書目

- 反共義士編輯委員會 (1971) 《反共義士專輯》。台北：市民雜誌社。
- 王豐 (2010) 〈趙英魁：戰俘營青春〉。《看歷史》雜誌。成都：成都日報。
- 王珮蓉 (2013) 《製作英雄：反共義士在台灣的形象塑造》。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朱立熙 (1993) 《再見阿里郎：台韓關係總清算》。台北：克寧出版社。
- 李興竹 (2014) 《抉擇：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圖錄》。新北市：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 沈幸儀 (2007) 《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琇環 (2005) 《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台北：國史館。
- 周琇環 (2010) 〈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1950-1953)〉。《國史館館刊》，24，46-88。
- 周琇環 (2011) 〈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1950-1954)〉。《國史館館刊》，28，117-154。
- 周琇環、張世瑛、馬國正、周維朋 (2013) 《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台北：國史館。
- 周明、光亭、馬丹松 (2013) 《韓戰抗美援朝—全新增訂版》。台北：知兵堂。
- 倪孟安 (2005) 《「反共義士」之研究——以投台中共飛行員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馬國正 (2007) 《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台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國防部政治作戰部 (1978) 《反共義士奮鬥史》(上)(下)。台北：黎明文化。
- 張澤石 (1998) 《志願軍戰俘美軍集中營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張淑雅 (2011) 《韓戰救台灣？解讀美國對台政策》。台北：衛城出版。
- 邵毓麟 (1980) 《使韓回憶錄：近代中韓關係史話》。臺北市：傳記文學。
- 黃天才 (2010) 《我在 38 度線的回憶》。台北縣：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 程紹崑、黃濟陽 (2013) 《美軍戰俘：朝鮮戰爭火線紀事》。北京：華藝出版社。
- 楚云 (2013) 《朝鮮戰爭內幕》。北京：時事出版社。
- 劉亶忠 (1983) 《反共義士專輯》。台北：中華史記編譯。
- 陳芬蘭 (2012) 《「抗美援朝」來台士兵陳長安的個案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冠維 (2014) 〈中華民國反共政策下的六義士事件：以政府處置與媒體報導為中心〉。《新北大史學》，16，1-51。
- 藍適齊 (2014) 〈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東亞觀念史集刊》，205-251。
- John Toland (1999) 《韓戰：漫長的戰鬥》(上)(下)。台北：麥田出版。
- Riessman, C.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CO: Sage Publications, Inc.

參考電子媒體資料

- 丁雯靜、唐一寧、譚端 (2011) 《最後的島嶼：台灣防衛戰 1950-1955》，youtube 中時電子報紀錄片網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NQxy7fsVc&list=PLA6CA9962A73A0429>，2016/08/10。
- 美國之音 (2015) 《解密時刻；志願軍戰俘》1-5 紀錄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9EkfJcnisk>，2016/11/23。
- 熊約翰 (2013) 《2013-1-23《中華遠方協會》舉辦《被俘虜的人生》座談～張一夫 旖旎道來》。Youtube，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91IzB87QxQ>，2016/11/23。
- 陳心怡 (2008) 《被俘虜的人生》紀錄片。台灣：外省人台灣協會，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VI50Y5I7Bs&t=6s>，2016/11/23。
- 蕭伶仔 (2016) 《逃不出戰爭，走不進社會的「榮民」》，端傳媒網頁，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16-opinion-HsiaoLingyu-veterans/>，2016/08/15。
- Sohutv (2013) 《搜狐視頻大視野：失語者》1-5 紀錄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BH3Qt9-EXc>，2016/11/23。